

廿一史
彈詞

省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5138

冊四第



成都楊慎編著
漢陽張三異增定 張仲璜註

廿一史彈詞註
(四)

015138

中華書局印行

明紀彈詞註

明紀彈詞註卷之上

古往今來歲月。龍爭虎鬪江山。琵琶一曲世千年。瞬息興亡過眼。昨日纔收殘本。今朝重理新編。較前更覺話綿纏。添出許多公案。西江月。詩曰。

十段新詞彈已過。一回含淚一回歌。孤臣寫盡淒涼恨。身後淒涼恨尙多。

重理新詞談甚文。故明一代事紛紜。開基聖主知艱苦。蒙業嗣君樂太平。寵任權璫操政柄。縱橫鷹犬擅威靈。九重惟服神仙藥。百爾徒爭門戶名。鍛鍊摧殘元氣喪。飢寒驅逐盜氛橫。村村血濺中原土。處處山堆白骨塵。光祿不能留筆補。東施猶可效心嚮。話原通紀分賢否。論采傳書判假真。白叟談來如見慣。黃童聽道是新聞。明朝二百年間事。話到煤山不忍聽。

話說上自盤古。下迄宋元。多少興亡事故。俱打入十段詞中。已資清聽。惟有明朝一代。自洪武至崇禎。歷二百七十八年。君相賢愚。政治得失。不比遠代斷簡殘編。有許多翻新出奇的公案。豈可無詞。致留缺陷。莫奉知音。不揣粗率。少資談論。要皆根據明紀。現在傳書。非憑臆說。敢索是非。高人垂聽。自見分曉。且說明太祖高皇帝。姓朱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大元至正十五年。四方起兵。太祖以布衣提兵掃蕩。至至正二十七年。即位於金陵。建有天下之號曰明。改元洪武。立子標爲皇太子。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謚曰懿文。遂立懿文子允炆爲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太孫即位。是爲

惠宗讓皇帝。

建文在位四年

爲太祖第四子燕王棣起兵奪位。兵入應天。建文遜去。

燕王即位。是爲

太宗文皇帝。

永樂在位二十三年
嘉靖中改號成祖

傳子高熾。是爲

仁宗昭皇帝。

洪熙在位一年

傳子瞻基。是爲

宣宗章皇帝宣德 在位十年 傳子祁鎮是爲

英宗睿皇帝正統 在位十四年 在北狩弟郕王祁鈺卽位是爲

代宗景皇帝景泰 在位七年 羣臣奉

英宗復位天順 在位八年 傳子見深是爲

憲宗純皇帝成化 在位二十三年 傳子佑橉是爲

孝宗敬皇帝弘治 在位十八年 傳子厚煉是爲

武宗毅皇帝正德 在位十六年 無嗣迎立憲宗次子興獻王子厚熹卽位是爲

世宗肅皇帝嘉靖 在位四十五年 傳子載厚是爲

穆宗莊皇帝隆慶 在位六年 傳子翊鈞是爲

神宗顯皇帝萬曆 在位四十八年 傳子常洛是爲

光宗貞皇帝泰昌 在位一月 傳子由校是爲

熹宗哲皇帝天啓 在位七年 無嗣傳弟信王由檢是爲

懷宗端皇帝

崇禎在位十七年

在為流賊擾亂。自經而崩。凡此一十七帝共歷二百七十

八年。今將相傳世代在位短長以及是非治亂一一寫入詞文。

元之末立安權太史知亂。

元寧宗崩。太后命迎明宗長子安權帖睦爾於廣西。太史院言。安權帖睦爾不可立。立則天下亂。太后與大臣定議立之。是為元順帝。明兵至燕京。走應昌府。又二年崩。

至正間石人出偏地紅巾。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命賈魯充河防使。開復黃河故道。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兵起。礮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倡亂。愚民翕然信之。颍川劉福通。羅田徐壽輝等。皆共起兵。以紅巾為號。又註見第十段元史偏地紅巾句下。

裂土字盜名號。一王四帝。

通紀曰。是時盜賊蜂起。割裂土宇。颍川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徐壽輝據蕪州為帝。國號天完。吳張士誠稱吳王。西漢陳友諒稱帝於江州。明玉珍稱帝於夔蜀。錢氏曰。元政不綱。紅巾騷動。一時盜有名字者。四帝一王。皆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時之心也。明太祖諭元納哈出書曰。四帝一王。皆為俘虜。此天命。非人力也。

異雲起。天子氣。應運龍興。

元至正初。青田劉基舉進士。累官浙江儒學副提舉。常建議勸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避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者王興，我當輔之。李良翰曰：元運氣絕，天必備一聖人出而鎮治乾坤，惟時太祖高皇帝應運而興。

明太祖起淮右卜筮倡義

明太祖姓朱名元璋，後即位，建國號曰明。建元洪武，是爲太祖高皇帝。其先沛人，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宋季再徙淮，家泗州。父又徙鍾離太平鄉。太祖年十七，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孤立無依，入皇覺寺爲僧。後四方兵起，定遠人郭子興攻濠州，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日掠良民遺賞。太祖欲入濠避兵，請伽藍卜筮問避亂，不吉。問守故，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入濠倡義耶？乞許陰殺，卜筮得陰，遂往。後太祖詔中有曰：朕本淮右布衣，肇興丕基，玆音教。

投子興居甥館志切安民

太祖入濠，門者疑爲謀，執見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收爲親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爲己女，遂妻焉。卽高后也。軍中呼爲朱公子。太祖在甥館，慨然有救天下安民生之志。後子興稱潁陽王，尋卒。太祖統其軍。

辭左帥下濠和招延豪傑

時劉福通立韓林兒爲宋帝，改元龍鳳，遣人檄子興爲元帥。張天祐右副元帥，太祖左副元帥。太祖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初太祖糾合義旅，山濠獨定遠，進攻濠陽。花雲爲先鋒，單騎衝賊陣而過，敵大驚曰：此軍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濠陽。會濠師乏糧，謀取和陽。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門，以飛橋緹兵出戰。張天祐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遂據和陽。太祖既總和陽兵，威名益著，先館甥在濠，卽延攬英雄，有若飢渴，故豪傑景從。徐達湯和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後並爲開國元勳。

賽豐沛比南陽天產濠英

陳建曰：昔漢高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明初功臣，強半濠州。蓋天生真主，必多產英才以備驅策，豈偶然哉。

李善長以蕭何運籌轉餉

定遠人李善長，少有智計。太祖略濠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太祖問知爲里中長者，命掌簿書，贊計畫。凡師行，必留守轉調兵餉。時大將軍等定中原，平僧僞，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太祖獨知之，誥辭曰：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漢有蕭何，未爾過也。後爲太師丞相，爵韓國公。大將軍徐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

劉伯溫方諸葛帷幄謀深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少聰穎絕羣，通天文陰符家言，揭傒斯見而奇之曰：子魏元成流也。西蜀趙元澤復奇之曰：公乃受魏元成目耶。非諸葛武侯，未易當也。太祖下金華，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授，非人力也。會總制官孫炎奉命來聘，遂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悅，獨留帷幄，預機密謀議，定征討大計。太祖時時謂人曰：伯溫，吾子房也。爵誠意伯。劉基，諡文成。

風雲會汗馬功六王稱首

太祖濠城之起，一時風雲聚會，豪傑翕從，凡二十四將。人如基布，地皆錯壤，然開國功臣，汗馬著烈，以六王爲首。濠人徐達，從太祖最先，摧堅撫順，將略不下韓信，明有天下，達之力居多。爵魏國公，封中山王。謚武寧。定遠人常遇春，初從盜魁劉聚，察其無遠志，棄之來歸，請爲先鋒，從太祖平陳友諒，同大將軍徐達定山東，下河南，百戰百勝，於諸將中最勇，封開平王。

諫忠武，盱眙人李文忠，太祖姊子也。年十二而母卒，父貞攜文忠投濠陽，後以舍人從軍，破陳友諒，驍勇爲諸軍冠。所在有功，與大將軍分道北討，破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太祖令參軍國大計與達等，爵曹國公，封岐陽王。諫武靖，定遠人沐英，父母雙亡，太祖收爲子，從下福州，擒平章陳友定，歸其姓沐，特受心符托，同傅友德下雲南，諸郡悉平，詔英留鎮，爵西平侯。封黔寧王。諫昭靖，虹縣人鄧愈，歸附濠陽，太祖授爲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破元兵，曠友諒，噶士誠，降胡廷瑞，戰功居多，從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爵衛國公，封寧河王。諫武順，濠人湯和，初從濠陽王，太祖請之與和共事，守常州，拒士誠，其後破川陝，定雲貴，多立戰功，爵中山侯，復進信國公，封東陽王。諫襄武，徐達，字天德，遇春，字伯仁，文忠，字思本，乳名保保，鄧愈，字伯顏，湯和，字鼎臣。

傅友德馮國勝屢建奇勳

宿州人傅友德，初從陳友諒，太祖攻江州，友德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擢爲將，從遇春擊友諒，功最多。嗣南征北討，建立殊勳，爵穎國公。陳建曰：「太祖功臣，首稱六王，然以傅穎公較之，猶在寧河東廩之上，當與開平岐陽比肩。」定遠人馮國勝，與兄國用，皆驍勇有智略，太祖略地至妙山，弟兄來謁，遂置左右，預機密，國用病卒，國勝歷官右都督，從大將軍北征，克汴梁，平全陝，又破王保保，破吐蕃，出鎮陝西，定甘肅，破哈納出，屢著戰功，佐成一統，爵宋國公。馮勝，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

巢湖傑濟舟師三俞二廖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巢縣人廖永安永忠，俞廷玉與子通海通源通淵等，俱膂力過衆，各泊舟巢湖，連結水砦以扞寇，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永安等爲所扼，乃間道納款，太祖親至巢湖，引永安等歸，會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阻馬場河口，太祖歸和陽，集商人舟率師攻之，永安等以小舟往來如飛，奮擊大敗之，乃得入大江，從歸和陽，遂定渡江之計。

後爵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追封俞通海韓國公，永安等先俱陣歿。

吳良禎免東顧保障江陰

漢人吳良，太祖以爲江陰守將，江陰密邇士誠，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又命其弟禎增兵協鎮，士誠寇江陰，良命弟禎以十餘騎蹙之，擒其卒數人，餘黨不敢前，欲攻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擊之，擒其將士五百人，敵大敗奔遁，時賊屢侵常州，良禎守禦有方，不敢犯境，太祖召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車馬珠玉不足旌，命諸儒臣爲詩文美之，良在江陰十年，調訪將校，興學修屯，太祖有事江漢，東藩無擾，皆良禎爲之捍蔽也，吳良，本名國興，賜名良，封江陰侯，贈江國公，諡襄烈，弟禎，本名國寶，封靖海侯，贈海國公，諡襄毅。

首殉難垂大節，胡韓花許。

虹縣人胡大海，智力絕倫，太祖用爲前鋒，所向戰必勝，攻必取，及太祖下婺州，命大海爲守將，金華苗帥蔣英作亂，英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詭訴曰：蔣英欲殺我，大海反顧英，英袖出鐵鎚，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闕仆地，英即斷其首，太祖與陳友諒戰於康郎，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犯太祖舟，舟膠於沙，漢兵圍焉，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俞通海來援，舟驛進水湧，太祖舟始脫，太祖下太平，以花雲爲守將，友諒率舟師犯太平，圍其城，雲迎戰，三日不得入，友諒以巨舟乘漲，舟尾高與城平，士卒緣之上，城遂陷，賊縛雲急，雲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刀殺五六人，賊縛雲舟檣，雲射之，比死，罵不絕口，樂平儒士許瑗，謂太祖於寧越，太祖喜，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至是友諒陷太平，瑗抗節不屈，死之，捷錄云：胡韓花許，節垂百世，髮晉務，大海贈越國公，諡昌莊，韓成追封高成侯。

屈先生禮賢館望重陶秦

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葉琛。龍泉章溢。胡大海。萬四賢人。以書幣徵至。人見太祖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吾以時事。甚見尊禮。命創禮賢館處之。太祖下太平。善儒陶安李習。率士民出迎。安見太祖。謂習曰。我輩今有主矣。後官翰林。賜一聯曰。國家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洛陽人秦從龍。避亂居銅江。太祖命徐達。詢訪聘至。親至龍江迎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捷錄曰。陶秦章葉。望冠一時。宋濂。字景濂。追諡文憲。葉琛。字景淵。章溢。字三益。陶安。字主敬。常陰人。贈姑熟郡公。從龍。字元之。

將如雨臣如雲同心戮力

李良翰曰。其間攀龍鱗。附鳳翼。以翊天啓運者。如雲如雨。相與戮力協贊。定鼎於龍蟠虎踞之都。然後東征西討。

下太平拔采石定鼎金陵

太祖率諸將渡江。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刺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元守臣棄城遁。遂下太平。旋進取金陵。馮國用敗元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康茂才率衆降。遂克金陵。太祖入城。召吏民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軍民更相慰慰。初。馮國用來謁。太祖問定天下大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埽除羣寇。天下不難平也。太祖改爲應天府。遂定都焉。

黃雲覆襄城橋堃先擒縱

太祖初下太平，元義兵元帥陳桀先水陸分道來攻，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於襄城橋，桀先至，見有黃雲罩於城上，遂驚敗，為伏兵所擒，太祖釋不殺，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桀之還，收餘粟屯板橋，太祖取金陵，桀先與福壽合拒戰於秦淮水上，為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蠻子海牙結寨采石，圍犄角攻太平，常遇春攻海牙，大破之，進攻兆先，營擒兆先，復釋而用之，俾為元帥從征。

呼老康敗友諒預料驕輕

陳友諒，馮陽漁家子，本姓謝，先世養於陳，冒陳姓，從徐壽輝，領兵為元帥，自稱天完平章，尋稱漢王，及攻下太平，於采石舟中執壽輝，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引兵東下，建康大震，太祖恐二寇合，欲速友諒先來，知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命作書約為內應招之，茂才遣舊事友諒之老闖者齊書往，友諒喜，問康公今何在，曰：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乃遣還，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呼老康為號，闖者歸以告，太祖易橋以鐵石，嚴兵以待，友諒果是日徑徇江東橋，見皆鐵石，連呼老康，不應，知墮計，率兵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棚，伏兵起，大敗之，友諒軍潰，舟膠淺，殺溺無算，友諒乘別刺脫走，太祖遂決計先伐友諒，帥舟師溯流而上，直擄江州，友諒倉卒不能軍，挈妻子夜奔武昌，遂入江州，乘勝追殺蕭黃興廣等處，遣使招諭江西，諸郡皆降，後太祖語徐達曰：朕初與二寇相持，或勸朕先擊士誠，以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然不知友諒驕而輕，士誠狡而懦，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若先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我疲於應敵矣，朕取二寇，固有先後耳，茂才，贛州人，追封贛國公。

康郎戰鐵冠賀盪平西漢

太祖既定江西，友諒忿其讓場日蹙，大作高繼，乘漲薄南昌城下，明都督朱文正等分門死守，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友諒聞八十五日，太祖督舟師來援，進次湖口，始解圍，東出鄱陽

迎戰。遇於康郎山。友諒領巨舟爲陣。郭興曰：非火攻不可。乃乘風縱火。焚其水寨數百艘。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皆焚死。友諒欲退保鞋山。我軍橫截湖而不得出。僉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太祖移舟列橋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戒嚴以俟。友諒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遁回。諸軍追擊數十里不解。是時臨川人張中所謂鐵冠道人者。亦在師中。忽大笑賀曰：友諒死矣。太祖曰：無妄言。縛汝水濱以俟。乃遣人具牲酒往祭。旋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刺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其將張定邊以小舟夜載屍及子理奔武昌。復立理爲帝。次年太祖至武昌圍之。傅友德先登。奪城東高冠山。俯瞰城中。常遇春擒岳州來援守將張必先。必先驍勇。漢倚爲重。縛示城下。又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降。理遂率定邊等詣軍門降。封理爲歸德侯。西漢遂亡。

張中。字景華。

滅東吳。俘九四。薪積齊雲。

張士誠。白駒場亭民。爲鹽場牙儉。行九四。與弟士德士信。同其黨李伯昇潘原明呂珍等十八人。陷高郵。旋據浙西姑蘇諸郡。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壤。北跨淮海。與山東相距。遂僭稱王。國號曰吳。太祖議討之。命徐達等先取通泰諸郡。剪其羽翼。及兩淮既平。遂專事浙西。副將軍常遇春。請直搗姑蘇。太祖令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進次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驥分兵三路迎戰。皆敗。士誠遣李伯昇來援。潛入城被圍。又遣呂珍及其五太子來屯城東之舊館。達等連破援兵。焚其赤龍船。呂珍等以舊館降。達以珍拘於湖州城下。天驥伯昇亦以湖州降。吳平章潘原明懼。亦以杭州降。遂進逼姑蘇。戰於南鮎魚口。敗之。又敗之於尹山橋。遂進圍城。士誠被圍久。欲突圍出。至盤門。遇春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屢不救。肩輿入城。又突出。奔門。遇春禦之。復敗。自是不敢出。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破閶門。城中不支。投兵降。士誠平兵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歸。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妾必不負君。予乳媪金。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待女登樓。縱火焚之。劉氏自縊死。達遣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抱解。復蘇。曰：九四英雄。忠無身耳。瞑目不言。乃以舊

盾昇至舟中，不食。至龍江，臥不肯起。昇至中書省，言不遜。李善長罵之，士誠自縊死。

由海道降國珍，悉收甌越。

黃巖人方國珍，於元至正八年，劫掠沿海州縣，尋據溫台慶元等路。太祖下婺州，遣使招諭。國珍以次子爲質，太祖厚賜而遣之。國珍復納溫台慶元三郡籍，雖來獻而未納土。復遣使召諭。云俟克杭州納土，太祖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克台州，黃巖降。進克溫州。太祖又命湯和爲征南將軍，進兵慶元，亦降。國珍乘海舟遁。太祖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率師由海道會湯和等討之。國珍率家來降。遣次子奉表謝罪。國珍至京師，後授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善終。亮祖，六合人。

緩中原，先閩廣，廟算如神。

福清人陳友定，以明溪驛卒談軍事。元汀州判蔡公安奇之，授以巡檢。從討山賊有功，累遷左丞。開省於汀州，尋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八閩。至是，太祖命胡廷美取福建，師度杉關，攻邵武建陽，降之。太祖又命湯和等由海道取福州，和與廖永忠自明州乘東北風，不數日奄至城下，克之。進兵延平，先遣人招諭友定，友定殺使者，誓以死報元。閏十日，城將破，友定坐省堂，按劍仰藥，飲盡，兵入城，與友定出，俄大雷雨，復蘇。械父子送京。太祖面詰之，悲曰：「已矣，毋多談，安得加我死乎。」遂棄市。漳泉等郡皆降。閩地悉平。東莞人何真，常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嶺南盜起，真結豪民保障。值南海寇陷廣州，真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於廣東，以真爲參政，又隄右丞，遂據有廣東諸郡。至是，太祖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諭以廣東平，即合兵取廣西，更命楊瑄等率武昌荊州等衛軍由湖廣取廣西。諭之曰：「南方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未一，兩廣八閩未附。」已命丞相徐達北定中原，胡廷美分道八閩。俟八閩既定，真以其師進取廣東，故命爾等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又敕陸仲亨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於是永惠駐福州，先遣人以書諭真，及永忠至潮州，真奉表歸附。遂入廣州，各郡俱降。真入朝賜宴。

授江西行省中書參知政事，永忠等進兵梧州，璜等克永州，引兵抵靖江城下，亮祖亦自廣東來會，屯於象鼻山下，相持兩月，攻圍益力，城中人無鬪志，約四鼓入城，也兒吉尼走伏波門，執之，南寧州郡所在皆降，廣西悉平，谷應泰曰：徐達一軍，由淮入河，乃太祖不并力中原，而分兵南徵，先事變方，緩急之數，得毋出下策乎，不知江南之地，漢吳閩三方並沒，粵服先聲，即可傳檄而定，所以兵不血刃，而拱手得之者，則太祖之廟算長也。

撤屏蔽，斷羽翼，先平齊豫。

太祖謂徐達曰：中原擾攘，今欲北伐，計將何如？遇春曰：直趨元都，餘皆建訊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應師深入，頓於堅城，餽餉不繼，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按潼關而守之，據其戶隘，然後加兵元都，則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諸將曰：善。乃以達與遇春由淮入河，長驅北伐。達至淮安，以書諭元義兵都元帥王宣及子信，宣納款復叛，達急攻沂州，宣復降，戮之。青州東平濟南等處皆下，元守臣或遁或降，山東郡縣悉平。達引兵上黃河，克歸德許州，取汴梁，元守臣李景昌遁。時左君弼守陳州，太祖諭以書，且歸其母，君弼感泣，詣達降。進攻河南府，元平章梁王阿魯溫降，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拒戰，敗之，遂入潼關。

定幽燕，不血刃，元主宵奔。

太祖以潼關東皆平，命諸將進取元都。達等自中澗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等府，進克臨清，諸將俱以師會，於是遇春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遊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捏繫海口，望風奔潰。至河西務，平章俺普等迎敵，大敗。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拒戰，指揮郭英伏兵敗之，遂入通州，元主大懼，集后妃太子同議北行，元主徘徊太息曰：今日豈可復作徽欽，左丞相失烈門勸固守京城，不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是夜三鼓，開建德門如上都，達等進克燕京。

敗擴廓降思齊掃清秦晉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察罕帖木兒甥王保保也。察罕養爲己子，察罕死，擴廓領父兵，封河南王。據太原，順帝北走，命擴廓率兵出雁門關，由保安州經居庸以攻北平，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若彼還救，必成擒矣。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達等乘夜襲之，擴廓聞變，承納靴，跳一足，踰後出，從十八騎遁去，遂克太原。達復遣傅友德、擊買宗哲於石州，敗之。鯨沂霍絳倚氏平陽等處皆平。諸軍攻大同路，克之，進克河中府，達等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降之。時李思齊自潼關奔鳳翔，達遣馮勝取之，思齊奔臨洮，遂進克隴州秦州鞏昌，復遣勝征臨洮，思齊窮迫，舉城降。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亦降，會達征平涼，良臣復叛，達遣兵圍之，其黨姚輝等獻門納師，達入城，執良臣斬之，慶陽平。遂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北遁，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保保亡納哈執買的俘擒

王保保知建軍南還，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太祖議征沙漠，命達由陝西征王保保，李文忠出北平攻元上都，達大破王保保兵於定西古城，保保從古城走和林，元嗣主復任以政，從徙金山之北，至洪武八年卒於合剌那海之術庭，妻毛氏亦自縊。太祖曰：我竟無以臣王保保，眞男子也。文忠等師出野狐嶺，擒元平章祝眞，進收太尉蠻子於駱駝山，遂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知，庚申君已殂，文忠兼程至應昌，克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諸王，及宋代玉璽金寶等物。元太子愛猷理達臘，僅脫身遁，前庭遂空。元太尉納哈出據金山，數寇撈達東，太祖命宋國公馮勝、國公傅友德，率師三十萬征之，復遣前所獲納哈出都將乃剌吉隨往諭降，勝等趨金山，乃剌吉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大驚，相勞問，乃剌吉告以朝廷遣還之意，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人畜輜重，過於元主，至是計窮，乃剌吉勸之降，遂遣使納款，勝遣藍玉往一悉河受之，使還報，納哈出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詣王降，玉與飲甚歡，納哈出酌酒

醇王。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取酒澆地。鄭國公常茂在坐。直前搏之。納哈出驚起。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以象擁之見勝。勝令耿忠與同寢食。班師至京。封納哈出爲海西侯。

惠儲順脫古弑元裔遁跡。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元平章僧家奴。進至上都大石崖。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遣指揮孫恭招諭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等皆降。送惠儲至京。賜第宅。製衣什器。月給錢米。元太子愛猷。職理達。在位十一年。殂。太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藍玉北征。脫古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部下所弑。僚屬奔散。不能自立。所謂小王子。卽元裔也。

定滇南平僞夏一統乾坤。

隨州人明玉珍。以信義爲鄉黨所服。徐壽輝兵起。集鄉兵結柵自固。尋降壽輝。授元帥。鎮沔陽。至正十四年。以兵千人。船五十。溯夔而上。攻元右丞相完者都於重慶。克其城。下嘉定。據成都。稱臨蜀王。二十二年。僭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玉珍尋卒。子昇嗣。年十歲。改元開熙。至是關陝既定。太祖命中山侯湯和同廖永忠等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顧川侯傅友德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分道並進。友德覘知階文守備單弱。乃攀援山谷。連戰克階文綿漢四州。適江漲。以木牌數千。書克諸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解體。時和等以暴漲不得進。會得木牌。永忠先破其陸寨。從上流揚旗鼓譟而下。遂入夔州。乘勝抵重慶。沿江州縣。望風奔附。昇大懼。遣使詣永忠納款。及和至。昇面縛銜璧。奉表詣軍門降。友德旋克成都。蜀地悉平。昇至京。封歸義侯。時天下大定。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尙據滇南未服。太祖遣詔使王禕招諭被殺。乃命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副討之。由辰沅趨貴州。至普安。攻下之。進至曲靖。元梁王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屯曲靖以拒。沐英倍道進師。衝霧行。至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驚爲神兵。英分遣一軍沂流渡出陣後。友德濟江進戰。敵陣亂披。

糜生擒達里麻，英趨雲南，梁王聞敗，棄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英入城，隨率兵略潞江臨安，沉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下之。藍玉攻大理，克之，分兵取鶴慶麗江建昌皆降。雲南悉平。王禕，字子充，義烏人，諡文節。明文臣賜諡，自禕始。

神靈護屢瀕危難星幸過

太祖生之夕，赤光燭天，三日洗兒，紅羅浮至爲衣，病中見兩紫衣人視疾，病差不見，蓋葬父母，雷雨成墳，以至側藍立塊，黃雲覆城，金甲神呼主君來，遇春歸附，此由真主應運，故百神呵護，然身經戰陣，屢瀕於危，郡陽之戰，韓成易服投水，賊殺攻得脫，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揮雙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更未半响，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

符漢高越往代五事超羣

陳建曰：太祖規模橫越百代，而得統之正，同符漢高，謝鐸曰：太祖度越往代五事，一克還元鼎，以收復諸夏，二擊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馭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卽位後却貢獻延儒立學

元至正十二年，太祖起兵濠州，二十四年稱吳王，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卽帝位，飲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刻漏，令碎之，江西進陳友諒鍍金鉢，命毀之，斯州進竹簾，潞州進人參，金華進香米，皆令不必進，安南日本諸外國貢方物，皆却之，建大本堂，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讀書，又以立國教化爲先，教化學校爲本，令天下郡州皆立學，府學生員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設教授學正教諭調導等官，又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

建宗廟正禮樂合祀天神

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至是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爲正殿，後爲寢廟九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時，則設累代帝后衣冠於神座祀之，刊大明集禮書，以吉凶軍賞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爲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凶禮二，軍禮三，賓禮二，嘉禮五，冠服車仗鹵簿各一，樂三，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通五十卷，其大祀禮定於陶安，給禮禮儀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董亮，朝會禮劉基，視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又命詹同陶凱協律郎冷謙作燕享九奏樂章，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圓邱，夏至祀地於方澤，太祖謂天地猶人父母，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即圓邱舊址爲壇，以屋覆之，名大祀殿，合六宗之神，各築壇以從享，詹同，字同文，新安人，朱升，字允升，休寧人，魏觀，字把山，蒲圻人，陶凱，字中立，冷謙，字啓敬，杭州人。

宣聖諭立臥碑圖艱書壁

命天下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耆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敦訓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世謂聖諭六條，詔天下府州縣儒學生員，各守臥碑，不許出入衙門，命工畫所歷艱難起家之事，爲圖以示子孫，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鑒戒者書於殿壁，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書此以備朝夕省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給衣糧勤蠲賑憫恤窮民

詔天下窮民無告者，月給衣糧，無屋者，結廬舍，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自即位至十五年，國租之詔，凡十餘下，荆蕪水災，命主事趙乾往賑，遷延數月方賑，太祖曰：民飢死多矣，新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封功臣賜宅第軍歸衛所

大封功臣，徐達爲首，遇春次之，封公侯伯得三十六人，並賜鐵券，世襲，其券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備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以指揮使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後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仍賜錢鈔，造第鳳陽，與其先塋。

風循良褒節義廟祀忠臣

漢中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太祖聞其循良，詔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初克金陵，元福壽戰死，命以禮葬之，元右丞余闕，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輔，與友諒戰，墜馬，馬賊而死，命有司建祠，肖像祀之，以褒節義，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死事之臣三十五人，以韓成爲首，復建祠於南昌，祀趙勝、葉琛、張子明等死事之臣一十四人，余闕字廷心，追封應國公，諡忠宣。

禁預政戒臨朝亂階密杜

內侍有從容言政事者，太祖怒責之，卽遣還鄉，因謂侍臣曰：「關侍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罷受使然，向使不得典兵預政，欲爲亂得乎？」乃制內侍不許識字，又謂侍臣曰：「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關人爲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故防之極嚴，並戒母后不得垂簾。」

歸崇禮征沙漠三事勞心

初，李文忠破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至是太祖謂廷臣曰：「崇禮侯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乃厚禮歸之，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遣還，以爾年幼，道

遠恐不能達，今不忍令爾久客於此，特遣歸見父母，以全骨肉之恩，又選老成二宦者送行，曰：此爾君之嗣也，長途跋涉，爾善觀之，因遺書諭元主，賜文金奇錦衣各一襲，太祖又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尙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應在元未雅，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通音問，今遣爾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徐達等頻出勦師，屢征沙漠，虜兵不已。

喜稱旨優獎擢恩威不測

太祖設資格以待常流，優超擢以甄異等，操縱人材，恩威不測，江夏秀才曾泰有學行，不大用之，授戶部尙書，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稱旨，擢僉都御史，貢士彭友信遇上微行，占紅窺詩命友信緘之，大悅，命入朝，授北平布政使。

封太侈治太急重法煩刑

五星素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調璩葉伯巨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已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乃上書曰：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直言劄切，太祖大怒，逮問，瘐死獄中，伯巨字居升，寧海人。

射孟子官元清詩中忌字

太祖嘗孟子草芥寇讎之說，謂非臣子所宜言，欲去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龍尙書錢唐抗疏入諫，袒胸受箭，太祖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詔求仙人張三丰，時稱爲張瀛瀛，寒暑一衲，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瀟灑，皆本道德忠孝，隆冬解臥雪中，道士邱元清遇之，求爲弟子，後不知所往，太祖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不可得，召元清至，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耆儒錢宰被徵至京，有四鼓擊琴起著衣，午門朝見尙嫌遲之句，太祖知之，曰：朕未嘗嫌汝，尋放歸，太祖十一子蜀王，與名僧來

復講道論文。嘗承召賜食。來復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盤醍醐出尚方。調羹灑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唐陶。太祖見詩。大怒曰。詩用殊字。是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欲以唐陶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誅之。來復字見心。豫章人。

璜按典故輯遺云。太祖命去孟子配享。明日欽天監奏文星暗。上笑曰。此因去孟軻配享故耳。命復之。是夜星復明。寧波府新志言。洪武二十三年。太祖覽章芥寇讐之說。命射之。錢唐祖胸當箭。配享得不廢。然考唐以洪武三年謫壽州。四年卒。配享之罷。乃在五年。若以孟子節文修在二十七年。謂唐諫在是時。尤謬。考寧波舊志。止載唐諫孔子釋奠事。不及孟子節。

選高僧易太子。毀隙先生。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道衍即姚廣孝。初至見燕王。即自請曰。殿下若能用吾。吾當奉白朝子與大王戴。其後靖亂之師。皆廣孝之謀也。懿文太子薨。太祖意在燕王。問劉三吾對曰。皇孫年富。上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遂立建文。後永樂封建詔云。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太祖此意。早爲搆毀之藉口矣。

嫌峻隘。識帝師。大儒不用。

慈谿人桂彥良。初召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太祖嘗從容語以治道。問何官。曰正字。太祖曰。卿帝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浙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太祖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朱氏曰。彥良入侍大本。太祖即知其爲帝師。夫漢武不知仲舒。故江都膠西。一相再相。太祖知彥良。而竟以晉府長史終其身。何君臣相遇之難也。彥良名德。稱。

用楊汪。任小犢。相器無人。

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以爲不可，太祖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問汪廣洋何如，基曰：褻淺，又問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偵賊而破犁。太祖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胡藍獄二十侯株連四萬

丞相楊憲以罪誅，汪廣洋被謫自經，胡惟庸總中書政，稍自負，有邪謀，會其家人榜辱御史，太祖怒，殺家人，又寃故劉基毒死狀，惟庸懼，計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手，陰約日本王，以舟載精兵，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謔言第中井出醴泉，適上臨幸，駕出，內使雲奇勒馬銜官狀，氣方勃，舌駭不能達意，左右搥擊亂下，右臂將折，猶指惟庸第弗縮，太祖登城望其第，藏兵樓壁間，刀架林立，發羽林掩捕，拷掠具狀，縶於市，株連究詰，指爲胡黨，坐死者萬五千人，羣臣以李善長與謀請誅，勿問。後十年，以星變，賜善長死，復命刑部肅清逆黨，連坐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顧時、陳德、曠雲龍、王志、楊瓌、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顧都督毛驥、陳萬亮、耿忠、於琥，凡殺功臣十九家，連善長二十人，是時有稱藍玉與謀者，太祖以其功大，有不問，後老將多沒，令總征伐，玉恃功恣橫，太祖頗不樂，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間奏事不從，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爲變，爲指揮蔣獻所告，訊狀具實，縶於市，併誅列侯張翼、陳桓、曹震、朱壽、趙庸、張溫、蔡罕都督黃恪蕭用、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等，凡功臣文武偏裨將卒，坐黨死者二萬人，株連籍沒數百千家，徙行過於惟庸，谷霖蒼曰：一人跋扈，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積按昭代紀略，載胡惟庸謀逆未發，太祖夢朱衣人犯駕，次日值萬壽節，倭使與惟庸通謀，以壽燭獻，上疑之，命然於承天門，機發，刀刃亂飛，惟庸衣朱衣，袖白刃以進，上命縛之，刃見情覺，置之桎刑，與登城望第，復壁藏兵之說，方異。

衆功臣天爲幸暴卒亡身

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畿察丹書河山帝疆爰及苗裔乃以胡藍不軌四方讐怨相告訐凡指爲逆黨率牧坐重獄功臣中除六王及天死得善終外餘皆得除五等禍及三宗卽有蒙宥不顯誅者亦陰殺之如顧公傅友德宋公馮勝等皆以暴卒聞王弁州外史曰高帝末年功臣鮮自保者得天爲幸

坐逆黨戮試官殺人縱怒

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充會試考試官被黜者以爲不公太祖大怒命張信等閱下第卷或傳三吾至閱卷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太祖益怒謂爲胡藍二黨命刑部拷訊三吾與紀善白信蹈贊善司憲三人爲藍黨侍讀張信贊善王俊華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皆胡黨詔三吾論殺餘皆凌遲於市三吾以暴卒聞初太祖前殿決事贊善怒回宮馬皇后諫曰上不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冤枉今爲陋卷進呈坐以逆黨加以極刑謂非縱怒所致乎

剝皮場嚴法網大殺京民

有司官犯賊者梟示外仍剝皮貫草凡府州縣衙門之左立廟祀土地神名曰皮場廟公座傍置一貫草袋法網嚴密有犯卽誅一時士以混途無聞爲福受玷不錄爲幸山東監生周敬心疏曰洪武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怨逆不分臧否一概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由殺戮無辜所致也

馬皇后濟寬仁多方解救

高皇后馬氏性恭儉太祖以威武治天下后獨濟之以寬仁嘗謂太祖曰今豪傑並爭惟以不殺人爲本宋濂坐胡黨當誅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尙始終不忘待師之禮薄親教太子諸王乞赦之得發茂州楊憲言李文忠不法事后曰文忠素賢憲言未可信上悟乃止與民沈萬三家富敵國將殺之后曰彼固富未嘗犯法救之甚切得不死病不服藥太祖強之后

曰：使服藥而不瘳，上寧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終不服藥而崩。

念貧賤法堯舜期保君臣

太祖謂侍臣曰：朕因服御，詰怒小過，皇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君臣相保難，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最可憐慈東宮懿文早逝

太祖立長子標爲皇太子，嘗錄囚畢，令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遇減之，太祖問朕與東宮孰是，凱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太祖悉從之。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薨，諡曰懿文。

嫡長孫半邊月年諱同稱

懿文太子卒，太祖御東角門，對羣臣泣，劉三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太祖乃立懿文子允，故爲皇太孫，太孫頭顱頗偏，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太孫即位，改元建文，文諱懿文，上名太叔，子名文奎，時人謂此醫生常稱，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諱，燕王聞之，訝曰：何乃重複至此，使臣民徧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三吾，字崑孫，茶陵人，後號坦齋。

讓皇帝登大位仁明孝友

建文帝在位四年，爲燕王奪位，遁去，文皇悉去建文年號，至萬曆中，始復年號，崇禎末，始復廟諱，是爲惠宗讓皇帝，帝至性孝友，方懿文病，太孫年十四，親吮吸之，及薨，哭踊哀慕如禮。

三弟皆幼，躬撫育之。時政尚嚴嚴，每濟以寬大，嘗讀律，見中有條例甚嚴者，請改定七十三條。後屢有大獄，命太孫處分，從容詳審，竟脫之。太孫覆審得其情，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故傳位詔中，有云：太孫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云。

用異人遵喪禮美政頗行

初，吳沈德方孝稱於太祖，徵至入見。太祖曰：此壯士也。又曰：異人也。嘗老其才，留爲子孫輔。僅除漢中教授，至是召爲侍讀，尋直文淵閣，詔行三年喪禮。有司請少抑至情，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闇不言也。郊宗社廟，執拂而行事，朝覲訟獄，罔敢不親，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齊衰杖屨，有何不可。羣臣曰：陛下不應政事而自致哀情，敢不惟命。帝即位後，賜高年，贈親子，減田租，蠲食鹽，舉隱逸，頒示直言，墓行古道，令政可紀。於時道不拾遺，市兒讓棗，博士黃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孝稱，字希古，別號遜志，寧海人，蜀獻王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慮尊屬擁重兵六藩勢逼

止奔喪謀削奪東角留心

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據勢偏，帝爲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且曰：諸王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太祖崩，章遣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皆怒，謂此齊尚書疎間也。旋葬孝陵，授遺詔止會葬。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勅勒使還國，於是燕周齊湘代嶽六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秦，秦與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二人，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嘗乎，對曰：不敢忘。子澄名漫，分宜人，齊秦，溧水人。

圖逐燕因甚的縱還父子

齊黃謀削諸藩，深疑燕府有變。子澄曰：燕王多置異人術士，機事已露，宜急圖之。帝召齊秦問曰：今欲圖燕，王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秦曰：以防邊爲名，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乃可圖也。乃以張罽爲北平布政使，以謝賁爲都指揮使，察燕動靜。更令徐輝祖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燕王入覲，行皇道上，登陛不拜，御史會鳳韶劾王不敬。帝曰：至親勿問，侍郎卓敬奏曰：燕王醜類先帝，北平強幹之地，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大驚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留京月餘還國。太祖小祥，燕王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燾入臨，或言不宜偕往。王曰：往哉，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三弟兄皆魏國公輝祖甥，輝祖請留之。且言高煦勇悍，非惟叛君，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乃悉遣還。燕王喜曰：父子復聚。天贊我也。其後靖難兵起，高煦宜力爲多，時有道士歌於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忽不見。鳳韶，廬陵人，卓敬，字惟恭，瑞安人。

傷遺體剪手足繫廢幽焚

有告周王懼與燕湘代嶼通謀者，秦欲先伐燕。子澄曰：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往訊，景隆索金資，不能應，坐反。執至京，削爲庶人，繫之雲南。人告嶼王梗不法事，亦坐廢。又以湘王柏僞造鈔，擅殺人，以兵迫執之。湘王曰：身是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孫乎？盡焚宮室美人，乘馬執弓，躍火中死。人又告齊王博陰事，召至，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俱廢爲庶人。御史康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也。方周王不軌，造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竄。湘王焚，代王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

易瓦兆太平錢禍生病虎

長洲姚廣孝，初說髮爲僧，改法名道衍，或薦於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道衍操吳音對曰：會會開襟取太平錢五，啓王自視，連擲之，視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他日實告之，靖亂之圖遂起。正與道衍謀，忽蒼瓦墮地碎，王不懼，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遂定謀，初道衍遊嵩山佛寺，遇相術袁珙，珙相之曰：寧馨許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世傳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者，此也。廣孝字斯道，追封榮國公，諡恭靖。

泄密敕示密疏貴冑先擒

燕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等陰事，逮至懲之，燕王伴狂稱疾，齊泰又發符遣使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葛圖燕，使約長史葛誠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憂疑告母，母曰：汝父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不如轉禍爲福，信因請見王曰：殿下有事，當以告臣，王伴爲風疾不能言，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敕在此，上擒王矣，當就執，王告之，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時貴冑集兵圍王城，又以木欄斷牆門，一面飛章奏聞，有布政司吏李亨按察司吏李友直，竊其疏章示燕王，因留匿邸中，王令指揮張玉朱能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先擒句註見下，張玉字世美，祥符人，追封河間王，諡忠武。

假收逮擲瓜起名誅澄泰

時貴冑圍府第，索所建官屬，飛矢入府中，燕王與張玉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寡奈何？朱能曰：先擒貴冑，餘無能爲矣，王曰：不如以計取之，今使來逮官屬，以所坐名收之，令來使召貴冑付所逮者，貴冑必來，來則成擒耳，乃稱疾愈，御東殿，伏兵左右，貴冑果入，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盤，曰：與卿等嘗之，王自進瓜一片，忽怒且詈曰：齊民宗族尚相恤，身爲天子親屬，不能保旦夕之命，擲瓜於地，衛士前擒貴冑，碎葛誠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命曳出，皆斬之，圍王城將卒聞貴冑被執，皆潰散，王起兵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

爲名。復上書曰：秦與子澄，包藏禍心，伏望去此凶惡，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祖訓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調兵，天子密詔諸王討平之。臣謹備伏俟命。朱能，字士弘，懷遠人。封東平王。諱武烈。

慮通謀，削護衛，反合燕寧。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權善謀。初，燕寧相得甚歡，及兵起，齊秦慮其通謀，召之不至，削寧護衛。燕王乃遣寧王書，告窮蹙，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靖難兵隨趨大寧，拔之，駐師城外。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並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寧王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還北平。大寧城爲之一空，燕兵自此愈盛。

果不出程智仁明年先見。

洪武三十一年，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乃囚濟於獄。建文元年，靖難師起，乃赦濟，擢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初，濟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勸名節，濟好術數，翔願爲忠臣，濟願爲智士。後翔死難，濟從帝出亡，遇險，輒用術脫去。後從帝至南京，莫知所終。程濟，朝邑人。

改官階，省州縣，全不經心。

初，省州縣，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倉官黜陟之制，又更定尚書以下勳階。朱鶯曰：建文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併衛，明日併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

新。雖干戈倥偬。而會不少休。一何擾也。

戒殺叔等宋襄兵因多敗。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帥兵三十萬北征。帝誡將士曰。昔蕭繹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由是燕王臨陣當前。或以一騎殿後。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朱鸞曰。真宋襄之仁也。陳建曰。方黃惟務集兵。而不知選將。炳文眞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衆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耿炳文。滌人。

將九江同趙括。功忌罷能。

燕兵逼眞定。耿炳文迎戰大敗。帝有憂色。黃子澄曰。李景隆文武全材。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必成擒矣。乃以景隆代炳文還。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齊梁豎子耳。寡謀忮刻。未嘗知兵。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景隆聞燕王在大寧。帥師進圍北平。築壘九門。都督翟能。率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於是城中沒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士卒植戟立雪中。凍死墮指者甚衆。燕王諜知之。悉銳進逼景隆營。張王等列陣而進。城中兵出。內外交攻。景隆宵遁。九壘諸軍聞景隆走。委弃兵糧。晨夜南奔。

曲隱護加太師。瓜熟怕采。

景隆敗。子澄曲爲隱護。帝不盡問。且加景隆太師。兼賜璽書金幣。錦衣衛鎮撫楊本。嘗持三十觔鐵棒臨陣。北軍披靡。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



容別人采去耶。不故。本以孤軍獨出。無糧被擒。死之。

哭蒼天。悔誤國。借劍誰憑。

景隆會兵德州。燕兵至自溝河。景隆接戰大敗。被殺死者二十餘萬。降者十餘萬。景隆單騎走。朝廷召景隆還。赦不誅。子澄等固請誅之。不聽。子澄拊膺歎曰。謬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有尙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之句。

東昌勝。奈天心。助風三捷。

景隆兵敗。燕兵下德州。乘勝進攻濟南。圍之。時參政鐵鉞。參軍高繡。統兵盛庸守禦。燕兵圍三月。不能下。解去。遂復德州。朝廷封庸歷城侯。陞鉞兵部尙書。督兵北進。與燕王戰於東昌。燕恃屢勝。直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重。斬其大將張玉。朱能率騎奮擊東北角。庸撤西南兵禦之。圍稍緩。能衝入死戰。燕王易服躍馬出。燕兵爲火器所乘。擊殺無算。北平震動。燕王敗還。深恥之。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曷也。自此全勝矣。乃復引兵南下。時庸軍夾河爲營。都督平安與吳傑駐師單家橋。燕兵由陳家渡濟師。與庸軍戰於夾河。燕將譚淵戰歿。次日復戰。自辰至未。互有勝負。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咫尺不見人。燕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庸軍大敗。燕王又令謀誘傑等出軍淖沱河。自渡河行二十里。與傑軍遇於藹城。燕師多被殺傷。會大風起。發屋拔樹。燕軍乘之。傑師大潰。斬首六萬餘級。先是燕王與李景隆戰於白溝河。王馬三被創。三易之。矢盡劍缺。馬却。幾爲翟能所及。會旋風起。折大將旗。南軍相視而動。燕王突入馳擊。殺翟能父子於陣。南軍大敗。崩聲如雷。燕兵乘風縱火。燔其營壘。資械山積。屍橫百餘里。燕自白溝河夾河藹城三戰。皆得風助。明紀曰。大風三捷。神主其成。

更中朝約內應直搗金陵

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朝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燕王深然之，由是燕兵日南，及即位後，其人不次拔擢。

朱能進輝祖還機分成敗

帝遣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援山東。時平安與燕兵戰，斬其驍將陳文王真安，遇王於北坡。王幾為安梨所及，馬蹶不得前。王得脫，輝祖軍至，戰再捷。燕將李斌敗沒，燕諸將皆懼。說燕王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上蒸濕，且大疫，小河之東，二麥將熟，若渡河休息，士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燕王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成矣。而復北渡，士不解體乎？朱能曰：諸君勉矣。漢高十戰而九不勝，卒有天下，豈可有退心？燕王不解甲者數日，南軍相慶。時廷臣曰：燕且北矣。京師不可無良將，帝因召輝祖還，總兵何福孤軍無援，卒底於敗。陳建曰：南軍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可視矣。平安，初名保兒，潯州人。

罷齊黃遣郡主掩耳偷鈴

帝先罷齊秦黃子澄，旋復召之者再。至是詔竄逐於外，籍其家，以謝燕人。及燕兵入儀真，方孝孺曰：事迫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授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遣燕王從姊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又用孝孺策，作宣諭數千言，刻印數千紙，付薛嵩往燕師，令密散諸燕將使歸。陳建曰：數千宣諭，大類掩耳偷鈴。

獨徘徊求丹徒布衣不得

時齊秦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帝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皆棄我去乎！徘徊殿庭，長吁不已。先是御史尹昌隆上疏曰：今日事勢已去，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官周公輔成王，不應便自違戾，設有錯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雖永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疏上，不報。昌隆，太和人，字彥謙。

勸金川十八子迎奉開門

燕兵已近，乃分遣諸王守城門。燕王率兵直薄金川門。時李景隆與谷王德守金川，登城望見，即開門迎之。燕王與谷王等連臂而進，門卒劉謂痛哭去之。後宣德中，周忱兩薦用謂，辭曰：謂即仕，無害於義，但負往時城門一勳耳。既卒，門入諱安節先生。景隆至永樂二年，有造妖讖者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城景隆下獄。景隆大呼曰：陛下非臣開門迎奉，何以有今日。成祖曰：幸是朕來，若他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語塞，遂死於獄。谷王亦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爲太祖之第十八子。謂，字大章，崑山人。

碎紅篋出鬼門江湖影落

時金川門啓，帝欲自殺，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曰：昔高帝有遺篋，曰：臨大難當發，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昇一紅篋至，俱固以鐵。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禪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濟卽爲帝祝髮，帝至鬼門，一舟解岸，爲禪樂觀道士王昇。見帝稱萬歲曰：噫，昔高皇帝見夢，令臣至此耳。乃與舟至太平門，昇導至觀，已薄暮矣。初，帝爲太孫時，太祖命詠新月詩，有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之句。太祖不悅，以影落江湖，語非吉兆，既而曰：幸免於難，至是竟驗。

給衣糧遊滇粵左右三人

帝得度牒名應文，有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隨亡，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披襟，俱會於神樂觀，兵部侍郎應平曰：隨行不必多人，惟遙為應授，約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應能希賢稱比邱，程濟稱道人，往來道路給蓮衣食者，刑部司務馮灌，中書舍人郭節，宋和，編修趙天泰，鎮撫牛景先，欽天監正王之臣六人，由神樂觀啓行，自松陵入滇南，西遊重慶，東到天台，轉到祥符，三經西粵，中間結茅白龍，題詩羅永，兩入楚荆，三幸彬第，踪跡去來，固歷歷也。

空回首長樂宮翠華難望。

帝好為詩詞，出亡後，嘗賦詩曰：半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菴，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士庶至今傳誦。

都只為激變起國少謀臣。

初，御史康郁上書，內云：豎儒病藩封太重，屢虛太深，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臣愚以為必有嗾躄之悔矣。

嚴老實吳老閱相逢哭縊。

工部尚書嚴震直，太祖見其魁梧直誠，呼為嚴老實而不名，北兵起，督餉齊魯間，被執，復為工部，使安南，密訪帝，遇於雲南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上從使臣自有處，夜縊。

於驛亭中，帝出亡三十九年。至正統五年，題詩羅永，有同寓僧竊帝詩，詣思恩知州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繫僧，並帝以聞。詔械入京。程濟從，廷鞠，僧爲楊慶祥，鈞州白沙里人。僧論死，從者成邊，帝適有南歸之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闕吳亮老矣，令探視，一見亮，卽曰：「吳亮耶？」亮曰：「非是。」帝曰：「昔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於地，汝手執盤，據地狗銜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於是迎入西內，程濟聞之，歎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菴，散其徒，不知所終。震直，字子敬，烏程人。

老佛呼西山墓，誰謂焚身。

初，燕兵入城，帝急舉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燕王濟宮，詰問建文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後正統迎帝入大內，呼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後人據成祖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者，非也。

休泯滅衆從亡，履艱師弟。

初，帝出東門，痛哭仆地者五十餘人，自矢從亡。會於神樂觀者二十二，廖平、金焦、趙天泰、程亨、王良、蔡運、梁田玉、葉希賢、程濟、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馮灌、牛景先、王資、楊應能、劉仲、鄭洽、王之臣、周恕、史彬。帝曰：「今後但以師弟稱，不必拘主臣禮。」應能三人從至瀆，結茆白龍山，復舍白龍菴。至浪穹鶴慶山，募建一菴，名大喜，命濟錄從亡傳，藏之山巖中。帝自爲敕，谷應泰曰：「讀者以建文自焚，疑一體之未出，撰衆蛇而不載，不思時史所書，非無曲筆，豈得以傳聞異辭也。」

爲僧樵爲傭匠，多少埋名。

明紀載遜國時，有雪庵和尚者，當變時，走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其里隱士杜慧賢爲之寺，和尚讀楚辭，時買一冊，袖登小舟，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

盡乃返。死之日，其徒問姓名，不答。會稽雲門寺有僧，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終不得其姓名。東海樵夫居臨海東海上，新詔至，湖上人入觀聽聽宜，或歸語樵，新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菊帝安在？」曰：「自焚矣。」樵痛哭，擲擔投河死。河西備無姓名，燕王入京，備披葛衣，走金城，行乞市中，邊地極寒，必以葛衣覆之。夜聞其哭泣聲，居數年，病且死，呼主人囑曰：「西北風起，即火我。」主人從其言，袖鍋匠，無姓名，往來變慶間，所至州邑，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學補鍋者，不索謝，但令負擔從，人呼為老補鍋匠，忽慶州市中逢馮翁者，相持哭，哭已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晉水訣，不知所終。

瑣按紀事本末，載從亡往來道路者，馮灌，時稱寒馬先生，時稱馮翁，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尙，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趙天，泰迤衣葛，時稱衣葛翁，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號東海樵夫，亦稱東湖主人，是僧權備匠，即給運衣食之六人，諸書所載，謂無姓名何耶？

尤慘切死國難方陳暴練

初，燕王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曰：「南有方孝孺者，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及文皇即位，孝孺棄經號闕下，繫之獄，尋召出獄，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抵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令以刀扶其口，兩旁至兩耳，大收其十族，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孝孺，藥之聚寶門外，禮部尚書陳迪，受命督軍儲於外，文皇召迪，問：「迪抗聲指斥，并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縲於市，將刑，命刺鳳山等鼻舌食迪。」迪唾益指斥，遂凌遲死。刑部尚書暴昭，坑罵不屈，文皇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不絕，至斷頸乃死。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命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宗族皆棄市，九族親家之親，抄沒遺成者，又數百人。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暴昭，潞州人，練子寧，名安，新淦人。

屍反背皮犯駕死後鉉清。

兵部尚書鐵鉉，執至京，背立庭中，令一顧，不可得，刺其鼻，竟不顧，竊其肉，納鉉口中，問甘否。鉉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寸磔之，猶喃喃罵不絕，乃令昇大鑊，至，納油數斛煎之，投鉉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文皇笑曰：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騰起，文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如故。左僉都御史景清，建文中改北平參議，察燕動靜，燕王宴之，大被稱賞，及燕師入，清知建文出亡，猶思興復，謫自歸附。文皇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自是伏利劍於衣襟中，委蛇侍朝，人疑焉。先是靈臺奏文曲犯帝座急，色赤，及是日早朝，清獨緋衣入，文皇急命左右牧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乃起植立樓閣，扶其齒，且扶且罵，含血直噴御袍，命剝其皮，草檣之，械繫長安門，碎磔其骨肉，是夕精英迭見，後駕過長安門，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爲犯駕狀。文皇大驚，命燒之。鐵鉉，字鼎石，鄧州人。景清，真寧人，本姓秋。

節就戮潔就義姓名雜紀。

建文死節諸臣，其受戮之最慘者，方孝孺之黨，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都理之案，誅戮者四百四十人，練子寧之獄，棄市者一百五十人，陳迪之黨，杖戍者一百八十人，司中之繁，姻娣從死者八十餘人，胡閔之獄，全家抄提者二百七十七人，董鑄之遠，姻族死戍者二百三十人，以及卓敬、黃觀、齊泰、黃子澄、魏冕、王度、盧原質等，多者三族，少者一族，其就義之最潔者，漳州教授陳思賢，聞新詔至，率其徒六人，集明倫堂，爲誓君位，哭臨如禮，執至京師，徒皆死之，工部侍郎張安國，與妻乘舟入太湖，聞京師陷，鑿其舟以沉，指揮張安被執，道亡，贈樂清，以樵爲業，一日採樵歸，聞變，呼天號哭，棄柴投水死，其他如姚善、王叔英、魏泰、王良、劉瓛、王具、曾鳳巨、周是修、劉端、高巍、胡子昭、茅大方、高翔、侯泰、載德彝、郭任、盧迪、楊任、黃魁、連機、廖昇、甘霖、甘英、丁志、魏譚、宋徵、黃希範、儲福、何中、湯宗、盧振、巨敬、黃彥清、程本立、方法等，皆壬午殉難，難盡紀也。都理魏冕，俱水豐人，胡閔，字松，鄞陽人，黃觀，字湖

伯貴池人。王度字子中。惠州人。原質寧海人。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叔英字原采。黃巖人。龔泰字叔安。義烏人。王良字天性。開封人。劉瓌諱意伯次子。劉端南昌人。是修名以德。秦和人。高巍字不危。遼州人。子昭字仲常。嘉定人。大方秦州人。高翔朝邑人。德彝奉化人。郭任丹徒人。盧迥仙居人。甘霖懷寧人。巨敬平涼人。本立字原道。

死如飴。貴若澆。再見頑民。

陳建曰：承順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刑立至，而一時之臣，甘死如飴，富貴若澆，國初人心風俗，自商頑民後，僅再見之矣。

文皇帝上城樓，諸臣迎駕。

文皇帝名祿，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至是篡位，改元永樂，是為太宗文皇帝。嘉靖十七年，改廟號成祖，當李景隆等開門迎降，燕王至金川門，下馬登樓，時朝廷文武來迎，茹常先諸臣勸進，文臣知名者，蹇義、夏原吉、劉儁、古朴、劉季饒、薛嵩、董倫、王景修、胡端、李貫、吳溥、楊榮、楊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方賓、宋禮、王達、鄭緝、崔士奇、胡儼。

連上表，爭勸進，辭位欺心。

時諸王及文武臣請即位，燕王曰：予始選於難，不得已以兵救禍，誓除奸惡，安宗社，不意少主自絕於天，今纘承洪業，皆擇有才德者，願予非薄，豈敢負荷，諸王及文武臣皆頓首曰：殿下為太祖嫡嗣，功在社稷，宜正天位，次日，諸將上表勸進，又翌日，諸王上表勸進，燕王再辭，諸王羣臣固請，乃命駕入城，燕王曰：宗社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狗衆志，遂即皇帝位，谷氏曰：司馬之心，久暴於路人，齊賢之謀，早形於諸議，乃猶南向讓三，連章勸請，欺天乎，吾誰欺也。

法周公何不立成王子弟。

初，方孝孺斬袁人見，帝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帝曰：「伊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子固在。」帝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殺宮人遷母后祖號蒙孫

帝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建文母呂太后，遷於懿文太子陵。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二三十四年，以即位詔天下，仍用洪武三十五年為紀。

列姦榜懸賞格更窮黨與

榜列奸臣二十九人：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胡閏、鄭瑾、王誦、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福、張汝、毛太亨、陳繼之、董鑑、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寔、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叔英、巨敬、復榜列朝堂，增徐輝祖、葛誠、周是修、鐵鉉、姚善、甘棠、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環、程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水、葉希賢、林嘉猷、蔡選、盧振、牛景先、周璫等二十五人，出賞格，有能縛縛奸臣，為首者陞官三級，為從者陞官二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者甚眾，乘機報讐，劫掠財物者紛紛，雖禁不止。是時株連黨與，如刑部侍郎胡子昭、御史鄭公智、王度，皆坐方黨受戮，成其族。徽州知府黃希范，坐與長史程通善，論死，籍其家。

九族殃瓜蔓抄羅織陳瑛

建文臣行遜者，題詩娥眉亭，有一個忠臣九族殃之句，讀者歎歎欲絕。胡氏曰：「革除間凡不順命者，不惟戮其身，且及九族，以至九族之外親，根連蔓引，靡有孑遺，且籍其鄉，轉相扳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為墟，前北平按察司陳瑛，為僉事湯宗發其文通藩邸，有異謀，謫廣西。至是首召用，為副都御史，瑛專意窮治建文諸臣，奏言諸臣不顧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無二，宜加追戮，故孝孺諸獄，皆瑛羅織。至胡閏一獄，抄提數百家，冤號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我輩歸附為無名。」又劾奏盛庸、耿炳文、何福、湯宗，俱論死。諸子並

誅。

將妻女發教坊象奴給配。

殉難諸臣將妻妾女妹，俱分發教坊司，或給配象奴，玷辱之慘，不忍錄列。

坐友生掘先墓慘毒難聞。

方孝孺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並坐。燔削方氏先墓，又掘御史高翔先墓，雜犬馬骨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院，其慘毒如此。

登極後勤政事夜分秉燭。

帝初登極，萬幾叢委，議論政事，或便殿就寢，命黃淮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每以次對。至夜分，謂侍臣曰：朕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至旦，卽出與羣臣議行。

納敵袖恤民艱郡縣巡行。

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敵，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帝歎曰：昔皇妣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如此勤儉，可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諭戶部曰：朕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聞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

簡七人委心腹選才新進。

命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七人入內閣，與樞密，諭以委任心腹至意，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於是選會聚等二十八人，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

顧進學，乃增爲二十九人，人欲其榮。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士奇，本名邁，以字行，秦和人，幼孜，名善，新淦人，諱文靖，揚榮，字勉仁，建安人，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諱文簡，胡儼，南昌人，字若思，曾榮，字子榮，永豐人。

任孝肅尹應天郡守廉明

以顯佐爲應天府尹，爲政剛毅不撓，動威斂手，人以包孝肅方之。吉安知府宋大智，寬厚廉潔，禮賢愛民，改知重慶府，民思慕之，而難其權者，已而闕芳至，寬厚廉明，民更大喜，其時稱賢守者，必曰朱闕云。

罪儒賊篡大全聖學寶鑑

鄒陽民朱友季詣闕獻書，專毀濂洛關關之說，帝怒曰：此儒之賊也，押還鶴州，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命胡廣等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布天下，自采聖賢格言，名曰聖學心法，以授太子，又輯古來嘉言善行，名曰文華寶鑑。

濬黃淮通漕運河道平成

命工部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河在兗州濟寧州之南，故漕渠在齊魯間者甚便，而漕運在江淮間者必至淮安，過壩甚勞，恭襄公陳瑄建議疏濬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濬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一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貯江南輸稅，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置舍居淺夫，導舟可行，於是造平底淺船五千艘，歲運糧五百餘萬，石，漕大便利，宋禮，字大本，永寧人，陳瑄，字念純，合肥人，贈平江伯，諱恭襄，祠清江浦。

置黔府立二城更開八館

洪武中止設貴州都指揮司，轄思州二十二長官司，思南十七長官司，至是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八府，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又以東北諸來朝貢者多，願留居南京，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便二城居之，欲去者勿阻，詔選國子生，教習諸番翻譯文字，分爲禮租女直西番大回子等八館。

建兩京效河洛殊域來賓

帝營北平，宮殿規制，悉如應天，而高敞壯麗過之，通爲屋四千三百五十楹，永樂十五年興工，至十八年成，乃應天爲南京，稱北平爲北京，詔曰：朕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永遠之業，按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如婆羅國、彭亨國、暹羅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拂麻國、柯枝國等凡三十餘，皆前代所未通，今俱朝貢方物，可謂盛矣。

三出師定交南一十七郡

安南國相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僧國號大虞，尋自稱太上皇，以子蒼改名登，稱皇帝，上表詐稱陳氏已絕，奪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逾年，安南王孫陳天平至京，勸其質，季犛卑辭表請，天平還國，帝敕僉事黃中送天平還，季犛伏兵殺天平，帝大怒，遣二十五將軍進討，新城侯張輔與西平侯沐晟，合兵連破之，追至日南州，奇羅海生擒季犛並登，乃改安南爲交趾，分交州等一十七府，統諸州縣，陳氏故官簡定復反，其黨推爲日南王定，亦稱太上皇，立陳季犛爲大越皇帝，帝遣張輔、英國公，復征交趾，獲簡定，權送京師，召輔還，季犛請降，朝廷以季犛爲交趾右布政使，季犛不肯之任，而掠如故，復命輔征之，破其郡縣，生繫季犛，伏誅，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遂留輔鎮守交趾，前後十年，威鎮西南，交人戕伏，犛音離。

幹難河勤遠略四犁邊庭

求樂八年，命洪國公邱福出塞征本雅夫里，福渡隴胸河，戰沒，帝決意親征，至幹維河，元太祖始與之地，本雅夫里拒戰，敗之，盡棄輜畜遁去，帝班師，阿魯台來戰，擊敗之，亦遁去，旋遣使納款，封爲和寧王，十二年，詔親征瓦剌馬哈木，至撒里哈兒之地，馬哈木迎戰，擊敗之，追至土剌河，俘斬無算，遂班師，二十年，阿魯台入寇，帝親征，至雞鳴山，阿魯台夜遁，二十一年，又親征，至上莊堡，王子也先土干來降，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駕還京師，仍敕沿途諸將，整理兵馬，候駕北征，胸，晉渠，幹，晉管。

惟只聽養種馬大爲民害。

太僕卿楊砥言，近日馬蕃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每馬十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四，立羣長一人，歲免糧草之半，從之，令民養種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大爲北方民害。

頒佛經製佛曲梵刹盈京。

帝潛心釋典，作佛曲，刊佛經傳布，願至大報恩寺，本寺夜見舍利光如寶珠，積頌佛曲至淮安，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又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屢見應雲圓光之祥，由是建立梵刹，祈福者徧兩京內外云，梵，音飯，刹，音察。

殺章朴殺蕭儀聽讒繫縉。

禁收藏方孝孺詩文，庶吉士章朴家有孝孺文集，序班楊善借觀，密以奏，戮朴於市，言官多言建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尤峻，帝震怒，加以極刑，解縉豪俊，敢直言，初，縉征交趾，又謂不宜過寵漢王，致起覬覦，帝謂離間骨肉，出爲交趾參議，縉由交趾入奏事，適帝北征，見太子而歸，趙王言縉跋扈遠出，覬儲君，無人臣禮，連縉下獄，四年死於獄，徙其家於邊，解縉，字大

紳吉
水人。

寵紀綱誣寒鐵枉殺直臣

帝初起師蕩山東。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綱習法家言。能逆鈞人意。先發以爲績。既即位。擢爲都指揮。治錦衣親兵。典治詔獄。寄以耳目。綱益布其私。陰謀操切。帝以爲忠。職之。嘗歎亡國。綱遂驕。窮意爲非。雲南按察司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民有冤者。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憂矣。至即洗其冤。放之。後爲浙江按察。綱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速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曰。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恨。帝怒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帝悟其冤。問曰。新何處人。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周新。海南人。

俾三王不令終。懿文絕祀。

吳王允嬖。肅王允。徐王允。懿文太子子也。三人皆降爵。不得其終。懿文竟以絕嗣。

以大寧昇三衛列患門庭。

大寧。故兀良哈地也。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屬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領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朵顏。餘泰寧三衛。以阿扎失里等爲三衛指揮同知。靖難兵起。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長率無落從。有功。遂以大寧地盡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大寧既棄。乃調營州左屯衛於順義。右屯衛於薊州。中屯衛於平谷。前屯衛於香河。後屯衛於三河。以爲守備。然諸部落已列我門庭矣。亡何。三衛叛附阿魯台。終明之世。泰寧。朵顏。常與東合。朵顏常與西合。爲中國膏肓之患。則皆三衛爲之鄉。

導也。

三尚書齊得罪喜功漢武。

帝又議北征，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兵部尚書方賓，皆言糧儲未足，且頻年出師無功，宜休養兵民。帝不悅，下三尚書於獄。賓懼自殺，禮部尚書呂震乘間言三人儉邪，帝信之。發寶屍，將殺原吉。楊榮言此三人惟以北征餽運爲憂，檢邪未之見也。帝怒稍釋。李良翰曰：靖難甫休，勤兵遠略，今年討安南，明年征沙漠，奸大喜功，陷漢武之覆轍。

立馬峯銘勒石夢警神人。

帝出塞，次立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立石勒銘，與之悠久。至清水源，召楊榮等論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豈天屬意茲寇乎？榮等言當承天意，敕使赦其罪。帝曰：此朕意也，乃命班師。

翠微岡始回心優游暮歲。

帝還次翠微岡，御輦殿諭楊榮曰：東宮歷涉年久，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歲，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

楡木川仙藥發錫錮回京。

禮部郎中周訥自閩還，言靈濟二仙神應。帝命訥往取神像，及廟史曾辰孫至，遂崇奉焉。每有疾，用符紙及藥劑以進，謊言二仙所書，其藥皆椒桂等熱劑。帝服久之，發曠失聲，涎痰上壅。一日，袁忠徹與御醫陳敏侍，忠徹奏曰：此爲火痰虛逆之症，蓋靈濟宮符藥所致也。太醫官保和聖躬，何不用藥治之。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頭哭，內侍亦哭，後宮聞之亦哭。

帝怒曰：忠徹哭我，遂死我耶？至是北伐，駐蹕沙河，前疾復作，忠徹勸帝迴鑾，不聽，遂崩於榆木川。司禮太監馬雲與楊榮議，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器，召匠銷錫制為棹，斂而銅之，殺匠以滅口，還至鵬鵠堡，皇太孫迎哭，始發喪至京。

廿三載好規模。太平天子。

帝在位二十三年，睿算廟謨，規模弘遠，九有清晏，重譯來朝。初在燕邸，道衍薦相術袁珙，王托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人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肆見珙，珙趨拜王前，占其爲他日太平天子，世傳識眞主於長安酒家者，此也。

惜難逃一箇字。慘刻爲心。

劉環，劉文成公基次子，太祖時，環奏父遺疏，拜閣門使，建文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不聽，環養疾還家，帝即位，逮至京，見帝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個字，捷錄曰：遜國遺忠，株連抄蔓，雖誠意錄謂殺運未除，然慘刻亦太甚矣。

昭皇帝居東宮。講經儒服。

成祖崩，太子高熾即位，改元洪熙，是爲仁宗昭皇帝，初居東宮，日與楊士奇等講論經書，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

監國政遭讒慝。遣察南京。

永樂七年，成祖巡幸北京，即命蹇義等輔太子監國，內侍黃儼，數以太子譴於成祖，特遣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論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奏密來，濙至南京，日

隨朝見東宮行事，退即記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至是朝罷，召義與楊士奇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惡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法然。義字宜之，巴人，誠忠定，胡濙字原潔，誠忠安，武進人。

聞訃後釋囚臣，咨停采買。

成祖崩，帝聞訃甫三日，卽釋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金問於獄。淮溥問繫錦衣衛，十年原吉中繫內官監四年，帝親臨繫所，與原吉共哭，卽咎以時政。原吉首言省供億，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采辦金銀數事。

原吉字維詰，誠忠靖，湘陰人。

服麻衣，止作樂，獎賜同心。

禮部尙書呂震言：喪服已逾二十七日，上宜烏紗冠素服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楊士奇以爲不可，明且帝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朝退謂震義曰：震昨奏易服，吾已疑其非，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也。洪熙元年春正月朔，震請於上，言初登大寶，天下文武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士奇等言不宜用樂，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召士奇等諭曰：震每事誤朕，昨從所請，後悔何及。輒卿等同心，遂免此悔，因各賜銀幣。

平冤獄，慮無辜，防奸覆奏。

大理寺奏重囚，帝曰：人命甚重，卿等理刑，勿俾無辜含冤地下。中官馬麟傳旨，諭翰林書敕，命驛復往交趾采辦金銀珠香，時驛召還未久，木院官覆奏，帝曰：朕安有此言，於是令中官傳旨，並執例覆奏，庶杜奸萌。

值忠臣宥狂士家屬蒙恩

帝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諭禮部曰：建文中正犯，已悉受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洗衣局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可有爲民，給還田土，初治奸黨，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難，家湖廣之咸寧，至是復姓，辛巳進士黃表，其後也。費方氏時，得典史魏澤匿其幼子，故孝孺尚有後。至本朝壬子，督學劉石芝查出其裔孫，入學奉祀，練氏則無餘人，不可悉考。解縉初被殊遇，成祖嘗手書大臣奏義等十八人名，命縉疏其人品，縉具實奏上，成祖以示東宮，至是帝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見，赦縉妻還官，其子祿亮中書舍人。

山澤禁誹謗刑一時俱罷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奏義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誹謗之刑，始於洪武，至永樂時，陳瑛爲都御史，踵行尤甚，奸民欲枉害良善者，卽造謬罔，一置此條，身家破滅，至是帝諭三法司曰：往者法司，尙羅織爲功能，有片言涉國事，輒論誹謗，自今切勿治，往。

亟獨賑救焚溺，屢念窮民

額川軍民缺食，巡視兩淮御史虞謙請發慶賑貸，帝曰：軍民待哺嗷嗷，卿尙從容啓請，汲黯何如人也，卽發賑勿緩，有至自南京者，帝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草詔免之，士奇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書詔遣行，顧士奇曰：汝今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給印勅，賜圖書，盡誠相與。

帝出二枚二印。賜義楊士奇。其賜義教略曰。朕處國時。聽以舊臣日侍左右。載歷程廣。及朕嗣統。不勝益器。朕篤不忘。茲製義忠貞印一枚。賜卿。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不易。朕之子孫知卿劉子於難。以保爾子孫。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賜士奇楊貞一印。敕意同而詞小異。先是賜義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凡政事有關失。或言之而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毋憚再三言之。庶朝無綱政。民不失所。

減賦棗罷給馬骨肉君臣

帝以楊士奇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入奏事。帝望見。謂義等曰。新學士來奏事。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情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勉以供香炭。其數太多。帝喜曰。吾固知學士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牧馬頗蕃。請於朝觀官每員領牧一匹。學生準民間例。無者追賠。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買。今役之養馬而課。豈貴賢賤畜之意。帝曰。慶幾誤朕。許出內批罷之。已而不聞。明日士奇又奏。帝曰。偶忘之。午刻。帝御思善閣。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慶等交口忿卿。朕念卿孤立。慮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疏。言畜馬徵駒。與下民等。憲網掃地矣。命士奇據此草敕止之。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陳建曰。士奇諫給馬。仁廟慮為慶輩所傷。直待陳智上疏。而後批出。君臣之間。不啻父子骨肉。魚水未足以喻之也。

李時勉撲金瓜。雖爲微玷。

翰林侍讀李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一本上之。帝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下錦衣獄。先所折脇肋不相著。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錢氏曰。時勉之獄。出於非辜。白璧微瑕。止有是耳。李時勉。本名懋。以字行。安福人。諱忠文。晚號古廉。

匹成康多仁政星變涕零

陳建曰：仁宗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求之前代，可以匹成康。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帝作臺禁中，時觀天文，一日，謂臺夏三楊曰：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見。帝曰：士奇當知之。對曰：臣愚昧亦不知。帝曰：朕夜觀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長歎而起。明日朝罷，與士奇等法然流涕。帝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在位僅一年崩。

瑣按：仁宗晏駕，明紀俱無他議，惟長洲祝允明野記載：仁宗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進卮於后，后不卽飲。上曰：爾又爲疑乎？遽取飲之。妃失色，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此豈當時諱之而不傳耶？抑野記有不足盡信者歟。

宣宗立遭漢王平欺年少

倉卒間聽楊夏幸決親征

仁宗崩，太子贍基卽位，改元宣德。是爲宣宗章皇帝。初永樂十五年，漢王高煦私造兵器，招納亡命，成祖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仁宗懇救乃免。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至是仁宗崩，高煦移檄遠近，以輔臣棄夏奸邪亂政爲辭，密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事起倉卒，中外洶懼。帝召輔臣入議，楊夏首勸親征。夏原吉曰：兵事貴速，宜卷甲鎗戈以進，一鼓平之。楊夏言是。帝親征之意遂決。帝於馬上問從臣曰：高煦計安出？或曰：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穴。或曰：彼必引兵取南京。帝曰：濟南未易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誇詐而內怯懦，今敢反，欺朕年少新立，開朕行已墮落，至卽擒矣。

不旬月俘庶人遣遙鎖繫

八月辛未，帝發京師，辛巳，駐蹕樂安城北，發神機鉞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圍中人多欲執獻之，高煦勢窘，是夜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城南，高煦從間道出，官軍執以獻，繫其父子以歸，廢爲庶人，鎖繫於大內逍遙城，一日帝往觀，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昇三百斛銅缸覆之，庶人負缸起，積炭缸上，燃炭逾時，火熾銅鎔而死。

全趙王封疏奏不失親親

車駕將還京，尙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楊榮及蹇夏皆請從之，令楊士奇草敕，士奇不可，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庶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楊溥意與士奇合，帝遂不復言移兵，至京，召問士奇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對曰：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惟一叔，奈何不愛，乃封各章奏遺賜馬都尉袁容齋示之，容至，趙王大喜，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言者始息，帝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卿之力也。

却獻璽斥祝聖惟循祖訓

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來，云得玉璽欲獻，敕諭之曰：獻璽已悉王意，然前代傳世之久，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其勿獻，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聖壽者，帝斥之，謂侍臣曰：古之商中宗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此輩徒惑人心耳，又謂侍臣曰：太祖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成，子孫但能謹守，豈有過乎。

賜圖書期輔相無敦同心

帝召輔臣蹇義五人，諭之曰：古者君臣同心一德，兩無猜嫌，爾等祇事我皇祖，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致，今侍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特賜卿等鍍金銀刻圖書，尙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夏原吉曰：含弘，貞靖，楊士奇曰：端方貞靖，楊榮曰：方直剛正，胡濙曰：清和恭靖。

改兌運減稅糧豁丁寬恤

宣德四年，改江南民運爲兌運。諭楊士奇曰：吾欲行寬恤之政，然未能悉知，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卿共具言之。士奇以蘇州重糧，宜速減除，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在京工匠不許私役，分豁戶丁一牛回家。帝卽命草敕，頒行數事，詔下，民大悅。

圖幽風賦織婦耜耒躬親

帝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章，示翰林諸臣曰：幽詩，周公陳王業之，自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以便朝夕敬勸，又謂侍臣曰：朕嘗歷田，稅采桑，有蠶織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賦織婦詞一篇，又謁獻陵還，道見耕者，下馬詢稼穡事，因取其耒三推，歎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

設巡撫任于謙救時宰相

御史于謙，遇事敢爲，七歲時，僧爾古春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時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命大臣經理，帝親署謙名，超授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專設巡撫，始此。于謙，字廷益，諡肅愍，後改諡忠肅，錢塘人。

命周忱理糧儲府庫充盈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不能完。楊榮薦越府長史周忱往，帝命忱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忱虛心訪問，謀慮深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日見充溢，歲輸之米，甲於諸省。周忱，吉水人，字恂如，諡文襄。

多賢守。況青天。陳何徐莫。

以況鍾爲蘇州守。授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若木訥。期月。命宣教。擢殺竊賄府胥六人。出屬官貧暴五人。掃剔宿弊。吏民震悚。革心。呼曰況青天。同時吉安知府陳本深。溫州知府何文淵。瓊州知府徐鑑。常州知府莫愚。皆有異績。稱名臣焉。况鍾字伯律。靖安人。本深。寧波人。

盧受詩。柴退蜜。清慎傳名。

盧乘安爲東莞令。在任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柴車素以清慎得名。爲江西參議。能理煩劇。又知岳州三年。郡大治。召爲職方郎中。嘗經事廣信。廣信守有壽。饒蜜一器。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竟不受。帝超爲兵部侍郎。柴車。錢塘人。

陸顯佐。戍劉觀。貪廉黜陟。

帝問楊榮士奇曰。京師端木澄源之地。今日貪者孰甚。榮曰。莫甚劉觀。又問都御史誰當任者。士奇曰。顯佐。康公有威。榮曰。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帝陞佐左都御史。敕令考黜不肖。佐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帝尋黜左都御史劉觀。戍遼東。顯佐字禮卿。太康人。

宥林碩。復希正。立磔賊清。

中官裴可立。誣奏浙江按察司林碩誹謗。帝逮碩親問之。碩言往年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自便耳。帝令馳驛還任。降敕切責可立。碩初被逮。衆皆危之。一見逮捕。中外頌聖德焉。曹縣知縣范希正。得民心。有好吏詐財。燒公廨。希正械送京。吏反誣。希正被逮。縣民赴通政司上訴。帝曰。希正。君子也。治好吏。而復希正官。有囚告

都御史顧佐任人重罪。帝曰：此有重囚教之者，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賊清殺人當死，代寫狀誣告，立命磔清於市。

拒指揮免軍役獨嘉曹鼎

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奏本衛指揮李景鎮守居庸，調度有方，今缺指揮使，請任景。帝曰：唐河北將帥，由軍士所立，此輩欲效之耶？不許。衛籍李宗侃中鄉試，衛猶追補軍役。帝曰：朕何急一卒之用，命免其役。代州學正曹鼎，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師表，願就別職。帝曰：此人志可嘉也。改太和典史，俾知民事。後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帝擢第一，不數年入閣。曹鼎，字德恆，寧晉人。

含譽明駒虞獻瑞產麒麟

宣德五年，含譽星見十九好，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聲。羣臣表賀。四年，南京守備李隆獻，關虞二，素質黑文，馴狎不驚。出潯州來安縣石固山，胡漫請表賀，不許。八年，南海諸國贈麒麟四，楊士奇進頌，降聖書，推功天地宗廟。

張燈節事微行不無自滿

宣德八年上元節，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帝侍太后往觀，並敕羣臣及四譯朝貢使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帝頗好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士奇曰：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不測當慮也。後數日，遣太監范弘問曰：今天下太平，微行何足慮。士奇曰：萬一有窺夫怨卒，窺伺竊發，不可不慮。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約候車駕之玉泉寺，伏道傍作亂。帝歎曰：士奇愛我，遣弘賜士奇白金衣袴。捷錄曰：張燈內苑，有自滿之心，輕出微行，忽垂堂之喻。

寵孫妃廢胡后假讓薄情

帝召養義等喻曰：朕三十未有子，今貴妃生子，母從子貴，但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士奇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他日獨召士奇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曰：惟皇后以疾辭讓，則進退以禮。敕曰：皇后胡氏，自惟多疾，固懷謙退，就閑別宮。貴妃孫氏，實生皇子，已立爲皇太子，羣臣咸謂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今尤所請，冊妃孫氏爲皇后，賜胡氏號靜慈仙師。後帝悔爲幼年事，居於清寧，其進膳如常儀。胡后名善祥。

怒直諫筆戴綸陳林長繫

帝爲太孫時，文皇欲其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宮僚中尤林長繫，兵部侍郎戴綸，不知本文皇意，每諫不聽，及卽位，出長繫繫林知州，遺綸鎖交趾，未幾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帝親詣之，綸抗辨激切，帝怒，繫之至死，合族被逮，籍沒，長繫被禁十年，至正統初赦歸，御史陳祚疏勸帝經筵進講，眞德秀大學初義，帝覽疏怒曰：大學不知，豈堪作天下主乎？纒騎逮至京，並其家下錦衣獄，禁錮五年，時帝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帝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德秀字景元，浦城人，世稱西山先生。

衛獨石自覺國棄了開平

自常遇春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接獨石，文皇出塞，皆道開平，與和萬全間，嘗曰：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而與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塞圍凡三百里。

張輔召黃福還叛生黎利

英國公張輔，三定交南，留鎮十載，諸蠻懷服。黃福以工部尚書鎮交趾十八年，仁宗召還，交人泣送，如失父母。陳建曰：交趾所恃者二人，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交趾所恃以靖。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趾所恃以安，既不以輔久鎮，又召福還，交土自茲顛頽矣。黎利初從陳季擴，充金吾將軍，後降以爲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及輔還，和僭稱平定王，四出剽掠。張輔字文弼，諡忠烈，玉之子，黃福字如錫，諡忠宣，昌邑人。

馬中官激變起禍始監軍

先是文皇以豐城侯李彬代張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爲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個，騏貪墨殘忍，重科貨物，激變交人，叛者四五起，而黎利最劇，交趾設郡縣，置官屬，已爲中國藩服，乃以一中官敗之，誠可惜也。騏後以激變藩方論死。

成山侯定遠侯兩番喪敗

帝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彝將軍印討黎利，兵部尚書陳洽參贊軍務，通進屯寧橋，欲渡河，而陳洽反覆言地險惡，宜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伏驢起，洽突陣死，失亡二三萬人。通懼，陰許爲利請封，又以定遠侯柳升爲征彝副將軍往，升勇而寡謀，師入交趾，連破賊柵，直抵鎖春關，遂有驕色，前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起，升中鏑死，倉卒新喪元帥，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七萬人皆沒，通謀知升敗，益大懼，決意約和，與別立壇爲盟退師。

廢成功立陳後示弱無名

王通遣指揮關忠同黎利人奉表，稱安南國先臣陳日燧三世嫡孫陳萬，乞立爲陳氏後，帝密示張輔，輔曰：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帝聞，憂義夏原吉對

曰：舉以與之無名，且不宜驕，成功，示賊以弱。楊榮士奇曰：太祖初心，欲立陳後，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交困，不若因其請而與之，養民息兵，實盛德事。遂遣侍郎李琦等，冊封為安南國王，敕通班師，文武官吏家屬還者八萬六千六百人，變賊閉留者尚數萬人。陳建曰：一楊知敵欺而不校，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篡焉自立，表言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置之不問，憂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一時矣。

十年內四巡邊效尤貽誤。

宣德三年，帝親巡邊關，整飭武備，至喜峯口，聞兀良哈萬騎入塞，帝擐甲疾馳，親射其前鋒三人，皆墜之，敵望見黃龍旗，悉羅拜請降，皆生縛之。在位十年，巡邊閱武者四。陳建曰：宣宗英武，亞於成祖，故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由太孫時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耳。至英宗生長深宮，王撫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也。

論守成明第一好個皇孫。

自帝以上，英武莫若二祖，仁慈莫若仁宗，而勵精致治，為明守成第一令主，則帝是矣。初成祖議立太子，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恩從功，帝問解縉，縉曰：立嫡以長，復曰：好個皇孫，遂立仁宗為皇太子，永樂九年，冊帝為皇太孫。

睿皇帝倚先生周公自負。

宣宗崩，太子祁鎮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楊士奇等請見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帝即位，改元正統，是為英宗睿皇帝，太監王振初侍東宮，及即位，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正統六年，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帝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猶不可一坐乎，使以聞，帝燦然。

酒一杯官三級閱武恣橫

時輔臣方議開經筵。王振乃導帝閱武。帝命振偕文武大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振所親昵。奏廣第一。超陞都督僉事。後帝閱武將臺。命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騎。惟喇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帝喜。徵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天子自來。豈但一杯酒耶。竟無殊擢。

賴太后任五人昇平數載

太皇太后張氏。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顧帝曰。此五人先朝所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又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頗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帝跪請。諸大臣皆跪。乃貸振。命此後不可令干國事。帝初即位。事自太后然後行。太后委任三楊。政歸臺閣。故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太后力也。

兩相爭私鄉故內閣權侵

輔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承故楊溥鄉里。謨又士奇鄉里。溥怨謨。論死。士奇欲擬謨因公。爭議不決。請裁太后。王振進言。二楊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宜對品降調。太后從之。謨同知。振言既售。由是裁決漸歸於振。而內閣之柄移矣。

后既崩振無忌三楊倦悴

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太后凡事付閣下議決。每數日。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施行何事。內閣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振尚不得過。太后既崩。振無所忌憚矣。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老。無能效力。當薦幾個後生。

報聖恩耳。振喜。越日薦曹鼎。苗衷。陳循。高穀。士奇因尤榮。榮曰。彼朕吾輩矣。吾輩能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輩人。何傷也。士奇諱文貞。爲西楊。榮諱文敏。爲東楊。並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溥諱文定。郡望每書南郡。故號南楊。東楊政事。西楊文學。南楊清雅。皆人莫及。故論賢相。必曰三楊。苗衷。字公彝。定遠人。諱文康。高穀。字世用。興化人。諱文毅。楊溥。字宏濟。石首人。

無鬚兒呼公父。俯首王陳。

郎中王佑。以詔事王振。超擢工部侍郎。佑貌美無鬚。振一日問王侍郎何無鬚。佑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侍郎徐禔。極意逢迎。遂擢兵部尙書。由是進見者。競趨苞苴。廷臣無大小。皆行跪禮。以公父稱之。都御史陳鑑。王文。俱跪門俯首焉。

宮門內盜禁碑。肆行威福。

洪武中。太祖禁宦官預政。置鐵碑。高三尺。上鐫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時尙存。振盜去之。時楊榮先卒。士奇堅臥不出。溥老勢孤。後進委際。大權歸振掌握。肆行威福。予奪生殺。惟其喜怒。莫可誰何矣。

憾南陳。枷北李。論死文清。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北監祭酒李自勉。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敬宗至京。振慕其名。托其同年巡撫周忱。往道欲見之意。敬宗辭。振遣彩緞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往謝。敬宗走筆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振憾之。爲祭酒。十八年不遷。時改建太學。振詣視。衡時勉不加禮。因彝倫堂有許衡所植古樹。妨諸生班列。去其旁枝。振譴以伐官木私

家用，矯旨枷時勉於國子監門，枷特重而竅隘，會昌伯孫繼宗言於孫太后，帝始知振之所爲，命立釋之。初，振問楊士奇曰：吾知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瑄，召爲大理寺少卿，瑄不詣謝。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瑄獨立，振不悅，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不可，妾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寃，駁還之，振怒，以瑄故出人罪，繫獄論死，將決，振老僕泣於鑿下，振問之，曰：鄉人薛少卿不免，是以泣，述其生平，振意解，大臣中救，免死放歸，敬宗，字光世，慈谿人，謚文定，薛瑄，字德溫，號敬軒，謚文清，河津人，隆慶中，從祀孔廟。

獄駙馬械上卿張需箠楚

駙馬都尉石瓊，嘗家閩呂寶，振惡之，下錦衣獄，戶部尙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瑄，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振命械於長安門十六日，有牧馬官擾民，霸州知州張需置於法，牧馬官譖於振，遂逮需，箠楚幾死，謫戍邊。

殺劉球攜小校斷頸遺裙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內有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二事，振謂其詆己，欲置之死，逮下獄，令其黨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攜小校前持球，球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支解之，裹以蒲，埋衛後地，時編修董璘在獄，從旁匿球血裙，璘得釋，歸裙球家，子針鍼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後小校語人曰：向爲順迫，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順子尋亦死，死時掉顛髮，數順罪曰：老賊，我劉球也，劉球，字求樂，安福人，謚忠愍。

更遲忿欲示威顏征思任

洪武中，龍川思倫發內附，授龍川宣慰司。正統初，思倫發次子思任發狡獪，擁衆叛，掠騰衝南甸，略取孟養地，仍自稱曰法法，滇王號也。中國訛爲思任發，事聞，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討之。兵敗，晟飲藥死。時王振操柄，欲逞其忿，示威荒服，乃命定西伯蔣貴爲征蠻將軍，兵部尙書王驥提督軍務，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進討龍川貴等。三路分進，大破之。思任發挈妻子渡江，走緬甸。驥等班師，進貴定西侯，驥靖遠伯。思任發知大軍還，復出爲寇，又命貴驥起兵如前，貴驥至騰衝，列爲五營，分道並進，焚其樓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俘其妻子班師，遣雲南千戶王政奉敕幣諭緬甸宣慰，素送思任發，適晝晦二日，術者言天兵至，緬甸懼，以思任付政，政斬首函獻京師。思任發子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爲亂，復命驥率土漢軍十三萬討之。思機發兵敗，竟失所在。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復據孟養，驥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而還。

葉宗留鄧茂七閩浙連兵

浙江處州盜葉宗留，先盜掘各坑場銀冶，無所得，遂率衆劫村落掠政和縣，由蒲城劫建陽，掠建寧，分衆截車盤嶺，由浙犯閩，官民皆逃匿。建昌人鄧茂七亡命入閩，犯事，殺弓兵數人，懼討，遂糾衆反。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自稱閩王。據杉關，時福建參政宋彰賄王振，得爲左布政使，抵任責償於民，民苦誅求，於是尤溪將顧成號集居民，旬日有衆萬餘，與茂七合殲官軍。據沙縣，進攻延平。朝廷以閩寇猖獗，令都御史張楷討茂七。楷由浙入閩，至廣信，以宗留道梗，不敢進，福建促楷師。浙江請楷移兵擊宗留，楷不知所從。朝廷恐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瑛及中官分守要地，又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等率京營及江浙大軍討之。宗留於黃柏舖中流矢死，衆復擁葉希八爲渠魁，屯雲和麗水。茂七復攻延平，亦中流矢死，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分據山砦，徵兵轉餉，蹂躪數省，五年之間，村落爲墟。

攻犬豕釋豺狼門庭舍近

先是王振大發兵征麓川。侍講劉球上言：北敵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悔過乞降，乃釋豺狼，攻大冢，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麓川滅之不爲武，西北諸邊宜謹烽埃，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庶爲有備無患。振以爲憾。

恃也先稽首夢挾主親征

瓦剌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正統十四年，也先進馬，振減去馬價，使回報。也先遂入寇，邊城多陷沒。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帝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隨行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遂至大同。先是希夢也先稽首請罪，故親征之役，實有所恃而行。振窺知其素贊成之，及陷敵，一卒來犯，立仆，有噤人馬進，帝坐如龍也。先大驚，叩首稱臣，以至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昧象緯駐土木移營被擄

先熒惑入南斗，至是振至大同，欲北行益急。欽天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振嘗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前軍西寧侯宋瑛等全軍覆沒，中官郭敬密言勢不可行。振始班師，副總兵郭登謂宜從紫荆關入，振不聽。振蔚州人，欲選駕幸其第，還至狼山，追騎已及。至土木，日尙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敵僞遣使通和，召曹鼐草敕，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踰壑而行，行伍已亂，未三四里，敵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敵騎蹂陣而入，陷藉死者，塞川蔽野。帝與親兵突圍不得出，敵擁以去。百官死者，張輔、鄺埜、王佐、曹鼐而下數百人，驛馬二十餘萬，衣甲器械輜重，盡爲也先所得。鄺埜，字孟質，宜春人，諱忠肅。王佐，海豐人，諱惠簡。

龍蛇繞彬銘護光武嚴陵

帝被圍，乃下馬，盤膝面南坐，一卒報賽利王，賽利王聽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明天子乎？也先召曾使中國人往視曰：是也。一人名乃公者曰：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也先弟伯顏帖木兒怒曰：安用此人開口？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中，鏃矢不沾，天意有在也。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猶在，安得害之？若遣告中國，迎返天子，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然辭也。於是以前送伯顏營，令護之，有校尉袁彬，被掠得侍，又先隨使臣被留之，哈銘者，亦隨侍焉。調護左右二人之力居多，每寒夜，帝令彬以兩脅溫足，一日晨起，謂銘曰：汝昨夜以一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也。先意欲害帝，嘗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繞護帳外，畏怖而去，且每夜見帝所御帳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北人由是益加敬禮。

樊忠樞爲天下誅賊突陣

師潰於土木時，護衛將軍樊忠從帝旁，以所持樞樞死。王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

鬻王山，摔馬順，金玉空迎

帝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哭聲徹中外，廷臣請族誅振，振電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王竑憤起，摔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爭敵立死，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鬻振姪王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遣使贖黃金珠玉，套龍緞疋等物，駝以八馬，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

還有幸，殄巨璫也先假手

再幾年，逞兇毒，明社先傾

谷應泰曰：天祐人國，假乎也。先與忠殺振，壽令英宗不陷賊，宛瑞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缺今矣。

孫太后詔郾王承兄正位

景帝諱鄴，宣宗次子，英宗弟，初封郾王。英宗北狩，孫太后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年二歲，命郾王爲輔，攝國政。太后時傳旨，太子幼冲，郾王宜正大位，以安國家。於是百官勸進，郾王遂即位，遙尊英宗爲太上皇，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精銳亡邊關潰孤注新君

于謙泣言：邇者各營精銳盡亡，器械十不存一，谷氏曰：英宗北狩，戰士死亡略盡，邊關望風奔潰，圍城新主，亦危孤注。

假送駕陷紫荆京城直犯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捲土重來，破紫荆關，長驅至京城北關外，四散抄掠，朝野洶洶，人無固志。

仗于謙鑿南渡積聚先焚

先是太后命于謙爲兵部尚書，也先入寇，侍讀徐理言：驗之星象，必須南遷，謙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皆賴倉儲，若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理言當新，固守之議始決，謙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豆料數百萬計，或言當請於上，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始以資寇，藉以持久坐困我，非計也。

謙備豫瑄策行背城却敵

初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皇還京。于謙見帝，泣言曰：「寇將長驅深入，宜豫爲計。」急召募官舍餘丁義勇，集民夫更替清運官軍，俾精神機營操練聽用，令工部併工成造攻戰器具，徙郭外居民入城。毋爲寇掠，通州壩上倉糧，令在官者闕支，準爲月糧之數。帝悉行之，尙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敵長於野戰，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出奇破之。一敵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分調邊兵入捍京師，內外夾攻。一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鬪，退有所歸，詔趣行其策。及也先至京城，命石亨軍城北，謙督其軍，孫鐵軍城西，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謙設伏空屋誘敵，敗之。石亨與其從子彪突入中堅，所向披靡，神機營都督范廣，又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上皇北去。

守大同保宣府始固邊城

是時邊陲無完地，惟都督郭登死守大同，孤城得全，也先擁上皇至城下，登閉門不納。再至，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或謂事已至此奈何？」登曰：「若敵勢莫過，吾與此城誓共存亡。」會以八百餘騎，破敵數千，在大同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懼，欲遂去宣府，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仗劍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必斬。」衆始定。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寇不敢攻。朝廷乃以都督朱謙鎮宣府，修城堡，簡精銳，邊關有備，國勢遂振。

操團營排和議一心戰守

于謙奏立京團營操法，揀選馬步官軍十五萬，分爲十營，各營以都督一員總領，每五千人，以都指揮一員領之，指揮把總分管有差。嘗令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自後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大同參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遣都指揮李鐸等往，財賂方入穹廡，而敵騎已至關口，權遣通政王復等，不得定約而還。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理固不可和，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成，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若大修武備，相機戰守，

則彼欲不得逞。上皇必還矣。移文詰責貴。

固君心能委任全賴安瑛

初京師戒嚴。太監興安金瑛召廷臣開計。成山侯王通請挑京城濠。安鄙之。徐理倡言南遷。瑛叱之。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一處死。有言遷都者。上命必誅之。逸史曰。北兵震撼。一時文武將。無任張皇。而內臣如瑛如安。乃不爲浮議所搖。惟輔其君。委任于謙。石亨輩以戰守之務。卒之危而復安。使非二人堅定以固帝心於內。雖外有于謙數百輩。亦無如何矣。

寧受縛敵隳兵重安社稷

土木之敗。太監喜寧降於也先。數教也先擾邊。毋送上皇還京。上皇與袁彬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誓與俱。密書繫誓辭間。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領誓。誓抱寧大呼。俊縛寧至京。誅之。自寧既誅。敵失嚮導。乃亦願兵。撤回擾邊兵馬。罷職請和。帝外倚于謙。內信與安。狡寇危城。不動聲色。卒令社稷危而復安。天下亂而復治。

亟賑飢輟尙膳恩待臣民

徐淮飢。帝命僉都御史王敏巡撫兩淮。適山東河南流民猝至。敏不待奏報。大發官儲賑之。全活數百萬人。帝先聞淮上飢民疏。馳曰。百姓其飢死矣。後得敏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于謙以病在告。遣與安視之。見謙自奉簡朴。歎息以聞。帝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給。至輟尙膳醢醬蔬菜爲賜。

大不是據兄位不思迎復

時也先令知院阿剌爲書請和。許迎上皇。禮部會奏。遣使迎復。帝御文華殿。諭羣臣曰。朝廷因通和境事。欲與寇絕。卿等屢以爲言。何也。吏部尙書王直曰。上皇蒙塵。禮宜迎復。必乞遣使。

帝不擇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于謙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遣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陳建曰：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俾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細，惟不欲奉迎英宗，只此一事大不是。

遣李羅通書幣止講弭兵。

時羣臣出文華門，與安復傳旨云：爾等固欲答使，孰爲文天祥富弼乎？王直厲聲曰：朝廷人爲朝廷使，孰敢不行？既而以禮科給事李實爲禮部侍郎充正使，羅綺爲大理少卿充副使，遣書脫說不花可汗，降書諭也。先阿剌各遣白金文綺，書曰：往年奸臣滅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可汗尙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出師，念民皆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恐逆天，近阿剌奏言，各路軍馬，約東回營，是有畏天之意，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爾天心，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驚白內閣，遇與安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北使行。

幸也先圖好名樹恩空質。

李實等至也先營，言來迎之意，也先曰：皇帝教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皇帝留在這裏，是個閒人，我迎你，每千載之後，只圖個好名兒，你每回去，交差大臣來迎，如今送去，輕易了，遣右丞把禿同實赴京，實奏討使臣奉迎，文武大臣懇請遣使，俱不許，陳建曰：使當時急於奉迎，則彼必以爲我所重在此，彼必挾留爲質，如宋徽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惟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漢高分羹之謬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也。

楊善來皇帝去筮驗全寅。

李實未返，北主說脫不花，亦遣使議和，都御史楊善請行報命，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也先見善至，反覆辨論數千百言，也先喜，許送上皇還，平章昂克問何禮物來迎，善曰：「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貪賄歸上皇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引善見上皇，即設宴請上皇至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侍，也先令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體。」也先顧善曰：「中國好禮數，伯顏亦設宴餞行，又與使臣餞行，及駕起，也先率衆頭目送，可半日許，羅拜而別。」伯顏護送至野狐嶺，慟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令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山西安邑人全寅，少醫，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客遊大同，上皇在北，陰遣人命鎮守太監，要當問寅，寅遂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潛龍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泱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位，午，火德之正也，丁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故曰大吉，自迎復及後復辟，其言皆驗，上皇復位，授寅錦衣衛百戶，楊善，字思敬，太興人，誠忠敏。

不郊迎，止朝賀，南宮鎖鑰。

上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議迎復儀注，胡濙引唐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成陽，備法駕，望顏樓，上皇降樓，撫肅宗泣，辭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太簡，帝曰：「慮賂狡寇計，故簡其禮。」上皇遣使詔諭避位，免羣臣迎，百官迎於安定門，上皇自東安門入，帝迎拜，上皇答拜，各遂授受意，遷讓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羣臣隨至南城，請朝見，不允，命靖遠伯王驥守備南宮，旋值上皇萬壽節，羣臣請朝賀，不許，明年正旦，百官請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後給事徐正請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鎖宜灌鐵，以備非常，帝怒，謫戍，然城南鎖鑰，實已伐樹增城矣。

究遺刀伐高樹更易儲君

太監阮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住藍蓮溝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鑲袋及東刀貽之。堯偶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解衣蹴鞠。忠見刀鑲袋非常製。醉以酒解袋刀以告變。謂南宮遺刀求外應。帝怒殺浪堯。窮治不已。忠求葢於全寅。寅曰：是大凶兆。忠乃癡狂。學士商絡以忠狂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事得寢。御史高平言城南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上皇長子見深。已立爲太子。至是廢見深爲沂王。出就沂邸。立子見濟爲皇太子。

濫陞賞賜金銀。珖疏先發。

帝欲易儲。恐羣臣不從。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自公孤而下。爲太保若十人。附會者卽得美官。陞賞太濫。時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尙書之議。噴內閣諸學士。各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玠。思明土知府瑯虛兒也。瑯老。子鈞襲。玠謀奪之。夜馳入瑯家。支解瑯父子。巡撫李寰疏聞於朝。置獄當死。玠知帝欲易儲。無人先發。遣千戶袁洪赴上疏。請易太子。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令釋玠罪。予官都督。

齊署名徒頓足半跪陳循

時廷臣集議。太監與安厲聲曰：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於是禮部胡濙等上言。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陳循草簡。已與衆將覆奏署名。吏部尙書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名。奏上。見深廢而見濟立。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豎彘耶。吾輩愧死矣。陳循字德邁。號芳洲。王直字行儉。皆秦和人。

愧金英陽不知東宮生日

初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可愧死矣。

于少保膺委任，何獨緘唇。

兵部尙書于謙，以固安之捷，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薛應旂曰：易儲之舉，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高岱曰：謙之失，在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

廖莊奏同綸疏，同時杖獄。

時所立皇太子見濟卒，大理少卿廖莊上言：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於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不報。後莊至京，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著實杖八十。謫邊遠驛丞。御史鍾同，嘗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同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綸上修德彌災十四事。其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復汪后於中宮，以正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大本。疏入，帝大怒。時已誤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逮拷訊，並鍾同逮治。逼令誣引大臣，並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會黃沙四塞，殺其獄。復拿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鎖於獄。廖莊，字安止，吉水人。諱恭敏，章綸，字大綸，樂清人。諱恭毅，鍾同，字世亨，水豐人。

請立儲，各異議，建擇紛更。

帝不豫。儲位未定。中外憂懼。都御史蕭維禎集御史會稿。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奏上不允。云待十七日視朝。識者謂擇之一字。非復立意矣。

景不起。儲位虛。自當復辟。

高岱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景帝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英宗而他求君者哉。

關弁輩。圖富貴。迎駕奪門。

時百官議。候十七日視朝。懇請復舊太子。而武清侯石亨。知帝病必不起。念請立東宮。不如請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軼張輓。左都楊善。副都徐有貞。以南城復辟謀。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皇太后。通報於南宮。許焉。會邊吏報警。有貞曰。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計定。至十六日既暮。會於有貞宅。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與亨。就往會吉祥及善等。收諸門。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兵既入。仍鎖門。時天色晦。亨。惶惑。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奪門迎上皇復位。後天順中。帝與大學士李賢。言迎駕奪門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帝不諱。陛下復位。羣臣誰不願請。門何必奪。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事泄。此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帝曰。然。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谷應泰曰。暮夜偷皇。驅車踐位。逼景帝於彌留。假關弁於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終。石亨。渭南人。有貞。初名。埋。字元玉。吳縣人。封武功伯。

使睿皇十六夜。南城無報。

俟竇天請復位。順應天人。

先是石亨張軫十四日夜會有貞宅謀復辟事。有貞曰：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軫曰：一目前已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至十六日既暮，亨等復會。有貞曰：得報矣。是夜即納兵薄南宮。後李賢對曰：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與。帝驚問故。賢曰：景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安用如此勞攘。

不記得伯顏營思歸守墓。

初，李實通書幣於也先，讀聖書畢，引見上皇於伯顏帖木兒營。實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將有衣服來否。實曰：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此亦細故，但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倘得歸，願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俱泣下。

更忘了玷宗廟，羞見羣臣。

上皇初迎復至京，遂居南宮。羣臣隨至宮請朝。敕諭曰：朕以眇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羣臣，所請不允。

撞門入，燭下出，倉皇登輦。

亨軫有貞等薄南宮，鐵鎖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毀垣，門啓，亨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曰：爾等何為。衆俯伏合聲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至，掖上皇登輦以行。

諭門者叱武士鐘鼓齊鳴。

上皇登輦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繫，衆掖升奉天殿，舉前行者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卽升座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於衆曰：「上皇復辟矣，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衆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哥哥做好。」

改天順，革帝號，稱郕諡戾。

景帝八年正月十七日，上皇復位，詔改八年爲天順元年，廢景泰帝，仍爲郕王，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郕王薨，諡曰戾。

歸西宮，升遐日，史少明文。

時令郕王仍歸西宮，谷應泰曰：「英宗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況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

羣報怨，誣迎立，勸無顯跡。

承風旨，二字獄，事恐無名。

初，儲位未定，中外藉藉，謂王文于謙遣人賣金牌符敕，取襄王世子去矣。至是帝復辟，卽下文謙等於獄，以其迎立外藩也。所司勸之無驗，于謙愆行實曰：「英宗光復寶位，天與人歸，石亨輩假奪門復辟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所司勸得金牌符敕，見存禁中，則無顯跡；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文反覆力辨，謙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蕭維楨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獄具，帝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乃斬謙與文於東市，籍沒其家，妻

子成邊。

國再造。主生還。功忘瓦注。

黃瑜曰：于謙之意，謂必圖迎復，則敵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鬻足，故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而上皇之歸，實補與於此。明紀稱于謙有再造功，谷氏曰：英皇生入玉門，不感生還，反疑于敵，謙死東曹，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萌禍機。因一語。國重君輕。

明紀曰：上北狩，廷臣問主和，于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谷應泰曰：南遷不行，然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君國皆存，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

曾自悔。不燭姦。陷由王振。

初，李實見上皇於伯顏營，上皇曰：朕非爲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實問何以寵王振以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

障私情。旌忠祠。塑像招魂。

土木報至，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有謂今陷敵中，反爲敵用者，振族黨坐誅，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術武學，至是振黨以聞，帝大怒，諱言樊忠殺振，曰：振爲敵殺，朕所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額曰旌忠祠，鄜以傳曰：自北狩迄南宮，皆振誤之也，反責言者過實，復官塑像，胡爲私情所障若此也。

任恣橫。官腹心。好人貶戍。

時石亨張軫等恃功恣橫，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旺彥敬入侍文華殿，帝問誰，亨曰：「臣之心腹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贊善岳正，帝以王翔龍召見，特用之，諭正曰：「今用汝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正出赴閣，遇亨等入，愕然曰：「何以至此？」亨軾已不平，比入見，帝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問為誰？」帝曰：「岳正。」亨等陽賀，帝曰：「但小官耳。」亨曰：「始試之，果稱職，未晚也。」帝默然。正亦數言內臣武臣權過重，帝領之，會承天門災，命正革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指為謗訕營內，批貶欽州同知，兵部陳汝言復中以私事，逮下獄，謫戍肅州。岳正，灤縣人，諱文肅，字季方，王翔龍山人。

誣排陷獄御史羅織朝臣

御史楊瑄，勸石亨曹吉祥家人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帝頗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盛怒，欲罪之，帝不許，亨出兵歸，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謂有貞賢主使排陷，御史張鵬周斌，又交章劾亨不法，亨訴帝，謂鵬乃已僇兇豎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為永報仇，帝悉收十三道御史下錦衣獄，究主使之者，錦衣指揮門達疏言：「都御史狄九疇，阿附有貞賢，職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帝命逮有貞賢九疇等於理，會是日大風雹，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京師震恐，乃降有貞等參政，鵬瑄從未減，戍邊衛。楊瑄，字廷獻，豐城人。」

王府第鎖定侯福因滿敗

先是帝使工部為亨營第，至三百餘間，帝登翔鳳樓，恭順侯吳瑾侍，帝指宅額問，瑾曰：「必王府耳。」帝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孰敢？」帝顧太監裴當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帝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普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也。」谷應泰曰：「曹石適天之幸，私為己功，吉祥蒙福趙之助，亨彪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

封侯伯。屢召還。逆以疑生。

以石彪爲大同總兵。擊寇磨兒山。斬犯禿王。以功封定遠伯。召還。明年。又使彪往。敗敵於楚馬澗半坡墩。斬鬼力赤平章。又召還。進封侯。北使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彪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遂爲流言。稱彪有異志。帝固疑彪。屢召還。彪陰使人詣闕。乞留爲鎮守。帝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亨。帝猶念亨功有之。惟罷其兵。亨懷怨望。遂有逆謀。

童瞽目。煽妖書。石人不動。

石亨稍見疎斥。私語盧旺彥敬。欲爲逆謀。會替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今石彪在彼。異日以彪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遂請以盧旺守裏河。

結都司。周除代。事幸無成。

李來寇延綏。帝命石亨往禦。童先又力勸亨。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帝罷亨兵權。亨謀益急。事露。其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於市。其黨先等俱坐死。

接連著。曹從子。興心魏武。

方石亨之敗也。帝命由亨冒功以進者。許自首革。曹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意不自安。客有馮益者。吉祥從子。昭武伯。飲問曰。古有官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飲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吉祥與飲陰蓄異志。

因戒諭約味爽犯關稱兵

錦衣百戶曹福來，曾役曹欽家。欽慮其洩，鑿楚瀕死。御史疏劾欽，帝戒欽曰：「速改過，不悛無赦。」又下諭廷臣：「無有專縱似欽者。」欽以石彪得罪，亦先詔戒諭。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爲石彪積矣。」會遣懷遠伯孫鏗兵部尙書馬昂統軍西征，擇吉日味爽出師。欽約兄都督鐸鏗、弟鉉，分勅降丁死士，期味爽朝門開，擁殺鏗昂，奪門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

瑾發奸孫討亂趙榮躍馬

曹欽謀定，以其夕飲降丁酒。酒半，夜二鼓，孫鏗與恭順侯吳瑾持漏朝房，指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告變，瑾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鏗開上。宮中聞變，執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四鼓，欽合番漢五百騎至東長安門，時禁門不開，欽往來嗚呼。味爽，鏗令其子軌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厚賞，兵稍集。鏗曰：「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千金，皆曰諾。」鏗督諸軍先登，工部尙書趙榮披甲躍馬，奮呼於市曰：「好漢皆從我來，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從者數百人，瑾分道迎擊，爲欽所殺。孫鏗，康勝州人，諡武敏。

入朝房更縱火鏗戰朝門

欽見門閉，知事泄，卽馳斬指揮遠某，碎其屍。又以都御史寇深會疏劾，欽馳入西朝房，斫深身爲兩。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聞戶外洶洶，驚出，一人斫賢肩，傷耳，頃欽持遠某頭來，執賢手曰：「今日直爲此激變，可爲我草疏進上。」賢索紙爲草疏，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啓，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岸磚以壘門。味爽，孫鏗之東安門，欽退屯東華門，鏗接戰，自辰至午，擊斬鏗。欽還駐東大街，相拒至酉，鏗以百餘騎馳突，鏗發神臂弓射之，斬鏗。欽還及勅陽門不克，走安定東直齊化門，門盡閉。鏗督兵與戰，馬昂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又集鏗戰。欽投井死，屠其家，親黨同謀盡死。明日，磔吉祥於市。

曹賊誅詔天下方纔悔恨

李賢奏言：曹賊就誅，此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又言治朝必開言路，惟姦邪之臣，必欲塞之，以肆其非。帝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咸使聞知。谷氏曰：英宗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爲不勝其悔也。

寵門達幸揚暄得救賢彬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恣橫羅織，人莫敢言，惡指揮僉事袁彬，實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謀排去之，乃推彬陰私數十事上之，帝不以彬沮法，諭曰：從汝拿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有采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恨，並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帝令達速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伴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請著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

前五載權下移猶然正統

帝復辟，在位又八年，前天順五年，制於曹石，有同王振，嘗於便殿，屏人語李賢曰：爲之奈何，賢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帝曰：非不自斷，但依之則悅，不從便佛然見於辭色，賢曰：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勢自消。

後三年任文達行事攸分

天順元年。帝即位。倚任李賢。入閣辦事。然帝猶爲曹石所制。賢不得行其志。自曹石既誅。帝躬親政務。凡章奏疑難。人才黜陟。悉以咨之。賢亦竭誠奉公。知無不言。雖數罹讒口。帝獨不疑。故天順末年。號稱治平。陳建曰。英宗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大相徑庭。李賢。字原德。鄧州人。謚文達。

純皇帝成化初頗多善政

英宗崩。太子見深即位。改元成化。是爲憲宗純皇帝。帝位青宮。少經廢立。天資仁恕。練達情理。故成化初年。善政多端。

事兩宮議合祔母后回心

帝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生母周娘娘爲太后。大學士李賢曰。宜遵遺詔。彭時曰。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入請命出。傳周貴妃旨云。無子不得稱太后。宜德自有例。彭時曰。宜德問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宜兩宮同尊。時再請命出。曰。上位再三勸諭。已允矣。李彭草詔。於錢太后加慈懿稱。而周貴妃止稱皇太后。後錢太后崩。命議葬所。大學士彭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夏時曰。慈懿無子有疾。宜別葬。時執不可。帝召內閣面議。時曰。合依正禮。帝曰。但與周太后有礙。商輅曰。不合葬。則人心不服。帝曰。合葬固是孝。恐因此失聖母心。時曰。今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帝猶不允。時曰。臣等具本言之。乞皇上申勸聖母。疏入。內批仍欲別葬地。於是時等帥百官伏文華門殿哭不起。聲聞於內。帝感動。母后亦悟。傳旨如前議行。百官歡呼動地。

復帝號憐謙忠眞爲盛德

帝欲復景泰位號。命內閣議。商輅舉手加額曰。此堯舜之盛德也。明日。敕諭羣臣曰。朕叔處王。戴難保邦。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朕成先志。其處

王可仍舊皇帝號。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少保于謙子。上疏訟父冤。帝憫之。復謙官。遣行人祭其墓。復冕世襲千戶。祭文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歎。商輅。淳安人。字弘載。號素庵。諡文毅。明三元惟格。

旌秦紘竄門達。頗覺英明。

時秦府旗校橫肆。巡撫秦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帝逮紘下獄。命賸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帝親閱。嘉歎。詔釋紘。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英宗時。指揮門達。恃寵大興羅織。官校緝事。所至狼藉。至是言官劾之。謫戍煙瘴死。

恰十年。彭商去。萬劉秉政。

成化初。彭時商。格秉鈞內閣。賢士滿朝。天下傳爲美政。至十一年。時卒。格致仕。以萬安入閣預機務。又以劉吉爲大學士。二人惟以囑託食賄爲事。安認帝所寵萬貴妃爲同宗。多結奧。炎爲授。吉與外戚萬善相結。附上罔下。朝事不可問矣。彭時。字純道。號可齋。諡文憲。安福人。

劉千斤。李鬍子。蹂躪襄鄖。

荆襄上游爲鄖陽。鄖地多山。元末流賊聚入爲亂。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有劉通者。膂力過人。縣治門有石獅子。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爲劉千斤。正統中。潛住襄陽房縣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千斤糾合舉事。據海溪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爲羽翼。衆數萬。劫襄鄖境。命撫寧伯朱永。兵部尙書白圭討之。都御史王愬會師並進。生擒千斤。磔於市。後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有千斤餘黨李鬍子。復倡流民爲亂。僞稱太平王。荆襄南陽。爲之騷然。命都御史項忠討之。擒李鬍子於竹山縣。俘斬無算。遠還鄉。

者四十萬人。項忠，字
蓋臣，嘉善人，諱襄毅。

兩廣亂固原反盜賊竄起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疊嶂，中有水曰潯江，夾江皆峻山，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諸蠻以此爲奧區，景泰中，獠渠佞大狗倡亂，修仁荔浦平樂皆應之，攻陷郡縣，守吏不能制，天順中，益縱恣，詔能捕大狗者，予金賜爵，竟不可得，至是蔓延廣東高雷廉之境，所至殘燬，兩廣守臣皆待罪，乃以都督趙輔參政韓雍率兵討之，初，太祖平陝西，元部落把丹歸附，授平涼衛千戶，號土達，成化初，把丹孫滿四招納亡命，巡撫陳介檄平涼指揮滿瑞捕四，四遂劫瑞，集諸土達叛，入石城，其徒尊四爲招賢王，散劫甘州，旋攻固原千戶所，遠近震駭，敕介同寧遠伯任壽，延綏巡撫王銳各率所部兵討之，竄起註下，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斥二王出四諫外庭無人

給事王徽王淵以太監牛玉驟進奏請立后，乞寬諸法，因斥內閣李賢阿附權豎，中藏奸詐，奏入，逮下獄，俱謫遠州判官，修撰羅倫劾李賢奪情起復，降副提舉，編修章懋黃仲昭莊景，因諫張燈賦詩，俱外補州縣，時稱翰林四諫，太監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刑獄，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帝命章昌傳之，恩曰，倘外庭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尙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訊曰，弟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庭之無人也，捷錄曰，憲宗自即位以來，災異迭見，盜賊竄起，此正早夜惕勵，皇皇求言時也，顯二王遠斥，四諫外補，自是天下皆以言爲諱矣。

進淫巧信梁芳官多傳奉

太監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黃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致數千人，如李汝省繼曉，皆芳所薦引。尤尊顯用事。

售祕術寵繼曉欺誑貪淫

僧繼曉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黃緣梁芳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善世，賜美珠十餘，金寶不可勝紀。復言於帝，發內庫銀數十萬兩，於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大創佛寺。書小帖賜圖書靈由符水。

有李汝省者，嘗爲吏，坐贓事發，巡按楊守隨逮問充軍。汝省逃至京，黃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大常寺丞，守隨還朝，劾汝省不宜典郊廟祀，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

庇儉王怒言者多姓書屏

主事周翰以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等八事。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宵小干政，妖僧蠱惑，愛庇儉王，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祕密，帝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

罪彭韶獄林俊並連張獻

外戚周戚與民爭田，詔刑部郎中彭韶往勘。韶歸奏曰：田本民有，安可別給。且民者國之本，以民田給貴戚，不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獄。道經震一時，員外林俊疏言妖僧繼曉欺罔聖

聽。蓋大鎮國永昌寺。工役不息。人怨日興。不新繼曉。禍不可言。然嚴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天下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臣何忍畏死不言。疏入。下俊獄。後軍都督經歷張獻疏救。並達赴獄。時言路久塞。臺諫不敢出一語。俊獻直聲。由是震天下。

幸懷恩免冠哭。救了殘生。

林俊下獄。事且不測。太監懷恩諍曰。自古未有殺諫臣者。帝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俊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視。恩免冠號哭曰。不能復事陛下。帝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詔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疾不起。帝遣醫調治。俊與獻乃得杖謫遠州。林俊。字待用。莆田人。諱貞肅。

三閣老。六尙書。紙糊泥塑。

時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皆為天下所輕。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者。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諸人不一語諫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之謔。

王三原。獨切直。忠義斯人。

尙書王恕。屢上疏切直。太監懷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王恕。諱端毅。字忠貫。三原人。

李子龍。憩御牀。造袍舉事。

山西僧侯得權。俊秀類小宮監。狎遇道士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李子龍。所至誑惑。入京住內侍韋舍宅。含妻以義女。時輒宣侍入內殿。憩息御牀上。諸內侍皆禮為佛。刺事官校。竄入投禮。

得聞約束。以八月舉事。搜捕獲所遺黃袍冠笏。乃伏誅。

黑背見西廠設豬獠恣橫

汪直者。大藤峽獠蠻也。獠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爲昭德宮內使。尋掌御馬監事。年少黠諂。帝寵之。李子龍誅後。帝銳意欲知外事。選錦衣官校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於東廠。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外事。方言巷語。悉采以聞。直由是羅織肆虐。恣橫無忌。先是黑背見。有物如犬狸。其形如風。密室亦到。至則人皆昏迷。輒能傷人。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刀張燈以自防。未幾。西廠立。汪直偵使。或南或北。倏忽不測。大臣多被僇。人以爲黑背之應也。

寄耳目於羣小。韋瑛吳綬

錦衣衛百戶韋瑛。故無賴。汪直任用刺事。縱肆食暴。如通政方賢。瑛執下獄。郎中樂章使安南還。武清廣西勘事還。布政劉福起復至京。瑛皆執繫之。無端羅織。數起大獄。有千戶吳綬。頗工文詞。從直營求書記。直因以綬能文事。進於帝。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綬承直意指。多所誣陷。備極拷掠。臣民悚怖。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刑網太密。人情洶洶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保無意外。疏入。帝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也。輅曰。直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守備。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留守大監。直輒收捕。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帝命去西廠。

頌汪闖。唾繒億萬世堪行

御史戴縉言。大監汪直。營奸剔弊。允合公論。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帝悅。縉九年不遷。以觀進。故頌直也。御史王億言。汪直所行。不獨爲今日法。且可爲萬世

法天下開而睡之。帝以籍
傳言，復西廠，命直仍刺事。

代報怨二十杖拖連科道

遼東巡撫陳鉞，先爲山東布政，與巡撫牟俸有隙。汪直奉使至遼，鉞獲僕從中，朝夕趨侍。直喜，乃爲鉞報怨，會俸至京，直遽逮下獄，吳綬拷掠，誣受財枉法，謫戍。於是宣上諭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綏無術，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鉞默不言，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濟等二十九人，各廷杖二十。

馬端肅項忠毅謫戍除名

時遼左諸衛，藉海西之勢，合兵入邊，朝廷以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巡撫陳鉞行事乖方，文升節制之，鉞譖於直，會給事張良勳激變屬部，逮至京，鉞賂直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寇邊，直遂奏文升妄啓邊釁，下獄，謫戍重慶衛，兵部尚書項忠，素不睦於直，直銜之，忠具疏，偕九卿劾奏直，吏部尚書尹旻報之章瑛，與吳綬戮東廠官校，發江西指揮劉江黃賓事，誣構忠，直又使結事郭鏡等論忠違法，忠廷辨慷慨不少屈，竟坐除名。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諱端肅，項忠，字蓋臣，嘉善人，諱忠毅。

愧旻越競趨承六卿屈膝

吏部尚書尹旻，僧諸卿欲詣直，遇左都王越，私問越跪否，越曰：寧有六卿跪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叩頭出，及旻入，相率諸卿，亦叩頭出，直大悅，旻出，越見旻問之，旻曰：吾效耳。

命監督仗兩鉞挑釁邊塵

遼東巡撫陳鉞，說汪直立功垂久，於是虛張邊警，言女直欲糾三衛入寇，帝命總提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賂賞時女直來貢，誣以窺伺，掩殺之，遂進兵，掩其不備，焚其虛帳而還，遼東倉庫存積錢糧，耗費一空，女直於是復仇邊邊，所至殺掠洩忿，鉞悉阻前賞，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帝皆不聞，乃諭功，擢鉞右都，尋任兵部尚書，命直監督十二團營，加祿米三千石，直又同尚書王越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瞭敵營所在，嬰據男婦百七十，以大捷聞，諭功，加越威寧伯，北兵因威寧海子之怨，連歲深入，邊城橫遭荼毒，皆汪王邀功啓釁所致也，有中官阿丑者，善佞諧，每於帝前作院本，作直持雙斧趨殿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帝微哂而已，王越，字世昌，謫襄敏，滑縣人。

討安南 幸本兵調軍匿籍

安南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講討之，汪直獻取安南策，傳旨索水樂中調軍數，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乃寢，程篈墩曰：汪直東搆怨於女直，北挑釁於威寧，使彼邊志，安南安危未可知，本兵協力沮止，社稷福也，子俊，字士英。

使西洋 幸大夏檢案停行

時朝廷好寶玩，有言宣德間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郎中劉大夏先入檢得，否之，都吏檢三日不得，大夏終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止，尚書項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大夏笑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舊案雖在，亦當毀之，尚足追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排大夏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

幸阿丑扮醉人 寵褒譎諫

中官阿丑，有東方朔譎諫之風，嘗作劇，扮醉人醜酒，一人伴曰：某官至，伴鳥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

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巧
富風俗，而直寵自是漸衰。

調南京因陵軋困頓孤燈。

時汪直監督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巡撫郭鑑奏直與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愼事。帝遂調直南京御馬監，方直貴盛時，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匿，直困頓仰臥公館，孤燈焚然，有和州裴泰，向供其甚肅，適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且日參，得馬夫足矣。

廢吳后寵萬妃戎裝男飾。

萬貴妃警敏，善迎合帝意，先侍帝於青宮，即位，遂專寵。帝廢皇后吳氏，六宮希得進御，妃生子一人，未期而薨，妃亦自是不媿，而帝之愛不弛，每侍宸遊，妃戎服男飾以從，帝益愛之，凡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妃主之也。

昭德宮召皇子紀后冤魂。

帝妃紀氏有娠，萬貴妃知而惡之，百方苦楚，帝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瘖報，遂生子，即孝宗也。貴妃子卒，內官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貴妃云：何獨不令我知，具服進賀，擇日召子入昭德宮，徒紀於永壽宮，紀妃有疾，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遂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病卒之狀，蓋不能無疑云。

廿三載行的事三椿弊政。

帝在位二十三年，捷錄曰：憲宗弊政有三，一杜塞言路，二委任宦官，三崇信佛老，成化之治所以不純者，皆由此也。

好相臣進房術小篋疏盈

內閣萬安結萬貴妃兄弟以固其寵。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與安爲腹心。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後帝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孝宗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語。遂被黜。

敬皇帝震泰山得安儲位

憲宗崩太子佑楹即位。改元弘治。是爲孝宗敬皇帝。初憲宗有易儲意未露。會泰山震。欽天監言應在東宮。憲宗意遂已。

納直言賴老伴紹祖登宸

帝爲太子。內官覃吉。知大體。通書史。輔東宮。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政。盡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呼爲老伴。嘗念高王經。言至。駭曰。老伴來矣。以孝經自攜。見畏如此。大學士邱潛。言太祖開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皇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天殆欲陛下紹祖烈祖也。

阿附黨妖佞臣同時放斥

帝在東宮。知少師萬安少保尹直之奸。故即位後。卽屏阿附之黨。安直相繼罷黜。妖人李孜省。妖僧繼曉。原籍爲民。尋伏誅。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皮邊。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革職。追奪。斥佞登梁芳。往孝陵司香。妖佞之臣。放斥殆盡。

召懷恩起王恕謀議咸聽

憲宗時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鳳陽。帝即位後，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於帝，請去安而用恕。遂召恕爲吏部尚書，科道文章保薦恕宜入內閣。帝曰：「朕用秦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任內閣邱文莊徐劉李謝

禮部侍郎邱濬，自帝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帝覽之，謂有裨政治，賜金幣，遂進尚書，尋兼文淵閣大學士，特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濬明體達用，真然爲一代文宗。卒諡文莊。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內閣，特被眷注。溥安靜誠信，時稱有休休之度。健敢於任事，正直不私。東陽工於文章，疏草多出其筆。遷直亮明斷，不阿不激，所以成弘治十數年之治也。邱濬字仲深，瓊山人。劉健字希賢，洛陽人。諡文靖。徐溥字時用，華亭人。諡文貞。謝遷字于喬，號沐齋。諡文貞，餘姚人。

進羣賢爲卿貳何馬楊彭

以何喬新爲刑部尚書，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彭韶爲刑部尚書，錢確菴曰：「孝宗政本之地一清，而羣賢並進，王恕位冢宰，而何馬楊彭俱爲卿貳。」喬新字廷秀，廣昌人。諡文肅。彭韶字鳳儀，諡惠安，莆田人。

聽儲嚙舉遺才五人起用

主事儲嚙，上疏薦舉遺才，先是中書丁璣，主事張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嚙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南，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帝付吏部，皆起用。儲嚙字靜夫，號榮城，諡文懿，泰州人。

晚年來倚大夏第一名臣

兵部尚書劉大夏，帝晚年特加倚任，時召議政，大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每入奏事，帝轉首左右顧，侍臣即退避，奏畢復來侍駕，一日，大夏對久，欲起不能，帝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某於政事外，未敢輕易毀譽他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某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敢蔽賢耶，大夏，字時雍，號東山，謚忠宣，華容人。

經筵上納箴規不拘顧忌

帝御經筵，對講官皆呼先王而不名，帝屢遊後苑，侍講王鑿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帝悟納之，召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一日，輔臣入見，言及日講，劉健曰：昨李榮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帝微笑曰：他字也不妨，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尚有顧忌耳，王鑿，字濟之，號守溪，吳縣人，諱文恪。

煖閣中袖疏奏計較先生

帝每經筵罷，即召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羣臣奏本付溥等，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議定，以次陳奏，帝從容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有事關重大者，屢御煖閣，袖出其疏以示溥等，反覆商閱。

賚寶鈔賜白金命無朝謝。

時經筵初開，講官程敏政等侍講畢，賜宴及寶鈔有差，湛恩稠益，敏政詩以紀之。帝召劉大夏及都御史戴珊曰：「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敢以賄賂通乎？」各賜白金一錠，曰：「小佐爾廉，命不必朝謝，恐愧公卿。」

辭揭帖設關操誣鑿宮門

帝命劉大夏事有當行當罷者，可寫揭帖進來。大夏曰：「不敢。」臣以揭帖進，上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事之可否，陛下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帝稱善。帝欲於近畿地方圍操人馬，為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恩祖宗，亦即此意。縱將保定兩班軍萬人，發回衛圍操，乃有造飛語帖宮門，以誣大夏者。」帝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爲此耳。」

理邊儲聽告報充盈倉貯

時北邊倉場告乏，命劉大夏整理糧草。大夏知北邊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若干，每石給官價若干，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準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不兩月，倉貯充盈。蓋往時有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準告報，故中貴子弟爭相爲市，其利踰倍，自此法立，有糧草之家，得自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糶，無處得買，數十年來，無此良法。」

減軍夫裁供奉利溥仁人

詔修清寧宮，令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大夏請減去十分之五。帝命內閣傳旨切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帝納其言，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

帝語大夏曰：御馬監光祿寺，繁莫甚於二曹。大夏曰：光祿日辦頡費，殺牲數百，既損民財，又虧愛物之仁。上爲惻然，即敕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祿卿艾瑛歎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金錢八百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釋夢陽罪壽寂懽忻中外

戶部主事李夢陽疏言：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其六曰貴戚驕恣之漸。指后弟壽寧侯張鶴齡也。疏上，后母金夫人與鶴齡泣訴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金夫人求加重刑，帝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請，帝徑批復職。他日遊南宮，二張侍酒，皇后金夫人亦在，帝獨召大張肆語，左右莫聞。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後劉大夏奏事畢，帝曰：近來外議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權呼，帝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語涉皇后，不得已下之獄。鎮撫司本上，左右請杖釋之，朕揣此輩欲得重罪致死，以快宮中之怒，朕故不合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此陛下堯舜之仁也。夢陽，字獻吉，別號崑崙，慶陽人。

却承華許茂烈疏類陳情

承華，太子宮名，少保尹直，以佞見斥，致仕後，復上太子承華箴，以求見用，帝却之。御史陳茂烈乞終養疏曰：臣父善祥，早喪，母張氏，疾病連綿，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語甚悲切。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耐，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母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疾病獨自呻吟，藥餌難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君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慮也。帝憫其情，特許終養。從信錄云：此疏一字一點血，可與陳情表並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

用一哲雪民冤霜飛六月

命王哲巡按江西。時天旱，哲錄繫囚，出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民有女奴逃，其仇指爲故殺，哲密訪女奴得之，民得不坐。有大家被盜，誣所怨者，賂鎔守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民爲之誦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服嗣獠新太守孔聖兒孫

以孔鏞爲田州知府，蒞任三日，嗣獠倉卒犯城，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祇慮以朝廷恩威耳。衆難之曰：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行。獨乘一馬往，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至嗣獠有所言，當導我，賊導以行。既至，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衆等來參見，衆問鏞爲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孔聖人兒孫耶？曰：然。賊羅拜。鏞曰：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徒教死耳。前官動欲討汝，我今奉朝廷命，作汝父母官，若能從我，當宥汝罪。若不從，可殺我。衆錯愕，伏地曰：公誠相恤，不復擾犯，迄鏞終任，不復出。

書手勅用武臣親爲黜陟

召劉健等至平臺，出諸營提督官本，各擬去留。帝出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驪，惠安伯張偉本，令擬旨留之。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準辭退。健等曰：衆論極當。帝又曰：新寧伯譚祐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領遠侯顧溥代之。即令撰手敕，帝書之。健等曰：邊方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

推赤心待臣下父子家人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得，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公同年好友，獨不爲我一言乎？會帝召大夏議事，舉因言珊有病乞休，出於實情，望皇上憐而允之。帝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

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忍捨朕歸乎？大夏語彌，彌泣曰：吾不得還矣。陳建曰：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家人父子之情，藹然言表，宜諸臣之感泣也。戴珊，字廷珍，浮梁人，諡恭肅。

却貢獻鮮嬪妃善承先志

西域貢白鸞，保定獻白鴉，各命却之。帝與張皇后情好甚篤，終身鮮近嬪御。尊母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奉安神主，鄭曉曰：悼念孝穆，而別祀奉慈，保護故妃，昭德宮萬氏，而不念舊惡，善體先志，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議禘廟遵福制尤愜人心

初，成化錢太后崩，彭時等已有周太后禘廟之說，至是周太后崩，上尊諡爲孝肅睿皇，后，帝召輔臣議禘廟，劉健等言：先年奏議，已定合禘廟，配享英廟，其實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有三后，並附者，帝曰：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何敢忘，但一人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母立正宮，我朝祖宗，惟一帝一后，今若並廟，乃從朕境起耶，卿等其詳議之。吳寬議曰：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追尊附祭，雖出至情，實爲非禮，不足爲法。衆從其議，疏入，帝曰：孝穆紀皇后，朕生身母，別祀於奉慈殿，今祀孝肅周太后於奉慈殿中室，奉孝肅紀太后於左，中外翕然，稱得禮焉。吳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諡文定。

惟只有劉棉花牢籠言路

先是內閣萬安尹直罷去，大學士劉吉，盧科道彈劾，傾身阿結，昏夜欵門建言，超遷科道，擢以不次，自是莫有言者，侍讀張昇疏吉十罪，謂吉深結科道，柔佞取悅，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

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宜承譴斥。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爲劉棉花。以其愈彈愈起也。

苦書生披肝膽。冤謫石城。

四川鄭智。初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爲庶吉士。卽疏言萬安恃權怙寵。劉吉附上罔下。尹直挾詐懷姦。至無廉恥。皆小人也。致仕尙書王恕素志忠貞。王妣秉節剛勁。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皆君子也。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疏上不報。嗣安等罷。而吉當國。使魏璋劾湯肅。入智名。下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無所曲撓。謫廣東石城吏目。其辭朝。有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之句。

坐妖言害湯劉茂仁並獄。

先是萬安等在政府。嘗語御史湯肅。朝廷不欲開言路。肅卽以其言劾之。已而安置免官。劉吉獨留。吉使客徐屬。哈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肅。肅家壽州。知州劉概遺書。言少一人騎牛背上。陷澤中。肅左手抱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之而上。人騎牛。象國姓。五色石不可曉。或公疏論時政爲彈之義耶。肅以書示客。璋劾肅與概妄言朝政。竟坐妖言誹謗論死。王恕疏救。遣戍河西。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劉大夏督治張湫決河。副使楊茂仁疏曰。官多則民擾。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興等切齒。誣奏茂仁妖言。逮繫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府同知。

李文祥年三十擯斥終身。

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暨同年。安屬題畫鳩。文祥詩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會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安票旨除文祥縣丞。著歷練。後

以國權起用爲主事，復以言事切直，又諷與隆衛經歷，湯斌曰：漢史傳賈誼年三十二，蓋惜之也。今觀鄒智年二十六，文祥年三十，殆不及矣。讀其二疏，何異痛哭流涕長太息哉。然賈生文帝，猶得爲長沙王傅，二子遇孝宗，顯擢斥窮荒，不得其死，然則賈生者，未可謂之不幸也。文祥，麻城人。

左文泰、騎王公沽名賣直

大學士邱潛與王恕俱附太子太保，一日內宴，潛以內閣位恕上，恕也已蒙宰不宜居禮部下，頗有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格不行，文泰訐奏恕變亂選法，里居日，令人作傳錄行，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有旨令恕回奏，恕疏辨，乞而究文泰及主使之，遂下文泰獄，獄具，謂文泰嘗謁潛，語及恕傳，潛謂此沽直誘君，文泰心動，欲論恕，御史吳楨潤色文泰草而授之，請俱逮面質，帝爲左文泰而賣恕，實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潛植免究，恕不平，累疏求去，帝許乘傳歸，於是言官勸潛媚嫉妨賢，不聽，又二歲，潛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相公鬻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

信番僧惑左道米盡黃金

詔取番僧領占竹至京，每令入宮慶讚，龍中官李廣引用劉良輔等，以左道惑亂上心，燒煉齋醮，藉以招權納賄，時廣造鐵英亭於萬歲山，亭成而公主薨，清寧宮災，宮中言亭犯太歲，太皇太后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帝命搜廣家，得納賄簿，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帝曰：廣食幾何，食如許米，左右曰：黃米、金也，白米、銀也，帝怒，籍沒之，賄簿諸人赴壽寧侯求救，不期而會者十三人，事解廷謝，惟馬文升王穰無忤色。

留傳奉廣奏討俱滋遺議

時傳奉官有八百餘員，外戚奏討無厭，馬文升疏曰：金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農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

諫則行，過則改，無愧賢君。

陳建曰：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昭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孝皇何多讓焉。

毅皇帝好逸樂，狎昵八黨。

孝宗不豫，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見御榻，執健等手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輔他，做箇好人，遂崩。太子厚照即位，改元正德，是為武宗毅皇帝。初，帝在東宮，劉瑾以俳弄為太子所悅，瑾故姓談，自宮投劉太監名下，因其姓，領教坊見幸，帝即位，瑾猶掌鐘鼓司，與其黨八人，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祥、邱聚、張興，其一瑾，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觥，以娛帝，帝狎焉，與同臥起，主謀議，號為八黨，瑾尤給給，通文墨，常慕王振之為人，帝委以機務，章奏不復親決。

盈庭疏，環跪哭，反縱恣橫。

司禮監內外廠，立居要地。

大學士劉健等聞帝與八人戲亡度，連疏請誅不報，科道交章請除羣奸，諸閹者相對涕泣，戶部尚書韓文，又命李夢陽具疏草，合九卿大臣疏請將八人縛送法司，疏入，帝驚泣不食，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太監王岳者，素剛直，惡八人所為，云：閣議是，明日有旨，奴儕待上久，第少寬之，上自有處，閣議持不從，諸閹益窘，自求安置南京，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徐文等，密奏帝，帝不得已，尤待明且發，旨捕八人下獄，吏部尚書焦芳，以謀泄之瑾，瑾知岳密奏事，八人夜趨帝前環跪哭，以頭搶地，帝色動，瑾曰：害瑾等者岳也，閣議時岳獨稱是，狗馬鷹犬，岳買

歡否，而獨咎瑾等。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左班官收譚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是夜立命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邱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而外庭不知也。瑾後又分內外辦事廠。瑾自領內廠，比東西廠尤酷。

殺岳亨，罷遷健，立逐韓文。

瑾等是夜既謀要地，即夜傳命榜王岳等，逐之南京。及晨旨下，劉健等知事不可爲，各疏求去。瑾矯詔勒健遷致仕，惟東陽獨留。瑾又追殺王岳、范亨於途。擊折徐智背，尋矯旨韓文落職，聞住湖歸。陰遣邏卒厄於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韓文，字道貫，洪洞人，謚忠定。

搖社稷，附權璫，焦芳元宇。

吏部尙書焦芳，素與瑾善。瑾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宣府總督劉宇，附芳結瑾，以爲兵部尙書。後進吏部，繼芳入閣，都御史曹元故與瑾親，亦歷兵吏二部入閣。三人與瑾內外阿結，肆意誅求。凡變素成憲，桎梏匠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等導之。廖道南曰：逆瑾擅權，乃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致海內騷動，社稷幾搖矣。

六給事十三道廷杖除名。

初，劉健等致仕，給事呂翀、劉滄上疏留之。南京兵部尙書林瀚聞之，歎息。於是南京六科給事中歐鈺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閣。正國法，留顧命大臣，以安社稷。瑾矯旨逮繫下獄。翀、滄及鈺、彥徽等二十人，各廷杖除名爲民。

枷卿貳，逮重臣，許多益劾。

瑾矯旨枷號尙寶鄭顯璫。都御史劉孟。逮戶部尙書韓文下獄。又逮兵部尙書劉大夏下獄。讀成
肅州衛。給事許天錫。手具登聞鼓。狀陳時弊。懷狀自經死。邵夔因瑾私人冒榆林功。都紀敘。
亦自經。周倫使還。當賂瑾。
苦無資。自刎桃源舟次。

謫陽明。捶艾璞。杖殺源禎。

兵部主事王守仁疏言。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今逮至拘囚。恐自是以言爲諱。雖關宗社危疑之
事。孰從聞之。乞宥銑等供職。疏入。廷杖五十。絕而復甦。謫龍陽縣丞。在途有人隨伯。將致之
死。至錢塘。乘夜伴投江。冠履浮水上。潛入武彝山。既而恐爲南京吏部尙書父華累。卒赴驛。
魏國公徐備與民爭田。巡撫艾璞歸田於民。備賂瑾覆讞。以田予備。謂璞前勘非是。遂下獄。璞
不屈曰。此實民田。瑾怒。議之。死復甦。謫海南。欽天監監候楊源奏。自正德二年。火星入太微
垣帝座前。東西往來不定。宜思患預防。瑾曰。源何等官。亦學爲忠臣耶。逮下獄。杖三十。謫戍
肅州。遣卒。妻度氏斬蘆覆屍。葬歸後。朝野悲之。御史徐禎。素忤瑾。及巡長蘆鹽課。應劭送
餘鹽銀兩。禎不從。遂矯旨拿送錦衣衛。杖三十。死於獄。守仁。號陽明。王華。字德輝。俱餘
姚人。楊源。字
本清。豐城人。

諸部寺。衆臺垣。叩頭長跪。

劉瑾既擅大權。威赫擬於至尊。府部寺衛門官稟公事。日候瑾門。自科道部寺以下。皆長跪。一
日帝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重複。瑾怒罵之。掌院事屠滿。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
於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
叩頭不敢仰視。久乃起。

爲遺書。暑天跪。三百餘人。



時早朝有遺書并擲者，拾以進，則告瑾不法狀也。瑾大怒，矯旨跪百官奉天門外，時暑甚，僂僂十數人，命曳出，內豎賈偉曰：「好男子，死即死耳，何為嫁禍他人？」瑾怒曰：「是何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拉諸監入。」李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令內豎擲冰瓜，有頃瑾來，榮曰：「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朝官三百餘人，盡送下詔獄。東陽疏救，瑾微聞出內寺，乃得釋。

記舊怒械入京罰輸塞下。

瑾先已勅戶部尚書韓文落職，怒不已，乃以廣東司遺失簿籍，遣官校械文至京，下獄考訊，監禁數月，罰米二千石，赴大同親納，諸大臣凡忤瑾去者，俱誣以舊事，令輸粟塞下。尚書王佐等，都御史熊繩等，皆不免贖貨以償，縉紳為之駭然。

榜朝堂詔奸黨甘露言靈。

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傳示諸賈，略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等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等五十四人，遞相交通，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數內有名，吏部查令致仕，無俟稔惡，先是舉朝文章必欲誅瑾，兵部尚書許進曰：「此輩得疎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至是果如進言。」許進諫襄毅，字季升，靈人。

蒙清議伴中書碑文稱頌。

初劉謝二相罷去，李東陽為首相，有監生投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鸚鵡啼罷子規啼。」蓋襲其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後八黨父封都督，遺墳葬祭之，文皆東陽撰。瑾創元真觀於朝陽門外，東陽為製碑文，及瑾誅，御史張芹劾瑾亂政時，東陽總統過於車前，詞旨極其稱讚，頗蒙清議。東陽字賓之，號西澗，茶陵人，諱文正。

保善類與康海弔讓同情。

修撰康海與李夢陽齊名，兩不相下。瑾慕海，海不與往來。及夢陽下獄，客左氏曰：君非康對山不生，夢陽勉書片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友詣海，海見書曰：我豈善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行也。遂詣瑾，瑾延置上座設席，海曰：我有言，聽我則留，瑾曰：云何。海曰：夢陽下獄，而公不援，何也。瑾曰：敬聞命。海解帶與之歡飲，達曙乃歸。夢陽由是得釋，而海與瑾往復，竟罹清議矣。朱氏曰：劉瑾用事，名公鉅卿，願立其朝者，惟冀保全善類，此東陽所以救大夏。康海所以救夢陽也。他如廷杖譴戍，得免死者不可勝數。至匿名帖一事，朝官自五品以下，罰錢送獄，未知作何窮究。賴東陽以片言悟瑾，立釋者三百餘人，與陳太邱弔張讓父喪，黨禍起多所全，有何異。未可固執偏見，謂其貪位固祿，甘犯清議也。康海，字德涵，號對山，武功人，陳實字仲弓，許人，漢末爲太邱長。

老天子鸚鵡神稱兵寧夏。

是時劉瑾流毒天下，遣大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安化王寘鐻素有逆謀，親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寘鐻，輒呼老天子，寘鐻乘衆怨，令寧夏生員孫景文以言激衆怒，遂與都指揮何錦周昂等舉兵反，殺巡撫安惟學，總兵姜漢及周東等，檄數瑾諸罪狀，特舉義兵，清除君側，關中大震，陝西守臣將寘鐻刊印瑾激變罪惡告示榜文封奏，瑾匿不以聞。寘，音至。鐻，音廓。

是天假藩宗反，內難當平。

寘鐻反，起都御史楊一清，同太監張永，提督討賊。一清謂永曰：藩宗亂易除，國家內亂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夏不久當有捷報，內難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棧入陝。

界，即開遊擊仇鐵製執實鑄，斬周昂，擒何錦，寧夏悉平。永見一清料事如神，促蔣問內難事，合謀圖瑾，谷應泰曰：實鑄一狂悖夥子也。天誘其衷，狡焉思逞，天殆借鑄爲逆，瑤授首資乎？實鑄不反，則楊張夜半之謀不合，寧夏不亂，則武宗腹心之愛不割，張父趙母，社稷之憂，詎有艾敷。一清字應寧，號遠菴，先雲南人，由湖廣徙丹徒，諡文襄。

楊張謀有端緒三更就執

張永促蔣問一清內亂事。一清手畫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旁，安從得一言入乎？一清即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實鑄僞檄，乃進內變奏，上必悟，即誅瑾。瑾誅，將柄用公矣。永曰：即不濟，奈何？一清曰：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說不信，公可頓首請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餞狗，又頓首涕泣，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永攘臂起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入京獻俘，帝迎之東華門，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如一清策，出懷中疏，奏瑾一十七事，帝猶豫，永黨張雄等共訴瑾陰謀不軌，反形已具，少遲，我輩皆爲齏粉。帝尤奏，命牌子頭召瑾，衆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衆排闥入，瑾問曰：上安在？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虞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帝初無誅瑾意，及永抄沒其家，帝登城，閱所抄衣袍寶印，盜甲三千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乃付錦衣獄，又搜出暗計同謀吏部尚書張綏錦衣都指揮楊玉石文義等王爵文簿，乃瑾極刑。凌遲三日，警爭食其肉，須臾而盡，悉誅其黨，公卿士庶，歡聲天。

幸先期得未遂兵甲聲鐸

是時瑾兄都督劉景祥死，將以八月望日甲午葬，百官多會送，瑾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夜聞兵甲聲，鉦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傾朝送葬，瑾因爲亂，及永將至獻俘，瑾令止良鄉，以乙未入，永以十三日入，得先景祥葬期二日云。

瑾雖死，璫擅權，弟兄伯爵。

劉瑾雖誅，魏彬馬永成等仍擅朝權。彬掌司禮監印，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李東陽等奏言：「二難平定，皆水等功。」遂封永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彬弟英，鎮安伯。永成弟山平涼伯。谷大用，弟大圯，水清伯。義子朱德，水壽伯。食祿千石。

立皇莊，差買辦，更寵朱寧。

皇莊之設，自成化始。然不過數處。至是先後建立，連州跨縣。如大興縣十里舖，深溝兒，高密店，皇莊，凡三百八十餘處。差太監王贊往江浙織造，買辦物料。所至貪狼，杆軸爲之一空。內官家人錢寧有寵，立爲義子，賜國姓，命掌錦衣衛事。

流賊起，保寧亂，京畿尤肆。

是時民窮財盡，流賊蠭起。保寧賊劉烈作亂，侵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等，亦保寧賊。糾衆至十萬，侵犯鄆陽，霸州文安，響馬劉六，劉七，齊彥名等，與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同鄉。管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約房，縱觀帝遊幸之所，尙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彥名，繫安肅縣獄。劉七等劫獄奪之，旬日間聚衆數千，所在窮民響應，橫行畿甸。京師戒嚴。

齊彥名，趙風子，魯豫分行。

文安縣生員趙風子名彥，有勇力。劉六等掠文安，擒風子，降爲盜。每出不意突犯，勢如風雨。及賊黨益繁，乃分夥爲寇。風子與劉三，邢老虎，楊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一夥，寇掠山東。所至縱橫，郡縣皆不能支。

推元帥置金旗天開混沌

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賊勢日盛，妄欲舉大事，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風子稱副元帥，邢老虎等並稱都督，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豎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

劉六七過南京往復無人

劉六等入湖廣，自黃州下九江，溯湖口彭澤一帶郡邑，舟過蕪湖，操江官軍不敢逼，直抵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鎮江官軍禦之，敗績，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凌駕江面，縱橫上下，濱江之區，咸被創殘，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復自海門而上，泝流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湖，賊凡三過南京，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二百萬犒賞銀殺民冒級

帝大發兵討賊，命總兵毛鏡、太監谷大用、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內閣票旨能擒斬賊三名者，陞一級，劉六等雖擁衆數萬，然多臨從之徒，親信驍勇，不過千人，官軍追及，賊驅臨從良民對敵，望勢奔逸，官軍斬獲臨從首級報捷，完等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去，遇平民亦殺以報功，大用復夾帶權勢子弟僕從無數，坐冒功級，日費糜餼，自出師以來，芻糧犒賞，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府庫爲之虛耗。

狼山風真安牒幸殄遊魂

陸完自臨清至鎮江，分兵守要害，劉七彥名等復沿江東下，泊狼山下，是夕颶風大作，賊船皆解散飄墮，衆顛踏不支，嘔泄臭穢，自相擊撻，乃登山圍聚，官軍奮勇上攻，劉七赴水死，彥名

爲遊兵斬首，餘賊俱盡。劉三自河南入羅田，掠黃陂，官軍敗之。三由黃陂走桐柏南召，爲指揮王瑾射中左目，三縱火自焚死。趙風子戰敗，走德安，至廬山遇僧真安，因削髮爲僧，藏匿。令賊黨邢本道各散，欲渡江從江西賊。湖廣巡撫劉丙擒獲本道，知風子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軍人趙成於黃陂九十三里坡遇風子，見狀貌與領示合，追至江夏管家套，擒之。搜獲真安印信，檻車送京伏誅。

王新建運機謀四平贛盜。

正德濁亂，各處盜起，而江西之盜有五：大帽山者，號贛賊，仙女寨難公嶺者，號華林賊，瑪瑙寨越王嶺者，號靖安賊，王浩八爲桃源賊，樂庚二陳邦四爲東鄉賊，都御史陳金等征剿九載，賊黨略平，然多所招撫，未大盡創，旋復嘯聚。於是江西之賊復有四：藍天鳳等爲左溪賊，謝志山等爲橫水賊，鍾景等爲桶岡賊，池大鬪爲涇頭賊，兵部尙書王瓊薦王守仁巡撫南贛，守仁悉罷客兵，自募鄉勇，規畫山川，廣行開導，僞撫涇頭，佯委桶岡，直搗橫水，旋破左溪，乘勝進克桶岡，然後計誘涇頭賊至贛，擒之，連定二涇，計破賊巢八十四處，增設縣治者一，特設南贛提督軍門者一，守仁封新建伯。

獻密計降內旨調衛邊兵。

近臣有密獻計者，言京軍不習戰陣，議調大同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帝遣谷大用至內閣議，李東陽力持以爲不可，合部科道疏諫不聽，促令擬旨，東陽復陳其十不便，翌日降內旨行之。

同起臥外四家徵行家裏。

大同遊擊江彬，宣府人，從征流賊於山東，班師入京，賂錢寧，引入豹房，得見帝，彬機警，善迎人意，帝喜，留侍左右，陞左都督，冒國姓，爲義兒，時時在上前講說兵事，因請盡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入京操練，時許泰劉暉等皆率兵入衛，都人號外四家，彬尤近狎用事，帝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起臥，彬時導帝微行黃花鎮等處，每遊戲外郊，彬並騎，縱費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至懷來宣府遊獵，彬爲帝營鎮國府第於宣府，又勸治行宮，策豹房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帝甚樂焉，稱曰家裏，還京後，念之不置，及再度居庸，益厭大內，蓋初以豹房爲家，後更以宣府爲家矣。

入高門置酒肆僧婦迎春。

帝至大同，以總兵葉椿第爲都督府，居焉，尊指揮關山楊俊宅，置店二所，改爲酒肆，榜曰官食，每車駕至，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其在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卽聽入，宜其婦女，富民多厚賂彬以求免，時值立春，帝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制，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女各執圓毬車，擊毬，或相觸而墮，帝視之大笑以爲樂。

請牧地畀藩封挽回竄制。

秦王惟焯，請關中田爲牧地，謂高皇帝時，原以賜臣先王橫者，朱彬錢寧等受王賂，請許之，兵前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制，楊廷和蔣冕稱疾，梁儲曰：如皆引疾，若國事何？遂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非吝也，藩王地廣，則土馬衆多，土馬衆多，則奸人相煽誘，不利於宗社，今以王請之動，朕念親親，界地不吝，王得地，宜益謹，毋多養土馬，毋收聚奸人，聽其煽誘，震及邊方，危我宗社，是時雖欲念親親，不能已，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亟已之，遂勿與，梁儲，謚文康，順德人，號厚齋。

爲巡邊促草勅自貶將軍。

帝議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楊廷和樂備疏諫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帝御左順門。召備而促草敕。備對曰。他可將順。此敕斷不可草。帝大怒。手劍起曰。不草。齒此劍。備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即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草敕。以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良久。帝擲劍起。乃自稱之。不令草敕。

璜按通紀列卿錄名山藏及樂備本傳。載備草敕事甚詳。近見毛西河太史上史館總裁稿子云。野史載草制。在正德十一年。今考正德十一年前後實錄並無。惟燎請地事。惟嘉靖三年實錄中有云。先是秦王惟焯奏。太祖敕賜瀟湖西鳳翔東沿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仲玉等亦奏祖額糧地。被奸人捏作荒間。投獻秦府。戶部行撫按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侵奪民地是實。上曰。已之。此實錄文也。乃以嘉靖之事而移之正德。以居氏所爭。撫按所勘之事。而移之樂備。造爲制草。殊不可解。向使嘉靖一事。正德又一事。則嘉靖既載。正德何以不載。向使正德既請。嘉靖又復請。則撫按勘語且書。閣臣敕語何以不書。蓋秦王之請在正德之末。撫按之勘。在嘉靖之初。而備傳通紀諸書。欲移爲備事。以爲請在正德。以假借。而不處不與之判。實錄直書之嘉靖年耳。又鴻猷錄諸書。載備爭草敕伏劍事。在正德十三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敕甚急。廷和稱疾。獨促備。上坐左順門待之。備固不草。上怒。手劍起曰。不草。齒此劍。備免冠云云。上擲劍起。遂不令草敕。今考實錄十三年七月八日。帝將幸宣大。令太監蕭敬傳旨趣草。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敕。內閣九卿科道在左順門泣諫不納。夫九卿科道具在。則非獨促備也。泣諫不納。則非不令草敕也。蓋兩時毛紀久在告。廷和引疾。惟備冤二人同九卿科道在左順門免冠泣諫。至晚才出。次日冕發疫疾。惟備在閣。司禮諸監及內侍羣閹至閣逼草。備獨爭之不得。夫曰不得。則已草矣。曰獨爭不得。更非他人所能與矣。若鎮國公敕與草總兵官敕。不是一時。後此宜大回時。實錄載敕進威武大將軍公爵名鎮國公。賞廷和紀冕等各銀五十兩。紵絲兩表裏。麻一子錦衣世襲。廷和等疏諫不納。惟南征時。又令草威武大將軍敕。廷和又不肯。而備強之曰。只寫敕與鎮巡也罷。此閣中鎖屑。實錄不載。而視草錄載之顯行於世。是前後諸敕。皆係備草。以草敕之人。而反曰爭草敕者。何哉。由當時爲備傳通紀。諸君如霍韜陳建輩。皆以同鄉袒備。而韜

輿廷和議。謂歸。故造爲章制爭章教。請居守爲阻居守。復護衛爲斥護衛四大事。欲以抑廷和而揚備也。不知國史具在。欲蓋彌彰。史顧可捏造乎哉。竊文康生平。詳著明紀。今毛公引據賈錄。謂爲不然。豈明紀諸書。不可盡信若是耶。節略附此。是非真僞。覽實錄者。自有定論。

更思想。歷江淮。徧觀中土。

有旨南巡。欲登秦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土繁麗。時江西寧藩久著異謀。旨下。人情洶洶。

滿朝臣。齊杖斥。百八十八人。

南巡旨下。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一百八十餘人。咸起而諍之。修撰舒芬等疏先入。郎中黃鞏等疏繼入。林大輅等合疏入。帝大怒。下鞏六人錦衣獄。命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大輅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數日。京師陰霧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哭諫。不允。卽拔刀自刎。是日內旨。芬等俱午門前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鞏等俱杖五十。削籍。大輅等杖五十。降三級外補。時被杖死者。陸震劉校等十餘人。駕遂不果出。舒芬。字國裳。號梓溪。進賢人。黃鞏。字伯岡。莆田人。

復護衛。仗全卿。鞏金分餽。

寧藩舊封大寧。水樂以其地與宋頗三衛。徙封江西。天順間。寧王以事革去護衛。改爲南昌左衛。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之。瑾誅。護衛復革。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爲兵部尙書。宸濠曰。全卿爲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遣書謀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爲言。伶人臧賢。有寵於帝。賢壻司鉞坐法。充南昌衛軍。宸濠因之以通於賢。每手書寄賢。字賢爲良之賢契。至是乞復護衛。蒙裁金器。飾藏於賢家。分餽諸權要。陸完知費宏爲梗。密與宋寧謀。時三月十五廷試進士。內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疏。十五中官盧

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云：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動勞。楊廷和趨出稟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都準與王管業，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費學士胡副使毒掠遭焚

寧藩謀復護衛，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寧王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及完約廷和稟旨，宏不與聞。會言官疏論，諸近幸以爲宏嚇之，共謀譴宏私其弟業入翰林，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勅宏致仕，宏南歸，舟至清源，濂蕪陰遣人入舟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又使人焚毀其廬墓。宏濂既得護衛，誘聚天下亡命，賄結在朝權貴，反跡已著。人莫敢言。江西副使胡世寧憂之，上疏言寧王驕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刑政，不自天子，乞銷隱廢邪於未形。宏濂恨甚，必欲置之死，摘前疏語，奏世寧驕間親親，妖言誹謗，賂用事者逮捕之。世寧自投獄，訊鞠榜掠，幾與死。錢寧等諂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死。衆言宜直之，行撫按孫燧等會勘委曲。明世寧無辜得免死。戍遼東。費宏，字子充，號鵝湖。

鉛山人，諱文憲，世寧，仁和人。諱端敏，字永清。

林華報宸濠反燧達殉節

先是費幸皆爲濂以復護衛，已而知有反謀，欲復革去，以免後患。於是御史蕭淮疏劾宸濠不法事，遣太監賴義等戒諭。革其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匿賊賢家，聞義等往，以爲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發程歸報。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聞報大驚，亟召素與謀舉人劉養正等議。養正曰：事急矣，明早各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制賊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待且，及各官入謝。宸濠出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都御史孫燧曰：密旨安在？濂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厲聲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濂命縛燧，副使許遠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濂並縛之，誰則何言，遠曰：惟赤心耳，豈忽汝反乎？俱拽出惠民門外被殺。孫燧，字德成，諱忠烈，餘姚人。許遠，

字汝登，固始人，識忠節。

幸遲留，天奪鑿，喪銳堅城。

宸濠既舉事，造偽檄指斥朝廷，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破南康九江，住旬餘，濠始出，載妃嬪世子以從，盡奪官民船，蔽江而下。經安慶，知府張文錦，指揮楊銳，崔文，集衆誓死圍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留攻安慶，令僉事潘鵬遣人諭降。文等手斬之，投尸城下。宸濠攻圍十八日，盡攻擊之術，城中守愈固，兵疲氣沮。陳桂曰：使濠乘初起之銳，兵不留行，直搗建業，天下事未可知。乃遲留自慢，頓兵堅城之下，自喪其銳，以促其亡。夫豈人謀不臧，實天奪其鑿也。

王伯安、伍文定徵兵倡義。

時王守仁提督南贛軍務，宸濠反報到京，尚書王瓚宣言曰：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當有捷報耳。時朝廷以編建軍亂，命守仁往撫，取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而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邀之豐城，知縣顧祕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坐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徵諸郡兵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知府徐運，臨江知府戴德儒，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守城者皆先逃潰，城門或開或閉，遂衝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守仁餘姚人，字伯安，封新建伯。文定，字邦治，松滋人。

逆婦言焚樵舍，叛黨齊擒。

宸濠攻安慶不下，開守仁兵趨南昌，大恐，議還救根本。李士實勸濠勿還兵，徑取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濠不從，解圍還。守仁趨各哨兵迎擊，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繼之，賊兵奮斬賊首吳十三，濠懼，退保樵舍。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其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及僞丞相元帥數百餘人皆擒。初濠將反，妻妃嘗泣諫不

總：既就擒，從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痛哭曰：封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家國，悔恨何及！

圖南幸止獻俘捷普重上

宸濠雖擒，守仁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帝亦欲假親征南幸，於是自稱奉天征討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江彬許奏劉暉中官張永張忠等俱稱將軍，所下題書，改稱車門，方出師駐良鄉，守仁捷奏至，且慮沿途竊發，欲自獻俘闕下，帝屢徵止之，令以俘候車駕至，張忠等謂當縱之郡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守仁重上捷普，守仁節略前奏，入江彬張忠等姓名於內上之，乃止。

賴張永善調護凱奏還京

初，羣黨自獻俘襲功，遣人止守仁於廣信，守仁不得已，械繫宸濠，取道由浙河以進，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力言江西民遭濠毒之苦，永深然之，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官側，欲調護左右，以獻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永復命，見帝備言守仁之忠，張忠言守仁在杭，竟不至南京，無君可知，試召之，必不來，帝召之，永密遣人報守仁，即奔命至龍江，忠又阻之，守仁乃給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之，力言於上曰：守仁忠臣，今聞衆欲爭功，乘官入山爲道士，帝益信之，忠彬毀遂不入，械宸濠至南京，帝欲自以爲功，乃與諸近侍戎服整軍容，出城數十里，列俘於前，爲凱旋狀，既入，囚禁之，樂儲等懇請回變，乃班師，至揚州淮安，沿途進賀功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

十六載用不賢瀕危數事

帝在位一十六年，初信任劉瑾，執朝官下獄，自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捷錄曰：正德之際，瀕危者數事，八黨之橫，漢之十常侍也，威賢之變，唐之郭從謙也，鍾

漢之叛，漢之七國，晉之七王也。流寇之擾，漢之黃巾，唐之黃巢也。江彬之入衛，錢寧之流毒，漢之召董卓，唐之龍祿山也。宜府之遊，南征之役，秦之遊驪山，隋之幸江都也。

果應了，紅袍夢，夙世緣因。

初，帝將誕之日，孝皇閱章奏於文華殿，假寐，既而覺，曰：適夢紅袍人，如北夷狀者，由上北門入中宮，此何祥也。俄而掌宮王太監以中宮誕皇子奏，孝皇領之，帝數歲，輒於宮中乘木馬習戰射，卽位後，南巡北幸，戎服從行，亦或得之夙世者歟。

臨晏駕，豹房中，旁惟敬進。

帝還京不豫，寢疾豹房，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人所能與也。遂崩於豹房，敬進奔告皇太后，移殯於大內。

幸江彬歸私第，乳臭愚人。

初上寢疾，江彬猶改團營爲威武團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慮彬且夕反，帝崩，彬不在左右，皇太后召楊廷和議，祕不發喪，以上命召彬入，彬不知帝崩，並其子入，俱收之，皇太后下制，彬罪惡，磔於市，籍其家，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歸，執其黨數人下獄，谷應泰曰：江彬之奸，董卓祿山之蠶也。乃大廈將傾，漂搖不入者，則以構禍諸人，類皆乳臭，當武宗彌留之際，彬猶晏然歸臥私第，命一介之吏，奉尺一之詔，召之而卽至，同車疾驅，父子駢首，何其愚歟。楊廷和，字介夫，號石齋，蜀之新都人，諱文忠。

璜按尤梅庵明史擬稿載楊文忠列傳，內云上崩，司禮持遺命授閣中，廷和舉哀畢，急啓皇太后，以大行遺教，迎與世子卽位，復以大行末命，散豹房官軍，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

遠伯許泰兵向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還鎮。是時江彬故掌豹房，軍既解散，而提督團營，彬又不與，心怏怏自疑，分布腹心於東西北安三門，裹甲立馬，以伺動息。京師洶洶，言彬且反矣。王憲曰：江許共事，今用許防守而遺江，以此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留江主調發耳。都督張洪爲彬探意，言彬可防。廷和曰：君疑江反，江何疑而反乎？彬聞之稍安。廷和擬旨奏太后會坤寧宮安獸吻，彬被旨行祭，遂縛之，與紀事本末祕不發表，召彬礮於市，然後散軍歸鎮之說互異。

明紀彈詞註

明紀彈詞註卷之下

肅皇帝弟承兄龍飛嘉靖。

憲宗長子孝宗，次興獻王祐杭，國安陸府，生帝於興邸，時年十五，武宗無子，遺詔曰：朕負先帝付託，備嗣未建，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熹，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於是遣梁儲等奉金符至安陸，帝入京即位，改元嘉靖，是爲世宗肅皇帝。有天台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又有請建世室，監生汪淵擢上林苑右監丞，進世廟頌，京師人語曰：兩淵有兩口，口闊大如斗，笑殺張羅峯，引出一羣狗。

崇祀禮主濮議嗣統紛爭。

帝即位後，卽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尙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據，澄會公卿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以楚王孫後定陶，今上宜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爲考，稱興獻王爲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廷和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爲得禮，不聽，觀政進士張璠上大體疏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述耳，漢哀宋英，預立爲嗣，育之宮中，是明爲人後也，今遺詔迎上入繼大統，倫序當立，非爲孝宗後也，况興獻王卽生皇上一人，謂皇上

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與獻王廟。隆以帝體。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帝遣司禮監持疏送內閣。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帝手敕曰。朕固極無報。今尊父爲與獻皇帝。母與獻皇后。廷和封還手敕。於是科道疏論建議之偏。乞將瑄戒諭。不聽。瑄乃復爲或問一帙。辨折統嗣之異。實至左順門上之。是時前後章奏。惟張璠、霍縉、熊浹、桂萼、席書、方獻夫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張璠字秉用。以名與御諱同音。賜名孚敬。永嘉人。霍縉字渭崖。謚文敏。南海人。

考獻帝皇獻帝疑絕孝後。

不稱宗不入廟不悖尊親。

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敕稱皇太后懿旨。本生父與獻王稱與獻帝。母稱與獻后。帝從之。尋以婚禮將行。與獻帝后宜加與皇號。廷和及禮部科道皆上言加稱非是。會清寧宮小室災。廷和言火迫清寧後殿。豈與獻帝后加稱。神靈或有未協。帝心動。乃從廷和議。稱孝宗爲皇考。與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加矣。都御史席書具疏。謂宜定號皇考與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每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禮。則尊尊親親。並行不悖。吏部員外方獻夫亦疏言。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廟。與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與獻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宜稱孝宗爲皇伯。稱與獻曰皇考。別立廟祀之。二疏中沮未果。上。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大體。並獻席書獻夫議草。疏與席方同。帝曰。此關係天理綱常。於是廷和罷。科道張璠等六十三人力爭。俱奪俸。乃奉與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爲本生聖母。章璽皇太后。降中旨以書爲禮部尚書。復以萼璠爲翰林學士。獻夫爲侍讀學士。谷應泰曰。考與獻。疑於無孝宗。皇與獻。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還入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召與獻而亂其統。此舉朝所以沸騰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

不宗者亦殊。不入廟。則地不偏。不割宗。則名不嫌。曲體同極之私情。無礙朝廷之大統。乃世宗尊爲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與獻爲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之過也。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諡文襄。獻夫。字叔賢。南海人。諡文襄。桂萼。諡文襄。字子實。安仁人。

哭震闕。爭本生。怒興大獄。

時稱孝宗爲皇考。與獻爲本生皇考。大體已定。璵等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本生二字。出禮官之陰術。皇上不察。以爲親親之辭。不知禮官正以此爲外之辭也。疏入。議禮諸臣與璵等。攻擊如讎。帝切責之。或罷或逮下獄。帝采璵議。屢遣司禮監至闕諭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力言不可。帝召紀責之曰。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惶怖退。侍郎何孟春。與尙書秦金。學士豐熙及翰林袁謙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金獻民倡言必改孝宗爲伯考矣。孟春曰。憲宗時。尙書姚燮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壽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進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復相號召。於是凡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帝聞之。使司禮監諭退。不從。自辰至午。帝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璘等八人於獄。愼元正乃憾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帝大怒。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於獄。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待罪。於是武定侯郭璉。會同璵書等獻夫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孝宗伯也。宜稱皇伯。獻皇帝別立廟。乃詔諭天下。敬皇帝曰皇伯考。獻皇帝曰皇考。

悉追繫齊考訊二百餘人。

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二十一人。帝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四品以上者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等十有九

人俱先後
病仰卒。

奪官勅指罪魁滇南永錮

追奪議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濬議，尙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何孟春等鼓舞朝臣，伏闕嗷呼，朕姑從輕處。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有制誥，毛澄等奪其生前官職，蔣冕等奪職閒居，孟春發原籍爲民，其已正法典，或編成爲民者，不問。楊慎，廷和子也，初逮繫下獄，復撰之謫戍雲南，永遠不宥。慎竟死戍所。毛澄，字憲清，號白齋，崑山人，謚文簡。蔣冕，全州人。楊慎，字用修，號升菴，成都人。

信三奸偏喜怒翻案張寅

時彗星見東井，東北行，掃太微垣，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吏部尙書汪鋐，小人之尤，郭鄴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帝怒，收繫械訊。鋐疏言名與楊廷和同里，思爲報復，帝益怒，命究主使，潮死無所指，乃戍邊。御史馮恩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心腹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卽訊。鋐欲殺恩字，敬令長繫之，及朝審，簽判曰：情真應決。都御史王邦相曰：不可作僞殺言官。帝聞此語，停刑，子行可刺血書疏，自縛臥下，通政陳經引奏。帝曰：忠孝乃出一家，誠死戍雷州。先是山西妖人李福達，更名李五，信彌勒佛教，煽惑民衆，進祿作亂，進祿被擒，供福達首謀，福達易姪名曰張寅，挾重賈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太原衛指揮，譚能燒煉丹藥，出入郭勛家，其仇薛良首發，繫獄，證之者李景全等二十人，代州知州杜憲具獄，上布政李璋按察徐文華巡按張英，皆如訊，惟巡撫畢昭謂張寅非福達，反其獄，未竟而昭去，御史馬錄至，復窮治之，助貽書囑免錄不從，上之法司，於是都御史馮賢等劾助通賊行覓，宜並坐，助具服謝罪而以議禮觸衆怒爲言，帝令逮來京審問，刑部尙書顏頤壽於午門會

訊良與景全共指福建卽寅，寅語塞，顧壽奏聞，帝怒其偏徇，命覆勘，顧壽懼，指為疑獄，帝大怒，逮馬錄下鎮撫司掠治，並逮顧壽下獄，命瑯琊獻夫署三法司雜治之，瑯等搜篋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寺丞汪淵侍郎閔楷及勛各私書，詠別有囑，英等頗及福建，而勛專囑焉，瑯等言寅為仇良所誣，宜反坐，錄欲陷勛，乃指寅為福建，所在問官阿意，遂成大獄，請罪各犯如律，有旨良溼告論死，李璋徐文華阿附，誣殺人婦人，給事劉琦等，挾私彈劾，俱戍邊，給事王科等六人，扶同妄奏，俱為民，顧壽及侍郎劉玉等，都御史江潮，大理卿湯沐，寺丞王淵等，推勛不實，太僕卿江元錫，光祿卿余才，遲忿橫議，並孟春閔楷仲賢等，交通私書，各革職，知州杜憲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人死罪未決充軍，其陸續逮至，給事常泰等戍邊，寺副杜驚等為民，御史張英等俱開住。

豐嚴出拾唾餘配天祔廟

皇考獻皇帝，止舉時祀，不祀太廟，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尙書嚴嵩上言，秋祀明堂，以父配之，漢唐宋皆然，司馬光程朱諸賢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至於稱宗之議，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帝曰，皇考稱宗，不為過情，嵩乃上言，皇考伯璽，允合周道，戶部侍郎唐胥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於武王也，疏入，帝大怒，下胥錦衣獄，出為民，谷應泰曰，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唾餘耳。

稱睿宗既成祖九廟旋焚

帝因嚴嵩請，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宜稱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宋真宗詔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皇考親孝宗弟，宜奉皇考於孝宗之廟，又曰，漢世稱

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帝，功莫大焉，尊稱爲祖，聖見允宜，於是奉太宗爲成祖，獻皇帝爲睿宗，明皇考於太廟，享上帝於元極殿，奉睿宗配享，未幾，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燼之，須臾燬其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廟，昭穆九廟俱災，惟獻廟獨存。

因禮定思更制纂修祀典

初，帝諭修典禮全書，張璠纂要略二卷以進云：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裁，帝命付史館纂述，七年，明倫大典成，九年，大明集禮書成，帝方以大禮肅羣臣，有慨然更定制作之思，會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引程朱之論，以駁洪武時合祀之不然，疏入，帝大悅，賜言四品服纓幣，以旌其忠，爰命廷臣集議郊祀典禮，九年，議孔子禮，十年，享太廟，議祫禮，二月，祈穀，議隨行朝日禮，建土穀先釐壇，八月，行夕月禮，後又議明堂秋享禮，至十五年，纂修祀典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隨師先農，悉分爲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詞，中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王疏賀，侍讀學士廖道南撰禮頌九章以獻，道南，字鳴岐，蒲圻人。

張懋恭議孔祀見駁文貞

帝改張璠名字敬，字懋恭，御書賜之，字敬奏孔子祀典，有當正者，謹號章服，籩豆樂舞配享從祀數事，欲革王號，易木主，損其八份十二籩豆之禮，下儒臣議，編修徐階上言，王祀孔子已久，一旦不王，衆以爲尊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喪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遺像乎，國家廟祀孔子，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將復司寇之舊，彝宮殺樂，恐妨太祖初制，帝不懌，出階延平府推官。

璠按昭代紀略，載首揆字敬議孔祀，儒臣亡故異同，徐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疏上，字敬坐朝堂，召階至，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葬革岳演說，而何獨不革孔子，字敬遜曰：高帝

少時作，何可據。階曰：明公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時作。字敬頌，蓋亦曰：爾爲聖像，應古禮否。階曰：聖像非古，然既已背而事之，何忍毀也。字敬曰：程氏云：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觀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列聖御容，能必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字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階故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斥階延平，較明紀諸書於階疏外，更多此一番辨駁，故并錄之。階後謚文貞。

易題主更從祀公侯罷爵

字敬復爲孔子祀典或問上之。帝嘉焉，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據像題主祀之，申懷中黨二人，存懷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鮒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蘧瑗、鄭元、盧植、鄭衆、服虔、范滂、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類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改大成殿爲先師廟。秦冉、孔子弟子荀况，即荀卿。趙人。撰荀子二十卷。戴聖，號小戴，乃德兄子也。德號大戴，有二戴禮行於世。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劉向，字子政，著有五行傳論、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賈逵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爲之解詁五十一篇。馬融，字季長，茂陵人，教養諸生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何休、字節公，任城人，精研六經，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城太守。王肅，字子雍，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易傳，皆列於學官。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王弼，字輔嗣，山陽人，杜預註見晉武帝句下。吳澄，註見元英宗寫經文句下。蘧瑗，即衛大夫伯玉。鄭元，字康成，北海人，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全，又著天文七政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凡百餘萬言。又因何休好公羊學，乃發墨守，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戈以我乎。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官尚書，時立太學，正五經。

文字，植上書論之，爲世儒宗。鄭業，字仲師，從父興受左氏春秋，仕至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王監等爲之註，然其間又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服虔，字子慎，潯陽人，善春秋，范甯，字武子，陳留人，官豫章太守，爲春秋穀梁集解，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從孟喜受禮，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大小戴禮，皆傳后氏之學也。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河汾教授，著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懷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讀易十卷，又爲中說，以擬論語，門人謚曰文中子。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歐陽修，註見宋歐陽句下。陸九淵，註見本卷理學句下。程珦，明道先生父。朱松，文公文父。蔡元定，字季通，啓蒙一書，係季通定藁，稱西山先生。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崇道教廣齋醮勅建真人

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坤寧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五花宮西暖閣，各建齋醮，至連日夜，建新廟醮於欽安殿，以夏言充醮壇監禮使，道士邵元節，興安人，召入京，禱雪輒應，命爲致一真人，領金籙醮事，給玉金銀像印各一，敕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言作記刻之庭，及皇嗣生，錄元節禱祀功，加授禮部尙書，給一品服，天師張彥頤入賀，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命建金籙大齋於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帝賞賚天師有加。

龜鹿瑞靈芝瑞天桃仙藥

永和王知煥獻白鹿，告鹿瑞於太廟，總督胡宗憲獻白鹿再，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告謝元極殿太廟，又獻白龜二，帝悅，賜金帛彩衣，謝元告廟未幾，白龜亡，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靈寶不久也。」禮部進四方獻，靈芝千八百六十四，方士王金進五色龜芝，帝夜坐御榻，忽獲一桃，左右云空中墮，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典五日，明日桃復降，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答之，後御几及褥各得藥丸一，謝太極殿告廟。

陶仲文三孤僭求訪長生

方士陶典眞，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爲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符術於墨田萬玉山，鄒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後元節貴幸，欲歸會宮中，黑背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試之。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扈駕南巡，至雷澤，白晝有疾風，鶴駕，仲文曰：「當火，曠之亦不免，可謹護靈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帝得陸炳負出，明日敕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進忠孝乘一真人。又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後以大同獲叛人王二，帝曰：「叛惡就擒，實神鬼有以默戮之。」加仲文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知仲文者。後又加封恭誠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誥，歲祿千二百石，賜坐稱爲師。及仲文死，帝分遣御史王大任、姜燾、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後遺詔云：「朕祇緣多病，過求長生。」

歸旋召張文忠十年恩遇

張桂在內閣言事相左，出惡語，科臣陸燾等劾璉等顯恣不法，帝下敕暴其罪狀曰：「璉恨復自用，負國負民，勢尤而效之，當置典刑。特從寬宥，璉還家，愴悟，以需後用，尋致仕。霍輅疏列大學士楊一清二十四罪，爲璉等訟寬，帝罷一清，立召璉，後行人薛侃請宗室留一人司香，帝怒，究主使，太常卿彭澤以議禮與璉結驩，詹事夏言數與璉忤，澤微詞挑侃，使引言，侃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帝釋言，出璉三密疏示羣臣，斥其伎倆，著致仕。旋遣行人召還，後孚敬以疾乞休，帝遣中使齊榮送歸，及卒，帝親按諡法以危身奉上，謚文忠。在閣十年，雖嚴旨屢下，而恩遇無比。嘗以少伽羅峯呼之，孚敬爲舉子時，聚徒教授於羅峯書院，因別號羅峯，帝手札下孚敬，輒稱元輔羅峯，最後呼以羅山，又更號羅山。

相嚴嵩贊元功廿載奸臣

嘉靖二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餘歲，考嵩黷貨嗜利，帝號英睿，竟稱魚水，嵩邊何道哉，惟佑贊元功，帝心感嵩也。」

又曰：世宗清虛學道，奸嵩擅權，如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後都應龍勸嵩，帝曰：朕以嵩賢元壽君，故特優眷，及嵩歸，帝每思嵩賢元功，意忽忽不樂。

任納賄劾貪污寵優銀記

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襲，嵩受賄請旨，遷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皆戍邊，嵩無恙，共和王庶子惟燬，與嫡孫懷燬爭立，嵩亦受賄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訴，御史葉經劾嵩貪污，帝曰：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人言介意，給事沈良材童漢臣等，復劾嵩奸污，南京科道王燦陳紹等，論嵩父子同惡相濟，關道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歷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元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勤。

逐同鄉忌起復陰比謀傾

大學士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兩人同鄉，言以議禮驟貴，嵩謹事之，言不爲下，嵩爲禮部，欲入閣，言阻之，遂有鄰，帝在西苑齋居，許人直貴人乘馬，言獨乘小腰輿，帝怪之，會言坐失旨當罷，嵩遣乘一真人第，謀騎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勸嵩，時帝心愛嵩，攻益力，益憐之，留嵩，慰諭甚至，嵩因泣訴言見凌狀，帝怒，下敕逐言，科道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言既逐，嵩獨相，同事者多罷去，帝微聞其橫，厭之，乃詔起言入閣，且加少師，位在嵩上，凡所擬旨，言不顧問，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子世蕃，爲尙寶少卿，通賂遺言，欲上聞，嵩懼，挈世蕃走言榻下，長跪泣謝，乃置不發，嵩父子恨之，御史陳其學論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炳造言請死，亦長跪而解，嵩知之，遂與炳陰比，日謀傾言，而言不悟也。

賜金幣嘉陣圖協謀復套

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因條八議，部臣不能決，帝曰：套寇久爲內患，銑奏具見壯猷，爾部迄無灼見，仍令銑與邊臣協心同謀，務求長策，未幾，銑兩督兵擊寇，遂出塞，事聞，帝嘉銑

功賜金幣。甘肅總兵仇鸞不聽調遣。銑劾奏之。帝以鸞阻撓軍機。奪俸。銑復上方略十八事。並上營陣八圖。帝嘉之。下廷臣集議。言銑前後章疏。皆可施行。首相夏言力主其議。會銑字南塘。江都人。諱襄敏。八圖立營總圖。遇敵駐戰。選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長驅。獲功收兵各圖。

代報讐。誣啓讐。不顧生靈。

俺答大掠遼西。嚴嵩乘間奏會銑開邊啓讐。夏言和同附會。以致誤國。尚書聞逮費來等覆奏。言輕信會銑。罪不可道。詔奪言師傳致仕。逮銑勘問。兵部奏俺答與套寇謀襲延綏。帝曰。此會銑開邊召之也。嵩復令仇鸞許銑剽取軍糧。故倡議復套以自解。時嵩與錦衣都督陸炳怨言。鸞怨銑。三人相結。故因銑以傾言。刑部侍郎張瀚。都御史屠僑與炳。阿嵩旨。謂銑交結夏言。行數萬金。囑蘇綱餽送。妄議復套。銑斬於市。逮言至京。朱氏曰。套地東距偏頭關。西至寧夏。且二千里。歷朝名臣李文達。項襄毅。忠。王威寧。錢等。皆思滅此朝食。卒以浮議紛紜。貽患百年。幸曾任其責。夏主其議。出塞襲擊。已有成效。世宗乃不顧社稷生靈。甘心為嵩炳鸞等報仇。使二人畢命西市。為俺答諸部所笑。悲夫。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諱文愨。

聯襟禍。陳平計。獄成蜚語。

夏言妾蘇氏。父蘇綱。少女適會銑。與言為聯襟。綱出入兩家。傳銑復套之說。夏遂主其策。嵩等伏毒窺隙。而言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作漁家傲一闕。適黃泰泉至。撤得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蓋誣之也。夏大詬罵。未三日。而綱作言上疏自理。云為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皆不聽。竟坐與銑交通律斬。蘇氏請以身代。不許。帝亦無意殺言。嵩攜蜜語流入禁中。且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激成大獄。

因香冠。久積怒。雨暗台星。

初，帝不喜翼善冠，御香葉巾，命尙方做製沉香冠，賜言嵩等，言揚非人臣法服，帝大怒，嵩故冠香葉，外冒輕紗，帝見果悅，嵩因泣訴入，及言論死，刑尙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帝怒喻阿附，語猶及前不戴香冠事，至言臨刑，帝數起看三台星，燦燦無他異，下殊筆傳旨行刑，旨出，陰雲四合大雨，西市水深三尺，京師語曰：可憐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

大同亂遼東變海倭猖獗

大同北距塞，地平無險，巡撫張文錦築五堡於鎮城北，徙鎮卒戍之，爲大同藩籬，卒不樂徙，嚴令趣之，遂亂，殺文錦，命侍郎胡瓚討之，瓚計擒首惡郭晉卿、郭忠等斬之，饒父郭彪子糾胡雄等又亂，巡撫蔡天祐撫諭鎮城兵民，索得彪子等四十人斬之，大同始定，又數年，大同總兵李璘凌濼，急工役，卒王保等倡亂，殺璘，總督劉源清督兵至，諸卒詭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潛出漠北，誘小王子入寇，朝廷以侍郎張瓚代源清總制，瓚曉以禍福，令獻首惡諸卒，斬亂三十一人，首級以獻，大同復定，舊例遼東衛所，每一軍給餘丁三人，巡撫呂經清革止給一人，又檄將吏修築牆墩，督工嚴急，諸軍大噪，焚衛役簿籍，執經製其衣冠，值巡按曾銑按部，聞變出榜安撫，亂軍稍定，朝廷召經還，經入廣陵治裝，中軍袁璘以扣月糧爲噱，悍卒於璘兒不從，率衆執經及璘，囚首遊街，窘辱備至，是時撫順城指揮劉維，亦爲其禍卒王純所囚，一如廣陵，銑密刺遼陽三城諸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李鑑等，刻期擒捕，於是遼卒趙剛兒與於璘兒王純等二十四人同日捕獲，事聞，皆論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所統五洲七道三島，爲郡五百七十有三，自胡惟庸約日本伏兵貢艘中，事覺卒誅太祖，後世不與通，然市船司不廢，後市船改設福建浙江廣東，凡番貨至，所主商家，相率爲奸利，負其責，倭於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以至海民窮困及生餓死者，皆與爲嚮導，時寇沿海諸郡，倭勇而黠，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大羣數千，小羣數百，推徵人汪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峯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僭稱王號，禍延三省，朝廷先以朱執巡撫浙閩，執下令禁海，貴官家通番者不便，相與詆譭劾執，論死，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海道，破倭於普陀諸山，尋改忬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忬去而浙倭更猖獗矣，又以兵部尙書張經總督浙福，經初戰敗，會侍郎趙文華出視

師。願指凌經。勅經從賊。及經敗。倭於石塘灣。倭遁出海。而文華疏已上。遠經論死。乃以胡宗憲代天龍巡撫。宗憲新徐海。誘擒汪直。浙患稍息。倭南行泊滬。禁掠居民。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閩廣。警報日至。給事陸鳳儀劾宗憲削籍。復逮宗憲詣京。宗憲自殺。倭巢閩中。首尾七八年。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閩。與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之。又敗倭於仙遊同安。漳浦等處。入賊巢。擒斬略盡。其逸出境至潮州者。大猷又截殺之。倭患始息。宗憲字汝貞。緬溪人。

庚戌年。俺答來逼困京城。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俺答與吉入犯宣府。由薊州入古北口。掠懷柔順義。直逼通州。巡按王忬具疏請援。京師震恐。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督九門。文武大臣十三人守一門。徵召諸鎮兵勤王。俺答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貨。焚民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殿內臣八人去。不殺。令致書。多慢語。求入貢。是夕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帝在西內懼甚。當時俺答無志中國。所掠男女金帛滿志。捆載去。欲奪白羊口。不得出。仍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

賂移路。假勤王。遠營冒賞。

仇鸞爲宣大總兵。初聞俺答欲入犯。惶懼無策。有麻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持重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俺答受貨幣。遣之箭藁爲信。與之盟。遂東去。義榮又謂鸞曰。賊騎東。公宜自請入。可上結於天子。鸞即伴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便宜應援。帝壯之。詔留駐居庸。聞警入援。俺答果由薊鎮入犯。帝益信鸞。詔鸞勤王。鸞以二萬人馳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延綏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餘人。拜鸞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於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以守謙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守謙兵少不敢擊賊。城中人人見之。鸞故遠屯郊外。城中無從驗。自謂擊賊酣戰。不能回薄城。帝謂鸞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懼不出師。違守謙同兵部丁汝愛俱棄市。及俺答歸。至昌

平北，猝與鷲遇，殺傷千餘，幾獲鷲，僅以身免。
乃更取平民首上功，優詔加鷲太保，賜金帛。

結脫脫開馬市五謬分明

俺答既歸，仇鸞乃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以貢馬互市爲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議，鸞力主之，衆弗敢異。遂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言：議開馬市不可有十，一忘天下大仇，二失天下大信，三損國家大威，四灰豪傑感憤之心，五懈天下修武之志，六開邊方交通之徑，七起百姓不靖之階，八長敵輕中國之心，九墮敵人狡猾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謀。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敵安肯以良馬市？謬二，或謂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損資以奉寇益大矣。謬三，或謂敵和必不失信，不知小信彼安肯守？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於戰。謬五，帝連閱頗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嵩等唯唯，莫敢以爲是。鸞憤然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構之，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謫狄道典史。

藉互市撤藩籬朝通暮寇

史道主管馬市，俺答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敵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拒，邊垣營堡俱壞，戍卒盡撤，敵入無復藩籬，至是三寇大同，李逢時請速備之，乃詔罷馬市。

收印綬，修棺屍，誤國咸寧

俺答寇薊州甚急。咸寧侯仇鸞佩大將軍印。當出禦。適旗發背。不能出。然願懸印。不肯上。又無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曰。事迫矣。上言大將軍病。偏裨令不行。請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乃令收印授上之。錦夜馳至營第。收鸞印綬。令總兵陳時代鸞。鸞聞盡極死。大學士徐階。因密疏鸞通寇誤國。帝大驚。命陸炳會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瑣按紀事本末云。時上已心知鸞奸逆。命都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諸奸事。恐無案驗。不即發。會時義侯榮知鸞死。事必敗。出奔居庸關。欲叛出塞。炳知之。使關吏執以聞。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諸奸狀。帝大怒。下制參鸞罪惡。剖棺戮屍。合家俱斬。詔告天下。與徐階密疏誤國之說異。

尅軍餉充餽送遷官蔭子

文管家武管家僭賞橫行

時嚴嵩用事。寢格邊徼。公行賄賂。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劄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護爲聘。王汝孝以三千而俸得遣戍。蔡克卿以三千而即轉寺卿。楊順歎君。三誘其子。吳嘉惠侵冒。驟遷三官。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嵩受賄報功。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以厚賄而得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家奴嚴年。富將百萬。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傳任嵩填發。俗呼文選郎。萬家爲文管家。武選職方。祁祥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擬辟。鄭曉執不可。乃杖戍嶺南。

王宗茂徐學詩連疏負國

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八大罪。帝謂其狂率。謫平陽縣丞。刑部郎中徐學詩論嵩貪黷無厭。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補漕運。車乘樓船。貯載而歸。帝謂

其乘間報復，下領撫司拷訊，斥爲民。學詩，字嘉言，上虞人。

藉考察傷善類陰中多人

時大計京官，嚴嵩投指吏部，中傷善類甚多。徐學詩疏中有曰：凡論嵩者，嵩雖不顯禍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王暉陳愷，御史謝瑋、童漢臣，今俱安在。嵩如鬼如賊，人敢怒不敢言者，畏其陰中之也。

最可憐殺諫官行刑附尾

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三遷至武選員外，繼盛感激思報，妻張氏曰：一鸞因公幾死，今嵩父子，百鸞也，公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上疏論嵩十大罪五奸，略曰：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剔除俺答之先。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以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罪一：嵩以擬旨，竊弄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奸大權也。罪二：皇上所行之善，必傳於人曰：上無此意，我議而成之，歸功於己，是掩君美也。罪三：擬旨皆世蕃代票，嵩以臣而弄君之權，世蕃以子而弄父之柄，是縱奸子也。罪四：孫殿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是冒軍功也。罪五：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薦爲大將，是黨悖逆也。罪六：俺答深入，嵩戒丁汝變勿戰，及逮治汝變，猶許密疏奏保，是悞軍機也。罪七：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勵汝進，以劾嵩降典司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罪八：吏兵選除，以入賄爲低昂，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軍士，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賤百姓，是失人心也。罪九：詔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罪十：然此十罪，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凡聖意所在，皆預知爲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之鷹犬，奸二；懼嚴騎封訪，即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之瓜葛，奸三；畏嵩諫有

言凡進士，非親知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有言，乃將各部有才望者結納之，使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奸五，願皇上察其奸，治其罪，召問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著致仕，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奏，帝怒，命繫錦衣獄，詰訊引用二王故，繼盛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命杖一百，血肉盆起，下刑部擬罪，尙書何繼受嵩指，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繫獄三年，每出朝審，士庶夾道擁觀，共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曰：奈何不以此囊嵩頭，嵩乃以縱寇不宥之張經覆奏疏內附繼盛於尾，帝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京城大許當刑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建，明殺諫官，自此始，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諱忠愍。

除吾瘍猶不足沈鍊冤魂

先是俺答薄都城，錦衣衛經歷沈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勳王師邀擊其情歸，必大捷，嚴嵩寢格不報，鍊乃抗言嵩父子納將帥賄，誤國大計，歷數其十大罪，詔以鍊詆譭大臣，廷杖編田，保安其里，長老聞知鍊狀，皆遣子弟從學，鍊與語忠義大節，乃爭言嵩父子以爲常，又東獨爲偶人三，目爲林甫、檜及嵩而射之，語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總督楊順，故嵩黨也，適敵大入，破應州諸堡，順多殺邊民掩敗，鍊怒讓之，且賦樂府二以諷順，順大恚，走其私人白世蕃曰：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會嵩客路楷，巡按將出，世蕃爲酒壽楷，而使謂順曰：幸爲我除吾瘍，楷至，與順合笑捕諸白蓮教通叛者，竄鍊名籍中，以叛聞，取中旨殺之，籍其家，嵩予順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快快曰：丞相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取鍊二子在側所者杖殺之，移檄越，逮其長子襄至，目掠治，且死，會給事吳時來劾順楷誤國大罪，襄得釋，隆慶初，詔喪言事者，鍊冤始白，襄伏闕上順楷殺人奸狀，給事時亮瑣以封事請詔捕順楷論抵罪，沈鍊，字純甫，號青霞，山陰人。

一幅畫一首詩王忬稟斬

宣大總督王忬有古畫云值千金。嚴世蕃索之。忬有臨幅以獻。有精於辨畫者。往來忬子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所斥。其人知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以語世蕃。世蕃銜之。忬先懇楊繼盛之死。嵩已含怒。世貞又爲之經紀其喪。弔以詩。員外兄叔祺以詩告嵩。嵩益憾之。會俺答犯大同。入潘家口。鄒應龍以嵩意爲草。授御史方幹念。忬變邊無術。嵩稟本王忬調度失宜。致賊深入。生靈被禍。著錦衣衛解來京。既至。取供送部。部議充軍。復稟旨從重議奏。刑部比失陷城寨律斬。遂見殺。世貞字允美。號鳳洲。太倉人。忬之子也。

祭海神總鹽政憑寵恣橫

倭寇掠江浙。帝命趙文華祭海神。並察視江南賊情。文華既出。憑寵自恣。所有賦課。立即推什。百司震懼。財賂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烈。及祀海還。帝疑之。嚴嵩爲文華保全計。因倭報緊言於帝。復遣之。文華再至。而東南民愈困矣。嵩又以私人鄒應龍爲都御史。總理天下鹽政。漁獵民財。應龍巡行郡邑。其妻從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廟。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淳安知縣海瑞供撰疏簡。慈谿知縣霍與取濟艘不屈。嶽巡鹽御史袁淳俱劾落職。

易腰帶進尙書怒因藥酒

趙文華自浙歸。行珍寶於嵩父子。至入內室。叩首嵩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尙不能爲郎君。易腰帶耶。嵩稱文華於帝。進尙書。諛加太子太保。文華欲結主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帝曰。嵩有是方。何不奏我。嵩聞之。懼且恨。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謝罪。嵩不令起。呼左右搜出。令門者毋爲文華通。伏阿奴。軒櫺下。寶髻嫌輕。

趙文華見怒於嵩，日憂懼，爲乞講於嵩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夫人上坐，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階左右，伏軒櫺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略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宛轉攀白，文華竊望見，遽走伏席前涕泣，嵩勉留侍飲，然意未釋也，文華初賂世蕃金絲草一具，共姬二十七人，皆寶樹，世蕃以爲薄，恨之，乃爲疏草，使引疾歸，是時帝方修元，其疏中有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嵩既老倚東樓縱淫失寵

嚴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或早或暮，嵩老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縱悉馳報，每事先有以待，帝益喜，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亡其子也，崇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恣，因大伏樂，嵩聞飛札走問，世蕃方擁諸姬狎客，徵逐呼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世蕃議覆不至，乃以意對，故步皆失，帝不憚，頗聞世蕃淫縱，心惡之，凡軍國大事，悉諮次相徐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類而已，徐階，字子升，號存齋，華亭人。

道行乩應龍夢培壘樓傾

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帝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不能格上眞，中官與道所謀，啓示而後焚，則所答具如旨，一日，帝問輔臣賢否，道行爲乩仙對，言嵩父子弄權狀，帝曰：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彼奉元久，且彼誠不肯，上眞胡不殛之，詭曰：上眞殛之，則益用者之咎，故留待皇帝正法，既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應龍欲具疏未發，一日，夢出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劾世蕃通賄諸不法狀，因及嵩蔽賢溺子，帝覽之心動，命嵩致仕，下世蕃

於理。世蕃行金內侍。云應龍疏。皆道行潰之。並遣道行下獄。論死。鄭德輝爲囑法司。量坐世蕃贓銀。皮雷州衛。子鶴鴻及爪牙羅龍文。牛信各戍。家人嚴年。銅獄追贓。

逃戍伍。治闌亭。巡江逮捕。

嚴世蕃戍雷州衛。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藏匿亡命。會袁州推官郭諫臣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闌亭。其僕爲督。諫臣至。箕踞不起。諫臣具揚上之。巡江御史林澗。澗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盜賊。多人逃軍羅龍文家。龍文推世蕃爲主。假治第。聚衆至四千人。道路洶洶。或謂變且不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卽付澗逮捕至京。澗下諫臣捕世蕃。徽州推官栗耶捕龍文。並諭袁州府詳具嚴氏暴橫狀。澗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帝怒。詔下法司訊狀。

倒海水。幾激怒。款段都門。

世蕃下法司。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聚黨竊議。謂賄字不可掩。惟聚衆之說得削去。而填楊繼盛沈鍊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使人言於刑部尙書黃光昇。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守真。皆依其言。具稿詣徐階議。階閱稿曰。法家斷案良佳。屏左右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當生乎。曰。死不足矜。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言楊沈。正欲抵死。階曰。楊沈事誠見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決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請更議。

出袖稿。扇戶書。通倭謀叛。

時衆請更議。階曰。稍遲。事且洩。當照原疏。闌發聚衆本謀。以試上意。乃出一稿於袖中。曰。前囑撫印及寫本更回來。皆曰已至。卽呼入。扇戶令疾書。用印封識。世蕃自喜計行。不知已改。

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修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人。與羅龍文相善。龍文招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為響應。罪死不赦。帝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法司覆勘。具實以聞。命下。階抽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問數語。連至私第具疏。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且有顯證。請承正典刑。帝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

剪大慙寫遺書一字無成

法司疏上。世蕃雖善探。不得知也。及命下。與龍文相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鬻階能剪大慙者。階覽額曰：彼殺桂州。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也。

極盛滿。愧家奴。蚤知禍作。

嚴嵩用事。家人嚴年者。最黠。士大夫呼為礪山先生。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在京候嵩於私第。坐旁室中。俄有一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且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寬插楚尾矣。令深歎息。未久嚴氏敗。令治其家業。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此奴賢智。過其主遠矣。

殺人子。好殺君。戎首儉王。

谷應泰曰：嚴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二十七年。殺曾銑。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嵩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獨惜世宗明殺輔臣。始於夏言。明殺諫官。始於繼盛。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為其太甚。夏揚之誅。乃以儉王之相。甘為戎首。

楊英婢險縊殺天河釣叟

帝幸曹妃宮，既罷，宮婢楊英以粗經帝頸謀絃，有張金蓮走告太后，聽救得免，並曹妃誅之。帝曰：賴天地鴻恩，退除宮變，醮朝天宮七日，帝自號天河釣叟，命羣臣賦詩，其詩曰：紅竿百尺倚橫流，獨汎仙槎問斗牛，拱極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撒開煙水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大明收，獨爲稱旨賜覲。

薄三倫甘受詈老不回心

戶部主事海瑞疏曰：陛下一意修元，二十年來，法紀漸弛，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僇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修齋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繼表賀，營精宮殿，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者，夫元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疏入，帝覽之怒甚，投於地，已復取再讀，疏竟留中，帝一日提語宮婢，宮婢相語曰：皇上受詈海瑞，乃洩忿於吾儕耶？帝聞之，傳旨海瑞督主毀君，悖道不臣，杖六十，錦衣衛收訊，海瑞，瓊州人，字應麟，又字休賢，號剛峯，諡忠介。

方堯舜號堯齋又加道號

帝每以堯舜自待，羣臣亦以堯舜諛之，自號曰堯齋，又自上道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元應開化佛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天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

自迫思增愧恨誑惑姦人

帝遺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森人誑惑，祈禱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邇者方圖改轍，遽嬰疾疾，每一追思，惟增愧恨。

雖能悟詐傳旨，箕書鉛藥

陶仲文徒胡大順，先以事敗斥去，乃偽造萬壽金書一帙，謾稱呂祖其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王粉丸，命其黨何廷玉實至京，因藍道行徒藍田玉，通內侍趙極獻之，帝曰：既有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遂詐傳旨，徵大順進京，更名胡以寧，帝知爲大順，惡之，以問徐階，階曰：大順小人，田玉乃世蕃黨，妄進白鉛，其意巨測，至詐傳密旨，罪惡尤重，收大順等誅之。

究竟是餌仙方，燥熱身崩

先是王大任奉命招至方士王金等，以修鍊幸，偽造諸品仙方，及以金石藥進御，其品詭秘不可辨，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燥熱，帝服之火發，疾甚，帝修元西內，至是還乾清宮，遂崩。

莊皇帝遵遺詔立誅方士

世宗崩，遺詔云：皇子裕王，仁孝天植，卽皇帝位，勉令修德，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復職，方士各正典刑，於是世宗第三子裕王載堦卽位，改元隆慶，是爲穆宗莊皇帝，制奪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誅命，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

錄建言榮存歿三等加恩

吏部奏：先朝建言諸臣，如沈鍊、徐學詩等三十餘人，宜遵詔錄用。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人，戮死者，復職贈蔭諡祭者，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樞四人。廷杖死者，復職贈蔭者，楊最等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隲下者，復職贈官者，唐胄、李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等三十八人。尚書熊浹、諫箕仙、御史楊爵、勸權貴、雖罪止罷黜，然思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楊爵，富平人。

杖內使繫張恩、仁明獨斷

內使許義，挾刃嚇人財，事發，御史李學道不俟參提，執而笞之。內使百餘人，奪挺殿之。帝知之，杖爲首百充軍。餘杖六十。戶部李已勸崔敏傳買金瑤，科擾紛紜，帝杖已繫獄。時內犯張恩亦繫獄，給事舒化請釋已恩，分別情節，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爲民。恩繫獄如故。始，法司意恩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謂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釋田劉傳特旨賄滅情矜

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衆。奏上，奪俸。吳瑞登曰：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劉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以特旨滅死，非定法也。必其賄賂有靈，故忽有此詔耳。

出體乾錮李芳不知罪狀

先是內降戶部采買珍珠金玉，尚書高耀即時召商收買，凡貴近之家，以伴當爲商人，交送戶部，倍價取利。及劉體乾爲尙書，凡有取買，執持不行，又上疏言財用絀乏，請停采買。疏至文思房，不收。令寶本吏領回，體乾復令寶往，吏被嚴逐，將原本送內閣。李春芳令請體乾而論，不必上本。本未進呈，忽內降著開住。太監李芳，每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帝命提錮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尙書毛愷言芳罪狀未明，莫知所坐。帝曰：芳無禮，第錮之。繫獄二年，發充南京淨軍。

杖廷臣違直諫詹鄭石星

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供造慈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鞦韆架監櫃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小。帝怒，逮杖百。編撰尙寶丞鄭履淳陳時政，略曰：時方多故，百姓怨嗟，物怪人妖，天鳴地震，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臥薪嘗胆之日也。諫陰已三期矣，曾召一大臣，實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回話屢怒，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疏入，命杖一百，下獄。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勤聖學，勤視朝，速赦尤，廣聽納，察讒譖，帝怒，命廷杖削籍，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部郎穆文，熙星友也。悉杖斃，乃義白纓紳而身被獄，星且掖以出，得不死。

高新鄭徐華亭輔臣立異

高拱，新鄭人。徐階，華亭人。同在內閣，帝卽位初，錄建言誅方士諸新政，階俱遵遺詔行。拱非之，謂是於陽先過，遇與階有隙，一日謂階曰：公在先帝時，導以齋詞求媚，宮車甫晏駕，而卽倍之，又結言官，而必逐其藩邸腹心之臣，何也？階曰：公悞矣，言路口多，我安能一一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信先帝，欲使恩自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爲齋詞，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言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尙在，拱頰赤語塞，兩人隙益深。陳越曰：新鄭欺欺有無改於父之說，不顧國事之是非，而惟與華亭立異，輔臣不和，無望君德之純矣。高拱，字肅卿，號中元，諱文襄。

衆言官相搏擊鷹犬甘心

御史齊康言：徐階專權，盡國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使，宜置之法。通政使海瑞言：階受勳國事，康乃甘心鷹犬，搏擊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任。朱氏曰：

嘉隆間。言官多以私意搏擊。文貞文襄皆賢宰相。唐譯續文貞。陳瓚繼文章勅之是矣。乃稱係文襄指使。是借康以動搖文襄也。海忠介所謂甘心鷹犬者。又豈獨一齊康乎。

探囊篋起門人募讎具獄

科臣張齊勅奏徐階不諫先帝齋醮。固位取寵。階再疏乞致仕去。會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家人孫伍至京。克弘亦華亭人。或妄傳爲階所使。韓楫計欲傾階。至伍臥內大索裝資。至探囊篋。竟無所獲。更引克弘他事。極言詆階。高拱銜階不已。使給事張博論階三子罪。行巡按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太守蔡國熙。擢爲蘇松兵備。屬之獄。階之難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竊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人者有賞。於是凡生平賂階三子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隲小人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階大困。上書於拱。其詞哀。拱頗心動。而國熙所具獄。成其長子璫。次子璵。俱其少子瑛。沒其田六萬畝。御史聞之朝。拱爲旨謂太重。令改讞。國熙變色曰。公使我任怨而自爲恩。穆廟崩。拱去位。事得大解。

兩三朝遞傾軋大桀承迎

時高拱與張居正在內閣。各負氣不相下。吏部尙書楊博。謂居正曰。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鄉。遞省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科臣曹大桀疏論高拱不忠十罪。請如嚴嵩故事。立賜罷黜。支大綸曰。望風承旨。迎合權要。此近世言官之病。曹大桀以高文襄比之。嚴嵩其爲江陵鷹犬無疑矣。居正。字時大。號太岳。江陵人。謚文忠。

神宗立剛十齡國疑主少

穆宗不豫。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曰。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拱等哭奏曰。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愛死。穆宗崩。太子翊鈞即位。改元萬曆。時年十齡。是爲神宗顯皇帝。

拱被逐儀旋逝元輔江陵

時太監馮保居中用事。高拱使臺諫交劾保，必欲去之，使所厚語張居正。居正陰洩之保，保言於皇后貴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兩宮皆錯愕。保乃抑科道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召諸大臣於會極門聽宣詔。拱以爲且逐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正稱腹疾，故徐徐進。中官出兩宮與皇帝詔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許停留。拱面如死灰，汗流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被之扶出，卽日出宣武門，就羸車，立而附載，幾騎兵番，踉蹌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爲異聞，未幾，高儀亦病死。居正爲首輔，帝賜居正御書大字曰：元輔曰良臣，羣臣章疏，不敢斥名，亦第稱元輔，帝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皆盡古師臣之禮焉。

擅威福攬事權慨然自任

張居正既登首輔，事權獨攬，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御史劉臺劾居正專擅威福，罔上行私。居正見帝辭政，曰：臣之所慮者，危地也，言者以爲擅作威福，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訊，伏地不肯起。帝下御座，手掖之曰：先生起，朕責臺以謝先生，詔下，臺獄杖戍，時議藉藉，居正具疏爲解，免杖奪職爲民。

築河堤蠲積逋利賴民生

先是淮揚諸郡苦水患及陵寢，張居正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帝卽其家以原官起用，便宜行事，凡築土隄石隄塞決口，建減水閘，踰年告成，費不過五十萬金，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兩隄夾峙，河流其中，不致南決，又高家堰既塞，淮不奔黃浦，盡趨清口，會黃河入海，數十年弃地，民可耕種，居正請蠲積逋疏曰：百姓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尙不能

辦豈能完累歲積逋乎。有司往往將今年所徵，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爲將來帶徵矣。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逋，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帝從之。

勸法祖時納誨贊成君德

居正勸帝力行祖宗法度，嘗因講畢，言及建文出亡詩，命錄鴻覽。居正曰：亡國事不足觀，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帝製集以上，帝覽畢曰：朕讀之不覺感泣。居正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天心爲心，乃能永保洪業，因述聖祖徵時事，及卽位勤儉，帝怡然曰：朕敢不黽勉法祖，然尙賴先生輔導。居正勸帝講學親賢，愛民節用，開經筵，進講章，進帝鑑圖說，令翰林官分番入直，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帝留意翰墨，居正以爲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寶錄，分創業艱難，勵精圖治，敬天法祖等四十餘則，次第進呈，居正隨事納誨，帝嘉納之。

平都蠻滅羅芳命將知人

都蠻古邇戎也，自漢遺唐蒙通巴峽，開犍爲郡，其後諸葛武侯一討平之，其九絲凌雲等寨皆天險，夔人也聚其中，時出沒爲寇，蜀當事者告急，居正薦兵部右侍郎曾省吾往討之。時四川總兵劉顯以閩事爲言官所持，罪且不貸，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事治之，言者始解，顯奮不顧身，受會方略，凡六越月，諸寨悉平，擒斬無算，俘蠻帥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而還。嶺西羅芳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巖江急狹，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獠穴其中，世宗朝，浪賊黃德祥等堆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三朝，不可撲滅，居正舉兵部尙書凌雲翼督師討賊，溯行，居正曰：今五指北三八寨諸獠，雖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番署十道，進破諸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

任李威鎮薊遼邊情指掌

居正以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爲一時冠，請加顯秩，以勸將士，封爲寧遠伯。又以戚繼光爲薊遼總兵官，會遼撫張學顏報稱寇二十萬犯遼東，前鋒先抵太寧，帝憂之。居正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繼光報諸部解散，居正因上邊事疏曰：遼東告警，臣已而奏，料其無事，今報解散，臣使入密偵，則把都、在巢駐牧，所報皆屬虛聲，臣不以寇不來爲喜，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爲慮也。」兵部聞報，張皇事已，又寂無語，乞諭兵部，語以邊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居正請令夢龍駐永平，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既而土蠻犯前屯，夢龍成梁擊走之。繼光、字元敬，號南塘，登州人，諱武毅。

命佳胤視浙師亂戢兵民

時浙兵因減糧，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遂昌亂，擁撫臣吳善言，窘辱萬狀，責吳自書陵削狀，以庫銀二千作酒食，乃縱歸。明日二魁陽縛請受法，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嗣知其狀，姑好語撫之，而具其事上聞，朝廷以御史張佳胤往浙視師，無何，市民變復作，有上虞丁仕卿，素與杭市大獐相結，因夜役不均，仕卿語大獐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靡，而獨奈我何？」大獐意動，會仕坐他法，盡使者杖而囊諸三木，諸大獐遂戮家奪之，亡賴子立響應至千人，將薦紳免役者，焚其第，劫財帛以還，遂破盡使者門，佳胤方抵嘉禾，聞警，促駕曰：「速驅之，尚可離而爲二也。」抵嘉治事，亡賴益洶洶，佳胤乃從敢卒出，迎謂之曰：「汝曹毋反，反則移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衆以司夜役告，佳胤即下令除之，衆雖陽散，乘夜復大掠，佳胤乃召文英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壯士故不畏死，今市亡賴爲亂，彼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汝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賄，且有賞，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稱叛卒乎？」二黠魁踴躍聽命，遂前薄亂民，大敗於菜市橋，積家堂等處，反縛詣臺者百五十人，而仕卿在焉，亂得倡謀挾刃腰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梟之，餘放歸，民亂始平，佳胤復念悍卒猶未置法，乃陽

謂二黜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尙書時，咸帖然服。密讓得倡亂者陳德勝七人，曰：汝爲亂首，天子三尺不貸，斬之。復捕文英廷用至，曰：汝故自新死，今得死，晚矣。又斬之。而馳使通赦各營曰：天子以爾有功，不盡誅，今後當盡力爲國守禦，軍民歡呼。浙自是無警矣。事聞，帝進佳胤右都御史。

十年內好相業史書彪炳

張居正於隆慶元年，以禮部尙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四年進少傅，六年進少師，受顧命。萬曆元年，位首輔，加上柱國太師。萬曆十年卒。舊史載居正登首輔，慨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成梁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里，荒外登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國富，太倉粟可支十年，開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侍，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績炳然。從信錄云：江陵相才儘好，相業可觀，惜量不足耳。

爲奪情跪索刃被議忘親

張居正父喪訃至，帝手諭宣慰，居正上疏乞回籍守制，有旨奪情視事，居正再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遂。朝許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各疏，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皆言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大宗伯馬自強曲爲解，居正跪而以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趨出。明日，四人同受杖遣戍。

王大臣囑誣拱事有附會

帝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張皇，左右執之，馮保立鞠之，名王大臣，問何來，曰：自成總兵所來，居正囑保曰：戚公方握南北兵，禁勿復言，可借以除高氏，大臣既下廠，隨

有辛儒者，與同寢，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高閣老所來，欲陰行刺，即官汝錦衣，賞千金。大臣如其教，廠衛緝騎已集高門矣。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吏部尚書楊博曰：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取廠揭投博曰：是何與我，揭有居正實改歷歷有據四字，守禮識居正筆，納諸袖曰：機密重情，不上聞，先政府耶？居正覺，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乃以馮保與守禮及錦衣朱希孝會審，忽風驟雨雹不止，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事無影響而強誣之，我輩他日能免誅儆耶？天稍明，乃會問，廠衛問事，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貴，如何打我，保問曰：誰主使，大臣證曰：爾使我，乃問耶，保氣奪，強再問何言高閣老，曰：汝教我，我何識高閣老，保懼遂罷審，密飲大臣生漆酒瘡之，高老亦幸無虞，將大臣送法司，遂處斬。

璜按昭代紀略載：王大臣本名龍章，竊主百戶章守正金，走三屯營，投威總兵軍，不中選歸，遇寶劍者，買劍二刀一，比至京，竊金盡，市劍不售，則謀入內府為盜，因假內使轉朝衣服牌總，以清晨入乾清宮門，值駕至，龍驚走被執，詰姓名曰王大臣，發廠衛鞫狀，得刀劍二於衣中，自晉威總兵家人，受權光指，與客呂舉人祖望情來，及逮祖望與對不驗，則誣稱中官柯四，令其入內府行劫，又不驗，則誣稱高閣老拱，令與家人高本李寶同至京，及不知姓名內使引入內謀為逆，及捕拱原籍，並無所稱李寶高本者，止執其僕高來至京與龍質，前後所言，殊不相覆，乃送法司治罪，刑部郎中鄭汝璧恐龍妄指，陰以藥瘡之，對狀不發一言，斬於市，是獄也。人謂馮保實搆之，冀以害高，而江陵以人情不順，故申救之，高得免禍，據此則章龍板誣拱，賴江陵中救，而紀事者以囑除高氏誣江陵，以密飲漆酒為馮保，書之不可盡信如此，朱璜曰：居正與拱權位相軋，拱去身為首輔，則亦已矣，若借大臣一案，欲殺拱事保，此裨官野史曲意附會，委罪江陵，非持平之論也。

因護喪知怒保兩借交傾

太監馮保，惟逐高拱一事，是其首惡。此後頗稱持正，如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羣臣進頌，保曰：主上幼冲，不可以異物啓其好，尋以白燕送出，保每裁抑內使，不令預朝事。人多恨之，帝嘗與小內侍戲，保至，即正襟端坐，凡有賞賜，非出保口，無敢受者。帝積不能平，一日垂醉，拔劍欲斬之，保匿林下，賴太后救得免。保求去，江陵不可，乃挾太后命，令帝手書悔過詞以謝。帝益銜之。江陵歿，始有劾保意，左右知之，以告御史江東之李植，二人猶未敢遽言。攻保，會帝遣太監張誠護居正喪歸，誠素見惡於保，被斥，至是遂攜居正交結保狀上聞。李植等踵張誠之說，劾奏保十二罪，借居正以傾保，亦借保以迫論居正。帝曰：朕待此疏久矣，安置保於南京，於是諸人紛紛報復，追論居正結保弄權，詔奪居正封諡贈諡。

籍家產搜珠寶滅門同叛

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遼王憲備淫醜，多所陵擽，有人告王謀反，逮訊無反狀，坐淫醜調高牆，廢其府，居正售以爲第，人竊忌之。至是帝從遼府次妃王氏奏，請籍沒居正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詔曰：張居正誣毀親藩，藉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地畝，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僇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發煙瘴地而充軍，有司勸其家屬，長子欲修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曰：居正家產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但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孫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帝詔有司官保全之，時潯王將婚，太后言珠寶未備，帝曰：辦此不難，近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今已抄沒入官，其後竟無所得。朱氏曰：江陵功在社稷，未可誣也。及沒，神宗感於仇口，忘其舊勳，籍產滅門，視同叛亂，是神宗負居正，居正不負神宗也。

惑南臺誣血口大負忠勳

初，帝賜居正手敕，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至是惑於讒口，如御史羊可弘追劾其歸葬有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庭，以備茶甌，識者謂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甌，可笑也。且

世宗自號堯齋，神宗自號禹齋，中允高啓愚主南京，已卯科鄉試，題出舜亦以命禹，意屬諛君，亦未可知，乃南臺乘隙，誣居正欲受禪，啓愚爲謀主勸進，仕途血口，洵可畏哉。

江陵逝初政衰申王寬大

初帝欲營建，居正諫止，居正沒，卽興工，動費巨萬，朝士更易殆盡，居宮靜攝不視朝，初政遂衰，捷錄曰：繼江陵者，吳郡申時行，太倉王錫爵，二輔臣務爲寬大以悅人心，而法紀弛矣，臨御久而倦動生，無筵久虛禮記履攝而政事怠矣。時行字汝默，號瑞泉，長洲人，謚文定。

建言臣偏且亂枝節橫生

輔臣王錫爵疏言：臣幸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然言太煩則亂，太執則偏，太深則刻，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疏奏如買豎紛爭，雖有謬論，亦將格而不入矣，閣臣葉向高疏言：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落葉蓬樹，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朝賢暮否，好莠自口，皇上無所可否，聚之使爭，養之使闕，奏牘日多，事端日起。錫爵字元馭，號荆石，太倉人，謚文肅，向高字量幼，號臺山，福清人，謚文忠。

立名節攻宰相殊卑國體

時廷臣自負氣節，每與政府相抗，給事段然首論內閣王錫爵朱唐擅權亂政，何士晉論錦衣都督王之楨爲輔臣爪牙，禮科張鳳彩刑科蕭近高張國儒交章論錫爵唐奸狀，俱不報，朱璣曰：張江陵沒後，南北奏諫不問是非，不問賢否，專攻宰相，意謂欲立名節，當自清宮禁始，欲清宮禁，當自攻宰相始，賈如中文定王文肅朱文憲直指爲權奸，部司諸臣明知其誣，慮及併噬，不敢辨白，朝廷亦知其誣，避其激語，疏竟留中，使言者益橫，國體益卑，人心風俗，愈不可問也。

爭國本滋激聒立愛疑心

帝恭妃生皇長子，鄭妃有寵，生皇三子，即命進爲貴妃，給事姜應麟等以鄭妃生次子，恭妃誕元子，不宜反令居下，帝怒謫之。論閣臣曰：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朕豈以私意廢公論耶？自外沈璟主事孫如法言：恭妃育元嗣，五年未聞進封，所以不能無疑，帝亦怒謫之。申時行疏請冊立東宮，不允。於是科道王三餘等各請建儲，不報。中外謂帝許鄭妃以立愛，言者紛紛。帝曰：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令將三子一并封王，以待將來無嫡立長。羣臣譁然曰：三王並封，名分何辨，乃攘臂大呼，連章累牘，曰：爭國本，緣此迫脅輔臣，挽回成命，疏請停封，祇請皇長子出閣預教，帝又欲皇三子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疏爭之。閣臣趙志舉張位亦言：皇三子決該少選，帝從之。兩京九卿科道合辭復請立東宮，鄭貴妃弟國泰亦特疏懇請。帝諭曰：皇三子體弱，稍俟年月，長幼之序，豈有搖動。鄭妃嘗請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諭卿等知之，今又來陳奏，朕不喜激聒，且看十四年，至今未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此輩離間我父子，以成一貫請，乃冊立皇長子常洛爲皇太子，次子常洵爲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後皇后病不起，羣情疑鄭貴妃必爲后，及皇后崩，中宮久虛，貴妃竟不進位。

編廢立續妖書憂危竝議

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閱範圍志一書，鄭國泰增入后妃部，始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給事戴士衡言：坤逢迎掖廷，語侵貴妃，全椒知縣樊玉衡先請立東宮，疏內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貴妃聞之，訴於帝，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編成一書，名曰憂危竝議，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等，成黨疑其書出士衡手，承恩疏辨，並奏士衡捏造僞書，中傷善類，目爲一衡，以激上怒，因並遣戍，及太子既立，又有造妖書云續憂危竝議，凡三百餘言，謂東宮不得已而立，故從官不備，寓後日改議之意，其特用朱庶，庶者更也，內外官附庶者，文則

戎政尙書王世揚。巡撫孫璋。總督李汶。御史嚴養心。武則錦衣都督王之楨。都督僉事陳汝忠。千戶王名世。王承恩。錦衣指揮僉事鄒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顧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之舉。吏科給事項德祥撰。四川省御史喬應甲刊。其書一夕間。自宮門至衢巷皆遍。及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朱賡以聞。帝大怒。令廠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偵校塞路。大開告密。

得生光。方免坐。沈郭諸君。

先是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相訐。越奏奎非楚王子。禮部侍郎郭正域。江夏人。右宗人。正域係開臣沈鯉門生。鯉又右正域。尙書趙世卿等皆言王非假。給事姚文蔚等疏論正域。修怨謀陷王。帝以王爲眞。罷正域官。沈一貫亦以楚宗事懼正域及鯉。於是給事錢夢象論妖書。直指爲正域與鯉所造。御史康不揚起而佐之。正域方守凍潞河。發卒圍其舟。押其僕隸乳媪十三人。又捕正域舍人毛尙文等。拷訊無所得。遷校且環逼鯉。迫脅不堪。時邏緝株連。長安中無敢偶語。最後得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黠生。生光性險賊。善習人財。適戍大同。赦歸不悛。猶脅鄰國秦金。廷阻時。御史沈裕恐無所歸獄。厲聲折生光。從重論。生光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遂認服。生光論斬。帝加等。以謀危社稷律。磔於市。妖書實非生光。第其人可死。故人不憐之。後中書舍人永嘉趙士禎疾篤。自言爲此。肉碎落如礫。語音低。正域字美命。號明龍。沈鯉字龍江。歸德人。

正宮中憂鬱疾。風聞臆度。

工科王德完疏言。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貽危不保。臣得風聞言事。蓋孝端皇后撫育諸子有恩。帝以賢相敬重。惟后多病。故德完臆度。以爲帝寵鄭貴妃。待后衰薄。致此疾也。帝震怒。下錦衣衛訊治。

忽張差棗木棍面諭慈寧。

萬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衆執之，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奏，犯名張差，口稱持齋討封，迹涉風狂，貌似桀黠，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審，差供被李自強等燒茶榮草，氣憤來京聲冤，從東地，不識門徑，路遇二人，言無憑據如何進，拿槓子一條，便可當作冤狀，差氣忿，失志顛狂，遂拿棗木棍，復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被擒，合依宮殿前投磚石傷人律，新立決，提牢主事王之榮奏，臣散飯獄中，見張差非風顛人，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到京，有不知何道大宅子一老公說，且先走一遭，撞著便打殺，與我棗木棍，領至厚載門，進到宮門上，守門官阻住，我打倒他，老公多途被縛，小爺福大，又招有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姓名不說，乞敕會問，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變豈無因，內有奸賊二字，帝惡之，與之衆疏俱不報，行文蘄州確查，知州具言其發顛始末，諸臣皆欲以風顛結案，刑部司官胡士相等十八人再審，差供馬三舅名馬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是修鐵瓦殿廂保，不知何道大宅子，是佳朝外劉成，三舅外父，常往保處送灰，保成和三道等傷著我來，說打上宮中，見人便打等語，給事何士晉言，事涉宮闈，形見勢逼，時語多涉威臣鄭國泰，且侵貴妃，國泰出揭自白，於是帝幸慈寧宮，皇太子侍，帝命百官皆前，口諭昨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庭遂生枝節，誰無父子，爾等乃欲離間吾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人犯張差職保劉成即時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因執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又以手約太子體曰，從六尺孤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爾問太子，爾有何語與諸臣言之，太子曰，似此風顛之人，決了便罷，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悅，連聲重述東宮語，因令羣臣出，誅差於市，會訊保成主使，嚴訊不承，東宮傳諭從輕擬罪尋斃保成於內庭，夏允彝曰，挺擊事之案，詢差言甚悉，舉朝喧然，以爲國威有專諸之意，而攻東林者云，上於貴妃盛時，曾許立愛，晚愧言之不符，因勸貴妃廣修佛事，助銀十萬建詞，二璫以爲磚瓦多，不若置幣自造，居民多樂於璫，張差實田買璫，亦市於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

於瑤被責，差以虛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斷不可少，乃劉廷元輩必斥逐執法者何歟。

責國泰保疎虞鄭妃泣拜

先鄭國泰具揭自白，何士晉復奏，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威兇鋒等語，並未直指國泰主謀，國泰遽爾具揭張皇，入遂不能無疑，乞將屬保劉成拷訊，如供國泰主謀，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與國泰約，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保管，稍有疎虞，即便坐罪，語雖不倫，帝亦不問，是時貴妃危懼，訴與帝，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辨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帝亦掩泣，爲斃二瑤以解。

據風癩主挺擊易世紛爭

先是薊州知州成延齡，具陳張差致癩始末，諸臣據爲口實，以風癩二字，定爲鐵案矣。惟王之案陸大受何士晉力主挺擊辭速宮禁，及事寢，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糾之案，特聽爲民，補士晉於外，大受以大計黜去，嗣是互相攻擊，歷泰昌至天啓元年，御史魏先縉上言，張差挺擊之謀，打死小爺之逆，稍有人心，宜請劍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僱用之以庇奸黨，首搥風癩以爲張本，之案明言入告，諸奸恨不附己，寧寬賊徒而罪之案，天啓二年，之案又上言，胡士相，主風癩者也，堂官張問達，誘停風癩者也，先充風癩，後寬奸宄，岳駿聲等，同惡相濟，五年，御史楊維垣劾張差一案云，君臣之間，以理喻，不以勢激，之案誣皇祖，負先帝，先帝之危，不危於張差之一挺，而危於之案之一激，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駭聲起用，削之案籍，逮訊追賊，之案竟以重譴死。

願憲成倡講學東林黨議

從此後相傾軋五十餘春。

自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爲請。內閣申時行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錫爵語文選郎中顧憲成曰。所怪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旋加拔擢。沈一貫既入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憲成不合。遂謫歸。講學於東林。故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憲譎自負。與政府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是爲東林黨議之始。自是南北科道。互相攻詆。至不可問。給事宋一桂。御史徐兆魁。疏稱憲成講學東林。違執朝權。結巡撫李三才。傾動一時。孫丕揚等角勝附和。京察盡歸黨人。不報。自萬曆二十二年。起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更相傾軋。垂五十年。憲成字叔時。號涇野。無錫人。謚端文。一貫字稱善。號蛟門。鄞縣人。丕揚字叔孝。富平人。

齊楚浙攻道學當關虎豹。

時奏疏一紙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黨元詩教周永春韓汝浚爲首。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黨官應震吳亮嗣等爲首。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黨劉廷元姚宗文爲首。鄉人商周許董元儒輩附之。他如劉文炳房壯猷等。及南京周達孫光裕輩相應和。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因爲小東大東之說。以東宮爲大東。東林爲小東。諸擁護東宮者。悉目爲邪黨。偶一人異議。羣起力攻。不遂不止。大僚非其氣類。則不得安其位。由是天下大權。盡歸言路。帝三十餘年不御朝。考選候命者八年不下。惟此諸人久居要地。聽致後進。令入其黨。銓部大臣非齊楚則浙人。如趙煥鄭繼之李銜。年皆七八十餘。他方之士。不得並進。而詩教興邦應震嗣亮廷元宗文勢尤張。時人稱爲當關虎豹。天下清流。放廢殆盡。

厭章疏置高閣一聽沽名。

時廟堂水火，紛如聚訟，帝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卽有指斥乘輿，亦不動怒，曰：不過欲沽名耳。

缺大僚都道門九卿無跡。

吏部所推內外大僚疏，一概不報，葉向高言：九卿大僚缺乏，尙書侍郎共止五人，而戶部尙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尙書李化龍久病不愈，刑部尙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尙在供職，昨陪祭時，該侍壇中未趨，都門道上，幾無九卿之跡矣。連疏請將原推部臣承賜點用，不報，復請檢發原疏，報曰：補官諸疏，候朕詳覽檢發。

推選官苦困守長歎河清。

時銓臣推舉部堂，久不點用，大選官員因吏科無人掌印，不得領憑，困守都門，六部皆虛曹，各邊請餉，無人發，各處解銀，無人收，頒曆賀多，無人典禮，考選科道，待命八年，吏部具題數十上，杳無俞旨，時有河清難俟，人壽幾何之歎，葉向高言：諸人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不能効職，下不能糊口，年復一年，徘徊鄙野，因乞歸，疏四十五上，乃得請。

春獻策位主謀大興礦稅。

萬曆二十四年，京衛千戶仲春建議請開礦，助大工，命戶部錦衣衛各差官同春開採，先是姦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戶部尙書林材執奏，山野之害，盜之困，寇之藪也，乃止，及新建張位爲相，主其事，謂可益國，無病民，探之便，而礦稅始起，於是大興開採，命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傑領福建，楊榮辦雲南，邱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那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淫出，諸道紛然，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東有荔枝，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有名木，湖口長江

有船稅。荊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

遣中使肆誅求。激變相尋。

將諸省稅歸併鹽使。又命內監王忠稅密雲。張燭稅蘆溝橋。馬堂稅臨濟。陳增稅東昌。暨祿徵鳳廬安徽常領稅。邢隆稅沿江洲田。是時鹽稅諸瑯。橫肆毒虐。掘墳墓。奸子女。利有贏餘。均派官民責脅誅求。人人痛憤。於是馬堂激變臨濟。高淮激變遼東。梁水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領。潘相激變江西。侍郎馮琦上言鹽稅之害。瀆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李鳳麟。欲刺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洶矣。兩淮以激變。劫毀官舍矣。遠左以余東嘉。故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亂在旦夕。不報。檢討蔡毅中。上皇明祖訓。節略內關鹽稅者。爲註疏二十二卷。不報。三十三年。馮琦復言。鹽使出。而苦甚於兵。稅使出。而苦甚於鹽。乃詔罷採鹽。稅歸有司。馮琦。字用蘊。號珠菴。臨朐人。

己類年。水旱災。蟲荒犬鼠。

自萬曆十四年。水旱迭見。四方奏報無虛日。北直河南山西山東陝西。俱報異常旱災。江西福建江南江北。俱報異常水災。廟堂無策。惟安撫流移。禁戢攘奪而已。嗣是靡歲不然。有欽人汪宗孝。夢文皇召使治水。引見殿上。左右以奏牘上。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果於三十六年。吳楚汪洋無際。田廬蕩然無存。人相噉食。各省連遭荒旱。蝗蟲蔽天翳日。石灰溝天鼓鳴。空中有大形者。羣吠有聲。又有異鼠千萬。成羣銜尾。渡江而南。穴處食苗。

更兵騷。倭煽叛。播上飛文。

寧夏呼拜，以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拜維清老，多蓄蒼頭軍，會洮河告警，拜請以所部三千人從征，巡撫黨馨惡其自薦，給以羸馬，拜快快去。至金城，諸鎮兵皆出其下，賊平馳還，遂有輕中外心，恣睢驕橫，警每裁抑之，欲坐拜冒糧罪，以承恩強娶民女爲妾，杖之二十，適鎮兵請多衣布花月糧，久未給，先鋒營劉東鳴，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遂擊東鳴，料衆入帥府白事，總兵張維忠不能彈壓，擁入軍門，殺警，焚公署，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維忠，以侵糧激變報，東鳴自稱總兵，聽拜主謀，總督遣標下張雲諭降，東鳴曰：欲我降，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奮騎馳豫關，承恩狗玉泉營，狗中衛廣武，河西望風皆靡，齎金帛誘套部著力免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陝震動，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驕恣，輕縱法，所居僧飾龍鳳，擅用闕寺，娶小妻田離鳳，疑嫡妻張森淫，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並其母首，屠其家，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勦之，蜀人以蜀三面鄰播，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省會勘，遠應龍詣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會徵兵援朝鮮，應龍願將兵報效，釋回，遂抗不復出，時照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一意主剿，都司王之翰軍覆，大司馬以倭氛未靖，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乃仍論贖輸四萬金，革其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應龍再及寬政，益怙終不悛，分遣土目置關據險，僭立巡警，劫掠屯堡，勞餘慶土司毛承雲棺，磔其屍，又掠大阡都壩，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徧及興隆偏鎮，都司各衛，圍黃平，屠重安司長官張家，流劫江津南川，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其勢大熾。

逐拜入絕套援功成灌水

大發兵征西夏，都御史葉夢熊等分五軍攻之，呼拜自北門出戰，欲親往勾套部，副總兵麻貴等先登却敵，遂拜入城，先是拜結套部，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言已與呼王子爲一家，至是套部莊悉賴定邊小鹽池，又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擊，別遣董一元乘虛搗其巢，貴敗之於石溝旁，一元搗上味巢，斬獲三千級，套部驚引去，拜援遂絕，然每攻城，皆爲砲石擊傷，乃因寧夏城西北卑下，定議水攻，決黃河大壩水灌城，繞城築隄長千七百丈，大治船筏攻城，決水浸北隄，城崩，因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等果趨北關盛戰，總兵李如松等潛襲南

關遂舉登，承恩璣門斷蟹，守益固。監軍梅國楨，使賣油李登者，授筒誘承恩殺東陽自贖。承恩與賊黨周國柱殺東陽等，懸首城上。於是如松先登，貴等繼之。大城悉定，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且不滅呼氏者，服尚方。承恩方謁國楨出，參將楊文執之，如松急提兵圍拜家，拜倉皇繼，闔室自焚，乃從火中斬拜首，寧夏平。捷奏獻俘，礫承恩於市。

劉大刀平播亂黔蜀分城

楊應龍肆逆，朝廷因征倭置之，應龍督苗兵攻陷蕪江，以蕪江之三溪毋渡，東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亦無意竟反，止言爭界，負險弄兵，冀如往事曲宥。帝命總督李化龍調川貴湖廣兵分道並發，總兵劉綎，素有威名，化龍委綎專制，從蕪江連戰，破楠木山羊簡台三寨，綎奇險，賊穆照等參，綎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數萬迎敵，綎身自陷陣，苗大驚曰：劉大刀至矣，悉潰走，綎進克九盤八婁山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綎從間道攀藤拔樹入，遂屯白石，應龍自決死戰，綎追至委馬城，連破龍瓜海雲險圍，聖海順圍而壘，此國賊所倚天險，上國死守，綎身先士卒，進克土城，諸軍皆圍，破大城入，應龍同二愛妾自焚，覓屍出炮中，獲朝棟及田離鳳等，播賊平，露布以聞，綎功第一，到應龍尸，礫朝棟於市，分播爲二，屬蜀曰遊義，府，領州一縣四，屬黔曰平越府，領州一縣三。

討關白援朝鮮碧蹄沮喪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僕也，始爲魚販，後統倭渠關白信長兵，遂居關白職位，如大漢大將軍號，得主其國，其主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朝鮮金山，與日本馬對島相望，時有倭戶互市，每朝鮮王李暉滿於酒，弛備，吉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率舟師潛渡臨津，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李暉倉卒棄王京，奔平壤，倭遂入王京，關府庫，八道幾盡沒，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廷議以朝鮮屬國，爲我藩籬，必爭之地，命宋憲昌爲經略，員外劉黃裳贊畫軍前，大將軍李如松爲東征提督，師抵平壤，鼓行至城下，如松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等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煙蔽

空倭大敗，行長遁瑣龍山，斬獲及死於火者，罪聞十里，進復開城。朝鮮之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咸鏡忠清二道爲犄角，頗據天險，援師旣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通告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死戰，自巳至午，矢且盡，金甲酋前搏如松甚急，裨將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中鈎墮，爲倭支解，會投兵斫重圍入，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矣。

日本封尉山捷劇演東征

先是朝鮮請援，兵書石星募游客沈惟敬入倭關說，歸報行長願退平壤遼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如松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大捷平壤，及碧蹄之敗，頓師絕域，氣益索，乃令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倭果棄王京，移釜山浦，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來，請封貢，石星一意主款，各路兵盡撤，止留劉綎兵防守，廷臣交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星令朝鮮疏請許貢保國，帝怒羣臣阻撓封貢，議遣使東封，總督顧養謙奏，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爲日本王，有言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證者，禮部議，關白或另擬二字，帝竟惟日本王號，以楊方亨充正使，同惟敬奉冊往封，封後，方亨報，從釜山渡海，倭於大阪受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不往謝，仍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惟敬續投表文，案驗涼草，不奉正朔，無人臣禮，續報清正已據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吐願末，委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呈，帝大怒，速星惟敬按問，復議東征，以兵書邢玠爲總督，改麻貴爲大將軍，僉都御史楊鎬爲經理，主事丁應泰爲贊畫，時倭屯尉山，貴等攻敗之，清正奔島山，堅壁不出，伴約降緩攻，望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釜營，止以卒三千，慮張繼蔽江上，經理開報即奔，皆潰棄輜重無算，鎬貴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布，言尉山大捷，應泰聞敗，慙愧詣鎬，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並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驗進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飾罪張功，帝震怒，罷鎬聽勸，位削籍，一貫會王熙宮宦侍演東征劇，焚感聖廟，帝爲之震怒，復召一貫入閣。

乘歸勢貪天功方纔結局。

東征師日久無功。朝議撤兵。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九月九日死。各倭業有歸意。貴等因水陸乘勢夾擊。倭遁錦山。城焉。水爲之赤。南海蕩平。東征始結局焉。捷聞。題敘功次。邢玠加太子太保。綖貴四帥加都督。蔭一子。鎬以前官敘用。紀略曰。蓋山用兵。四將軍二十六偏裨。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一時文武。幾貪天功矣。

戊午年。撫順市。覆沒援軍。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是年爲我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夏四月。遣所部詣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城陷。執游擊李永芳。用漢字傳檄清河。諭北關歸順。遼撫李維翰。總兵張承。麻移師應援。承麻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麻及副將頗。廷伯。游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東西騷動。

起廢將。催紅旗。敗徵先識。

特起廢將李如柏杜松。以如柏總遼鎮兵。松屯山海關。旋詔松與劉綎星馳出關。加前遼撫楊鶴兵部侍郎。經略遼東。賜尙方劍。帝以援遼兵馬大集。經略奏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大學士方從哲。兵書黃嘉善。兵科趙興邦等。發紅旗催鎬進兵。時蚩尤旗長。竟天。纒出師日。五星闕於東方。松重發。牙旗折爲二。識者預知爲敗徵。

四路兵。師期洩。盡壞長城。

楊鶴登壇督師。分兵四路。總兵馬林。由靖安堡趨開原鐵嶺。攻其北。杜松由撫順關趨瀋陽。攻其西。李如柏由鴉鶻關趨清河。攻其南。劉綎由瞭馬甸趨寬奠。攻其東。期會二道關並進。值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越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旣渡遇伏。松血戰力竭而死。渡河之兵。無一存者。馬林改由三岔堡出邊。抵二道關。遇乘勝來攻。遂敗。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里。

克十餘寨。入重圍。夾攻遂潰。縶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是役也。文武將吏死者三百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千八百人。亡失馬騾甲仗無算。報至。京師大震。撤如柏聽勸。遣提騎建鎬。兵科參看得鎬喪師失地。法罪難宥。而曰未嘗私如柏也。曰松故遠節制也。如柏未戰輒逃。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藏如柏身。託名傳自於鎬。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令箭退之耶。聞鎬將出師。松嘗將領未協。未便大舉。鎬不聽。松乃投揭兵部。冀殺師。如柏於關外遯回。重責十棍。已含陷松之毒矣。如柏謂松曰。吾以頭功讓汝。松賈勇先登。不知如柏布置。森人爲松擣道。誘令入伏。如柏先逃。望援不至。碎首淪沒。縶亦血戰。同時死敵。實鎬與如柏合謀陷害。壞此長城。而曰松遠節制。松死不瞑目矣。如柏雖先雉經。尙當賜斬。楊鎬罪在不赦。
瞭。京上聲。登。晉汾。

擢廷弼赴廣寧集兵守藩。

擢大理寺丞廷弼爲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尙方劍。經略遼東。廷弼卽日就道。時開原鐵嶺皆陷。廷弼率八百人抵廣寧受代。馳赴遼陽。設壇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先以瀋陽空城難守。議守遼陽。後以兵力稍集。乃主守瀋陽。

請帑金十萬兩。怎濟軍興。

是時調兵十八萬。歲需餉銀三百二十四萬。運糧車三萬七千輛。牛七萬四千頭。兵部引征倭征播例。需銀三百萬兩。不報。朝議請帑金百萬救邊。上諭內帑空虛。止允十萬兩。兵書黃嘉善等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乃允發四十萬兩。

君不朝。臣不講。邊防吏治。

帝在位四十八年，自張居正沒後，靜攝深宮，三十餘年，不一御朝，不輕與臣下相接，其時台諫頗得吐氣，然不論邊防，不講荒政，不求吏治，惟以風力搏擊爲能，結黨搆難，使大臣不樂親闕而樂江湖，邊帥不畏強敵而畏言路，卒至釀亂。

弛紀綱立門戶禍亂將臨

輔臣葉向高言：臣工輯睦，共事皇上，天下不難治也，乃藩籬未破，攻擊徒煩，遂令紀綱爲之廢弛，邦國因而殄瘁，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浙人者，門戶一分，猜嫌四起，循環報復，禍亂之生，將在旦夕。漢唐宋黨人之禍原，與國運相終始也。

貞皇帝剛一月泰昌未改

借年號五箇月義重存親

神宗崩，太子常洛於八月初即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是爲光宗貞皇帝。至九月初，剛一月而帝崩，熹宗立，亦詔以明年爲天啓元年，詔已頒，而禮科李若珪奏稱：先帝雖僅匝月，豈可使年號不存，今年自八月初一日以至十一月終止，宜借之先帝，俱稱泰昌，萬曆年號，自今七月終止，則既不礙萬曆之實數，又不礙明年之稱元，御史黃士彥議：先帝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以中歲改元，使先君不得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之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也，今天啓之明年已定，泰昌二字，茫無安頓，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夫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於親而削之乎，熹宗於是詔自本年八月初一以至十二月，改元泰昌。

未登極發帑銀首停礦稅

帝未登極，先以皇太子命旨，將鹽稅盡停止，收稅內監馬堂等俱撤回，又令旨發帑銀一百萬兩，星夜解赴九邊犒賞，與脚價五千兩，沿途支用，不得懸授驛遞，其銀毋入戶部，差官即發，不許遲延。

起廢臣召舊輔美政宣行

起用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工部侍郎，鄭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朱一桂並太僕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卿，李宗延光祿少卿，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光等三十三人，並起爲部寺官，又諭閣臣，朕思舊輔業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著差官召來，又磁器屏風織造龍鳳，一概罷征，皆美政也。

四美進四肢軟文昇攻泄

帝於八月朔即位，遺命封鄭貴妃爲皇后，命禮部查例貴妃進美女四人，至初十日，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遂不視朝，羣臣問安，傳諭數夜不得眠，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御史鄭宗周等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之故，給事楊澹上言：賊臣文昇，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矜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用藥譏誤若此，有心則離粉不足嚼，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誤。

李可灼紅丸藥連進身崩

帝疾大漸，連日召見羣臣於乾清宮，諭冊封李選侍爲皇貴妃，顯皇太子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方從哲奏：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命宜可灼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和藥進，帝飲湯輒嘔，藥進乃受，帝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缺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時日巳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

諷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內宜急召。諸臣趨進。龍馭以卯刻上賓矣。

方從哲。輕票擬。羣情騰沸。

時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先帝煩燥火結。宜清不宜助。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豈不速之逝乎。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疏入。改票李可灼當先帝病革。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而議者譏起矣。於是從哲擬旨。下司轉監查明奏處。劾奏從哲者益衆。從哲上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繫魘魅。

合張差。加弒逆。未免深文。

御史鄭宗周言。崔文昇包藏禍心。往歲張差之變。今日文昇效尤。今不明言正罪。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昇復置不問。奸人何所忌而不爲也。給事惠世揚言。文昇輕用泄藥。從哲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弒君之罪。光祿卿高攀龍言。文昇故用泄藥。是明以藥弒君也。往者張差謀逆。鄭國泰主謀。文昇爲鄭氏腹心。罪豈在張差下乎。禮尙書孫慎行言。可灼進紅丸。乃從哲所進。不知藥物。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自傷與弒。從哲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給事魏大中言。可灼之藥。不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聽之張差不明。鄭國泰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家不定。都御史鄭元標及科道皆劾不已。乃下部議。尙書張問達等公奏。用藥始末。臣等共見共聞。是時輔臣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輕言。但紅丸輕進。從哲未能力止。至處分票擬。卽失之輕。輔臣自請削奪。相應爲法任咎。可灼應救法司究問。文昇輕進大黃涼藥。罪在可灼上矣。應速文昇。從重究擬。已而可灼遺戍。文昇仍發南京。谷應泰曰。諸臣以攀駕之忠。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以文昇可灼之不慎。卽比之王莽椒酒。藥翼煮餅。則深文周內。不無傷於好畫矣。慎行。字聞斯。號洪漢。武進人。諱文介。元標。字爾

瞻。號南皋。吉水人。諡忠介。

李選侍門幃中求封要挾

初光宗不豫。傳諭禮部封選侍李氏爲皇貴妃。後召見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速封選侍。語未既。選侍披韓立。呼皇長子入。啾啾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封皇后。上不語。翌日上崩。後都給事楊漣疏選侍移宮始末。內云。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語。憶先帝遇凡之言。間及選侍。選侍忽從門幃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云。要封皇后。夫君臣正相引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足稱其意乎。

擁嗣君入慈慶宮避乾清。

光宗崩。給事楊漣語尙書周嘉謨等曰。選侍非可託少主者。急宜請見嗣君。隨擁出宮。移住慈慶爲是。漣遂先諸臣排闥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選侍阻於燬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抱持出。諸臣叩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關臣劉一燦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選者三。囑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漣叱之。共擁至文華殿。禮見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燦曰。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皇長子首肯。及移宮後。外廷乃有蜚語。皇長子特諭廷臣。內云。朕至乾清宮丹陛上。選侍使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躬視入殮。又阻朕於燬閣。若避宮不早。則盈虛在手。朕不知如何矣。一燦。字貞白。南人。

慮武禍速移宮左楊過當。

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倘及今不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速移置別殿，殿下還乾清守喪，則名分正矣。至初五日，選侍尙無移宮意，楊漣上言：登極已明日矣，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漣復往趨方從哲曰：天子無復返東宮理，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聲徹大內。選侍移居慶豐宮，夏允彝曰：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光斗疏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楊漣拉開臣揭請即日移宮，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

賈具揭安選侍戰辨方輿

御史賈繼春以李選侍失所，具揭開臣，揭言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以違忤先帝，偏逐庶母，如選侍之事，寧惟職不忍言，即通國之人長歎隕泣，而頸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乎？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宿憾，獨不念先帝論以選侍育有幼女，款款情事，而玉體未衰，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願閣下委曲調護，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給事周朝瑞以繼春揭，謂其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揭言：保全選侍，亦人倫天理，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謂之是，安宗社者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宗社何嘗不安，何必待傾選侍以安之？移宮原是正理，何必移時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殫經莫香，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清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至生枝節，至分目之，曰安宗社，安選侍，臣恐水火之情形，元黃之戰辨方輿，自後移宮一案，遂成聚訟。

操論者愛君心太苛太激

致羣小借三案網盡東林

當時挺擊紅丸移宮，立爲三案名目，各執成見，植黨翻異。黨東林者主三案，攻東林者爭三案，報復不已。後懷宗元年，侍講倪元璐疏論三案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末幾，魏忠賢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夏允彝曰：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大謬乎。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

哲皇帝罪賈揭停封切責。

光宗崩，長子由校即位，改元天啓，是爲熹宗。哲皇帝，先是李選侍移宮之後，賈繼春以選侍失所，具揭閣臣，帝下諭廷臣，內云：選侍殿崩聖母，每使宮眷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論卿等知之，繼春直陳其揭之實，奉旨繼春暗揭流毒，進言誣朕，朕皆隱忍，今仍大胆欺天，昂然肆辨，目無君父，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著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因痛切先帝，急欲効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高厚，曲爲保全，而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帝以揭中無選侍嫌疑八妹入井三語，著再回話，吏部九卿科道公疏云：繼春席藁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敘用。

殺王安寵魏客妃又封膺。

河間肅寧人魏忠賢，初名進忠，少亡賴，以賭博受害，甚甚，遂自宮，食緣入內宮辨膳，帝先爲皇太孫，忠賢導之，宴游甚歡，因與太孫乳母客氏通，客氏者，故定興民侯一妻，生子國興，年十八入宮，二十而寡，光宗立，冊太孫爲東宮，忠賢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崩，東宮居慈慶，忠賢與李選侍宮使李進忠劉朝深相結，時太監王安主持一宮事，素剛正，不肯受指使於

遷侍。故朝與進忠，以移宮恨安，安與閣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忠賢使給事霍維華勸安，客氏助之。矯旨落安職，降南海淨軍，使朝提督南海子，勸令自殺。安死。忠賢遂無忌憚。自掌東廠，盡反王安所為。會楊漣劾忠賢，疏上。忠賢益憤，遂矯上命，竟封李選侍為康妃，帝寵任忠賢，爵尚公。賜印曰顧命元臣。客氏封奉聖夫人。

更反覆召繼春移宮坐罪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等。繼春請早定爰書，奉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楊漣左光斗，妄希定策，申通王安，倡為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不許康妃從容奉旨，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尙未寒，言猶在耳。漣等棄禮忘君，犯上之道，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斥於前，天關朕心補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於朕皇考且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於事。

由瑞款二十四忠烈搜鱗

左副都楊漣疏劾魏忠賢云：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皇上陳之。祖宗以票擬托閣臣，自忠賢擅權，意旨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討賊之孫慎行鄭元標，俱致之去。顧於氣殿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仇忠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俱陷之削籍去，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點陪貳，顧倒銓政。罪六：滿朝薦文震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罪七：猶曰外廷臣子也，傳聞宮中一舊賈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得保其貴幸矣。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有喜得封，忠賢以其抗不附己，矯旨勸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雲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實敢殺先帝之老奴，略無顧忌。罪十一：今日討獲賈，明日討嗣

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衰。近又於河間建立牌坊。鑲鳳羅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僧擬陵寢而已。罪十二。今日殿中書。明日殿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誦教之館。目不識丁。五侯七貴。何以加茲。罪十三。搆死皇親家人數命。欲扳陷皇親。以動搖三宮也。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窩傷其攻。託言開礦處死。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罪十五。伍思敬胡遜。以爭佔牧地細事。而竟置黑獄。草菅士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罪十八。科臣魏大中奉旨到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旨供職。煥燭天語。提起放倒。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致投匭設阱。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逮汪文言。不令開知閣票。而應星等造謀告密不已。當年汪直。恐未至此。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不知九門生靈。安頓何地。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忠賢創立內操。安知無大盜刺客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討賊。可爲寒心。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以爲駕幸。及歸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龍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止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於討賊間。此又寸臂忠賢。不足盡其事者。罪二十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卽或敗露。又賴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如忠賢前往涿州。一切事情。必聽請稟擬。待回始敢批發。天細咫尺。不容裁決。而聽候忠賢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尙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泣訴御前。辭麻務。溫諭慰留。閣臣魏廣徵。素結忠賢。附爲同姓。忠賢令廣徵稟旨切責。於是諸臣感憤。先後申奏。或專或合。不下百餘疏。無不危悚激切。俱嚴旨切責。楊澁。字文濡。號大洪。應山人。謚忠烈。

始傅槐發難端。徐曹獻諛。

刑科傅槐疏參劾都左光斗。吏科魏大中。交通內監。王安引中書汪文言爲腹心。招搖部市。攬泊陞遷。詔下文官於獄。革職廷杖。陳建曰。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時

遊瑞羽翼已成。環視外廷。惟此耿耿數人。觸眼礙手。羅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故借文官爲用。而樞首發此難端也。大理寺丞徐大化。論楊澹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汪文言。至。併鞠之。工部主事曹欽承。稱忠賢爲父以媚。瑞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愼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魏大中。等。認以受熊廷弼賄。以文言爲證。一時梁夢環。李魯生。等各獻諛入告。而追賊嚴比等。皆俱自願。乘謙出之。

夢環疏文言逮胎禍諸紳

御史梁夢環。道論汪文言。奉旨文言廷杖。豈盡其事。遺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拏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綱本。陳建曰。是役也。爲一時羅織之章本。諸紳殺身之禍胎。

移宮案罪獨輕。封疆牽入。

初。楊左事起。以移宮爲案。許顯純等謀。謂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且以移宮爲案。但屬楊左。與顯純等無與。改爲封疆。以周朝瑞。顧大章。曾求釋楊熊之獄。然與楊左又無與。乃以封疆牽入移宮。於是一網盡矣。

許顯純爲鎮撫。鍛鍊賊銀。

忠賢以錦衣衛指揮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凡忠賢所欲殺害。顯純羅織嚴錄。無一免者。勘問汪文言。鍛鍊兩月餘。弗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乃釋諸人以贖。於是楊澹。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同日被逮。下鎮撫司。顯純使文言供連等受賄。文言至死不承。顯純殺文言。自爲獄詞。連得廷弼銀二萬兩。光斗得廷弼銀一萬兩。大中得楊澹廷弼銀三千兩。化中得鑄廷弼銀六千兩。朝瑞得廷弼銀一萬兩。大章得廷弼銀四萬兩。獄上。忠賢卽命顯純追賊。五日一比。強扭則受移。強錄則受夾。



池樛夾則載扭鐮受棍，創痛未復，復加拷掠，血肉狼藉，荷桎梏臥堂下，見者切齒流涕，及連死獄中，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櫬歸無葬地，置河側，母妻棲息城樓，忠賢仍令撫按追贖，復斃光斗大中於獄，朝陽化中俱死，大章下獄自殺，左光斗，字遺直，號滄嶼，桐城人，諡忠毅，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諡忠節，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諡忠毅，袁化中，字民謨，武定人，諡忠愍，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諡忠愍。

封疆案係廷弼危城力保。

戶科姚宗文，丁憂起復，吏部題請，數年不下，宗文計窮，因假招徠西部名，求熊廷弼處已可使，廷弼不從，由是懷怨，後黃緣得吏科，閱視遼東兵馬，意在陵轍廷弼，廷弼亦不為禮，閱視還，即疏詆廷弼，又職其黨顧慆魏應嘉郭榮等，交章攻擊，必欲去之，御史張修德疏論廷弼破壞遼陽，乞擇人往代，廷弼疏辨，又疏繳還劄敕，有旨廷弼解任，回籍聽勘，御史馮三元張修德，給事魏應嘉，復論廷弼，廷弼復疏辨，帝諭閣部科道，馮三元等與廷弼，互相交擾，就著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兵科楊澧，御史吳應琦言，勘事之官，不便勘所言之事，改命兵科朱童蒙往勘，童蒙勘後回奏曰，熊廷弼任事，纔十月餘耳，而遼陽轉頓之城如新，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而廷弼性甚急切，性不急，則功不成，凡借磚巨室，採木園林，移石坟墓，止求應急修築，刻期責報紳衿，役無豁免，能無騰謗聲乎，言官得之風聞，遂臚列入告，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非所以待言官，亦非所以自待矣，奉旨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陷瀋遼究倡議調遣宗文。

以巡撫袁應泰代廷弼經略遼東，應泰一矯廷弼之嚴，大為寬政，時蒙古諸部亂，多入塞求食，應泰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議者恐雜間諜其中，禍且叵測，應泰不聽，至是以降人內應，遼

藩俱陷。憲泰自縊。帝諭吏部都察院。備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邊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日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敵。若不嚴稽。何以懲前警後。卽將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進呈。又諭吏部。御史馮三元等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今藩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可恨可憫。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各降二級調外。姚宗文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復起廷弼爲經略。賜敕印一品服。賜宴。

爭戰守。經撫臣。本兵繫縛。

時遼撫王化貞。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力請固守。疏揭相尋。經撫水火。御史江秉謙言。數月以來。經略不得措其手足。議者惟曰經撫不和。以化貞欲戰。廷弼欲守也。夫經略節制三方。則三方戰守。當聽指揮。今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也。御史謝文錦疏言。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足。展布無由。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憂惑復多。又不幸有兵部爲主。雖願不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於刑辟者。皆尙書張鶴鳴致之也。

棄廣寧。哭入關。功罪同刑。

化貞上疏請戰。令總兵劉渠移軍振武。渠方集陣。先鋒孫得功。乃化貞心腹將也。未戰。遽呼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馬蹶被殺。西平守將羅一貫亦死。得功入廣寧。呼軍民降。封府庫以待。一城爭奪門走。化貞臥方起。參將江朝棟排闥入。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所乘馬已竊去。倉皇騎朝棟馬以行。得功遂踰城。化貞走閩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讓固守寧前。廷弼曰。晚矣。此時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幸無追者。帝以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化貞速問。廷弼回籍聽勘。三法司王紀都元標周應秋會審。具獄詞。略曰。化貞全不知兵。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鼓譟徵騎尙隔百里。而棄廣寧如敝屣。哀哉化貞。宜伏上刑。若廷弼繫遼存亡。關係非

小。及再起經略。言我兵不宜戰。西人不足信。料事遠過化貞。迨大兵既敗。先奔榆關。比之楊
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誅化貞而寬廷弼。罪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周朝瑞
言廷弼有才。請令戴罪守山海關。疏四上。並寢。顧大章會識時。授
議能讓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戍。不從。後二人皆入受賄案內。

呈遼傳盜軍資熊亡門戶

廷弼在獄。大學士馮銓顧素懷憾之。因侍講筵。出書肆所刊遼東傳進呈上覽。言廷弼所作。
希脫死罪。帝命殺之。御史梁夢瑣希忠賢旨。奏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奏廷弼家資百萬。
宜入官。忠賢追賊。廷弼家貧無償。姻族皆破家。江夏知縣王爾玉。索廷弼子紹慶珍玩不獲。將
捷之。長子兆珪自刺死。其母稱冤。爾玉去兩婢衣。杖四十。遠近嗷歎。崇禎元年。乃詔免追賊。
大學士韓爌爲訟冤曰。廷弼不死於封
疆。而死於門戶。詔還其首。許歸葬。

借芝崗殺楊左傳首邊城

廷弼。字芝岡。初。魏忠賢欲殺楊漣左先斗魏大中等。以移宮罪輕。惟封疆案大。因汪文言曾爲
廷弼求緩決。許魏璫四萬金。既而不與。故魏璫借文言爲題。謂文言言求脫楊鎬廷弼罪。徧賂楊
左諸人。於是坐名追賊。無得免者。在魏璫無大憾於廷弼。不過借廷弼以殺諸人。既殺諸人。不
得不并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也。廷弼傳首九邊。後五年。始殺王化貞。廷弼。江夏人。

垂信史纂要典矯誣宸翰

給事霍維華上言擬擊紅丸移宮三案曰。選侍請封。請封妃也。妃未封。而况於后。請不得。而况
自后。不封不后。而况於垂簾。其難移宮者。重選侍之罪。而張擁戴之功也。神祖篤愛震器。始
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稱廢立之謀。則九關運密。乃藉一風竈之張差乎。神祖升遐。先帝哀毀
致疾。孫慎行借題紅丸。誣先帝爲受錫。加從者以弑逆。鄭元標等從而和之。委身門戶。收壞生

平乞嚴論寫修實錄諸臣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等與假借歷續如王之案孫慎行楊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互付史館以垂信史徐景濂亦疏請修纂無輕嘗試逆以傷主德以玷國史科臣楊所修請命史臣將三案前後編次成書刊行天下爰命修三朝要典已而顧秉謙進三朝要典起乙卯終辛酉忠賢矯宸翰序之

魏廣微緝紳簿邪正私分

開臣魏廣微因楊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恨之有謂廣微者曰漣攻魏公波及閣下公知其故乎曰不知曰出疏者漣造意者光斗潤色者穆昌期也於是廣微以已意用墨筆點緝紳一簿分差等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龍錢謙益成基命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目爲邪人密達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超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爲正人以次點用韓爌湖州人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南星字夢白號修龍高邑人

倪義子田大哥忠良遭陷

提督太監金良輔勅御史倪文煥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爲忠賢義子閱數日具疏勸周順昌以達其意忠賢悅自此入幕用事廣德田爾耕拜忠賢爲乾父呼田大哥一切廢衛屈陷忠良坐贓擬罪俱出其手

崔呈秀一般兒彪虎馳名

先是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參貪污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呈秀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爲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出中旨免勘起用歷陞至兵部尙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時

稱魏黨文臣崔星秀、田吉、吳淳夫、李變龍、倪文煥爲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寶、崔應元爲五彪。

天鑒錄同志錄更誣點將

先崔星秀爲工部侍郎，興造皇極殿，魏忠賢督殿工，每與星秀屏人密語，星秀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鑒錄，首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惟炳、熊奮渭、侯恪等，又進同志錄，首列詞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澂等，蓋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燂、張光前、孫必顯、汪如亨等，又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願乘謙、魏廣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星秀、闕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珍、劉廷元等，又有點將錄，首曰天罡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大任，鼓上卓汪文晉等，共七十二人。

李織造印空疏葉起貞欽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懸署蘇州事松江同知楊姜強項，誣劾之，巡撫周起元疏稱姜廉實不法，忠賢斥姜爲民，起元復參實貪恣，侵及忠賢，忠賢方欲殺周宗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昇、黃尊素，乃遣取實空疏印紙，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起稿，誣起元乾沒帑金十餘萬，與攀龍等往來講學，遂逮起元追賊，斃於獄，並逮宗建等六人，緹騎四出，挾威橫行，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諱忠惠。

周宗建繆昌期斃於籬楚

御史周宗建先劾魏忠賢，內云：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至是逮至詔獄，許顯純坐以得熊延劬銀一萬三千兩，酷刑迫賊，箠楚較衆更毒。宗建偃臥，不能出聲。顯純罵曰：此時尙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竟斃於獄。左諭德穆昌期，典試湖廣，策語侵忠賢，頗銜之。以昌期負文名，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漣二十四罪疏，知昌期屬草，忠賢深恨之，韓爌去，趙南星高攀龍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慷慨置酒餞別。忠賢使人嘗於朝曰：昌期何人，尙留此送客耶？爌旨勒間住，至是逮獄，顯純坐賊三千兩，立限追比，五毒備至，卒斃於獄。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諱忠毅。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諱文貞。

讀漣疏加評註炮烙非刑。

中書吳懷賢閱楊漣二十四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忤璫，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詞多激烈，對人輒寓感憤，同官傅應星，忠賢甥也，聞之以告，又陰搆逆僕程遠德，陷以富貴，將平日圈註疏奏書底盡送忠賢，忠賢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死他，徑差旂尉百餘，矯旨下獄，非刑炮烙而死。

魏破卵高濁池李黃斃獄。

魏忠賢欲認魏大中同宗，大中拒不允，謾以熊楊賄賂被逮，子學溍，徒跣攀號，欲隨之北。大中曰：覆巢寧有完卵耶？父子俱斃，無益也。學溍尾緹騎，微服間行，抵京，邏卒四布，則變姓名，晝伏夜出，以教其父，迨榜掠益毒，欲擊登聞鼓，上書自劾，而父已坐賊死，方溍暑，旨故遲不下。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尸潰甚慘，學溍扶柩歸，朝夕號哭，勺水不進而死。高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前一夜溺園池死。遺疏曰：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謹北面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歿時北面端立，履無泥滓。忠賢復逮其子世儒，御史李應昇劾忠賢有疏，劾魏廣微有疏，皆切齒恨之，及駕帖至，應昇一無他顧，惟入慰父母，即登舟，坐賊四千兩，拷死，御史黃尊素先論忠賢疏，有阿保重於趙媿，禁旅近於唐

末等語。忠賢欲殺之。緹騎至蘇州。適城中擊死。周順昌游尉。城外并擊。連尊素者。焚其舟。沉屍於河。尊素囚服。馳詣獄。頭純坐。賊二千八百兩。酷刑榜掠。前一日。獄吏曰。公休矣。內傳欲斃公。尊素於三木上賦詩。是夜斃之。高舉龍。字存之。無錫人。諡忠憲。李應昇。字仲建。江陰人。諡忠毅。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諡忠燾。

逮順昌出東廠義變吳門。

魏大中被逮過吳。吏部郎周順昌相持痛哭。以女許配其孫允禔。忠賢義子倪文煥以締婚事。劾順昌削籍。李實復參順昌等六人。緹騎逮繫。順昌囚服。赴使署。閱讀。巡撫毛一鹭至署。士民數萬人。僉曰。吏部忠清亮節。當請兩臺疏救。諸生王節等。適一鹭痛訴。一鹭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厲聲曰。東廠提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市人頗佩章。舊臂曰。吾謂天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萬衆盡起。立斃一人。許尉竄伏。諸司不相顧。順昌榜徨立。久之。步詣府署。既就獄。許顯純鍛鍊坐。賊三千兩。每當拷掠。罵不絕口。顯純挾其齒。順昌噴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斃之。一鹭捕佩章馬傑沈揚揚念如周文元論死。臨刑。語知府寇慎曰。公好官。當知我等好義。非倡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葬虎邱旁。題曰五人之墓。順昌。字景文。號夢州。吳縣人。諡忠介。王節。字貞明。長洲人。

阿中旨撰獎勅曹瞞九錫。

忠賢竊柄。勅曰中旨。兵科李魯生阿意上言。執中者帝。宅中者王。皆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歸之。凡陵工殿工告成及緝姦奏捷等事。俱予忠賢封蔭。建坊加祿米。賜敕旌獎約百道。關臣撰敕。全做曹瞞九錫文爲之。

閻鳴泰媚七祠順命歸心。

明紀列傳載：遼東巡撫閻鳴泰，去任家居，因與忠賢同鄉，深相交結，起總督蒞遼保定軍務，進兵部尚書，加少保，進少師，於所部崇奉忠賢建七生祠，稱公頌德，專事詔諛，有民心依歸，即天命向順語，聞者咋舌，此生祠所自始也。

頌功德九千歲祠盈天下。

浙撫潘汝楨，建忠賢生祠於西湖，聞於朝，賜名普德，織造李實，請令杭衛百戶李尙文守祠，勒石紀功，閣臣施鳳來撰文，張瑞圖書丹，自是效尤徧天下，蘇州建普惠祠，松江建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王拱也，淮安立贖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尙友，巡按宋禎模許其孝也，山西立報功祠者，總督張樸，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光也，湖廣立隆仁祠者，巡撫姚宗文，巡按溫臬謨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撫李嵩也，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勳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李燦然黃憲卿也，其詣祠祝讀云，堯天巍巍，帝德難名，精白憲卿又建祠德州，其拜謁祝詞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遠近駭異，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守道周鐸也，巡撫黃運泰立祠天津，迎忠賢像，如迎詔儀，既升座，率文武列階下，五拜三稽首，已詣像前致祝，稱某事頓九千歲扶植，稽首謝，某月荷九千歲拔擢，稽首謝，遷就班，稽首拜如初，乃退，巡撫朱童蒙建祝恩祠於延綏，用琉璃瓦，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崇功祠於密雲，金像用冕旒，三邊總督史永安建祠於固原，巡撫則秦士文建祠於宜府，王點建嘉德祠於大同，袁崇煥建祠於寧遠，張鳳翼建祠於保定，巡撫御史關萃肅建祠於長蘆，知府顧鵬建崇德祠於徽州，郎中何宗璽建顯德祠於房山，曾國禎建隆恩祠於廣濟橋，指揮李之才建祠於南京，關建絕未有請，江西最後，方顯請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按劉述祖也，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崇文門內立廣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府尹李春茂，通判孫如列，督學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鋌，主事張若愚爭先獻媚，十里之內，棟宇相望，上林一苑，建至四祠，庶吉士李若琳建永愛祠於林衡署中，監丞張永祚立洽恩祠於嘉慶署中，立存仁祠於良牧署中，一祠之費，或數十萬金，攘人田墓，伐人樹木，非派里

民，即侵公帑，其疏詞檢揚，一如頌聖，上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爲之，肺腸以金玉珠寶爲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髻上穴空，以簪四時香花，一嗣木像頭稍大，冠不能容，匠人削以稱冠，小豎抱頭痛哭賣匠人。

誅東林。比正卯。孔子同尊。

監生陸萬齡上言：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尊，許之。

七年內，剝元氣，亂階既釀。

帝在位七年，忠賢專擅威福，邪黨橫行，明紀曰：一時朝臣，非頌忠賢功德，即追論東林，削奪追贖，殆無虛日，以良忠良橫遭慘毒，國家元氣剝削無餘，亂階自此釀矣。

奢崇明安邦彥，據府圍城。

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獯獯也，性陰鷲，佯爲恭順，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樊虎至重慶，巡撫徐可求點核發餉，餉弗繼，龍等遂鼓衆反，舞榭直刺可求，一擁而上，道府應麟總兵參將等皆死之，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水口，一踞綦江遊議，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震動，崇明尋自號大梁王，貴州水西土目安燾臣死，子安位幼，安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土目安邦俊等蠱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於畢節，爰方松林皆不守，平彝衛亦破，邦彥自統蜀賊苗人數萬，進圖貴州，自號四裔大長老，一二賊至崇禎二年，總督朱燮元討平之。

白蓮教聞香教，棒篋並起。

鄂人徐鴻儒，以白蓮教惑衆，聚黨數千人。又深州人王森，曾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人聞異香，多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寶巨萬，子好賢，藉其寶以結客，有異志，景州人于弘志，立棒簾會，聚惡少年，好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並起，鴻儒先發，據梁家樓，攻陷鄆城，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業劉應選等，助賊蠢起。

安民王羣煽惑剪紙成兵。

艾山賊劉永明，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十八宿，聚黨數萬，合鄰滕賊，共十七枝，曹州賊張世佩，身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妖首金科，托天魔下界，真主出世之言，移山倒海，剪紙成兵之術，又有神靈善走者，傳報聲息，莫惑愚民。

徧甸服，匣中邦，幾於瓦解。

鄭以偉曰：輿論徧於甸服，鯁鯁直於中邦，若非天之神明，幾於土崩瓦解。

薦異才，叩將略，止請天神。

主事譚謙益，薦異才宋明時有將略，叩其中藏，不遇書符作法，請玉帝之救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

論其後，流賊擾，懷宗禍烈。

蘊積薪，叢伏莽，熹實亡明。

谷應泰曰：鴻儒既殲，亂令亟行，從此鴻蜚滿野，長楚無家，政敵民流，積薪蘊火，人以爲潢池雲擾，禍烈於懷宗，予以爲東陵伏莽，叢薪熹宗也，後三年而餘孽聚泗州，李自成起米脂，明竟

以亡。
悲夫。

熹無嗣。衆奄謀。蘇民僞逆。

帝不豫。無嗣。召皇弟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再托以善事。中宮及委用忠賢語。信王出。帝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羣臣無得見王者。王乘燭獨坐。既明。羣臣入哭。忠賢在喪次。目且瞶。無所言。少頃。獨呼兵部尚書世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祕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乃立信王。蔣鐸曰。熹宗大漸。聞逆奄聚謀。勸進曰。不爾。便是死路。呈秀頓首鼠曰。不見義。或江南之變乎。然則蘇民實有社稷功。蓋陰僞逆謀而不覺也。

立信王。臨朝日。忽聽天鳴。

熹宗崩。次日嫡弟信王由檢卽位。改元崇禎。是爲懷宗端皇帝。帝後讓莊烈帝。初卽位。於中極殿受朝。毋賀。朝時天忽鳴。

滅客氏。效李園。國興入夢。

初。忠賢肆虐。皆客氏成之。每晤。必屏宮人。密語移時。在宮中乘小轎。自視爲帝八母之一。往私宅。內侍數十人。著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靚妝。乘輿至乾清宮。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燦然白晝。到私宅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至是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查詢。得宮人有姪者八人。欲如李園故事。帝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國興昏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伏誅。嬰孩赴市。有飽睡未醒者。

讀錢疏。殄逆惡。獨運神明。

主事錢元愨上言。先帝假忠賢以事權。羣小稱功頌德。如王莽之符命。列爵昇於乳臭。如梁冀之五侯。私人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窟。珍寶藏積。如董卓之鄠塢。誅錫士類。如節甫之鈞黨。陰養死士。如桓溫之複壁。嘉興貞士。錢嘉徵。列忠賢十罪。曰並帝。傳旨必曰朕與麻臣。曰萬后。害皇親張國紀。以危中宮。曰弄兵。內操禁中。曰無二祖列宗。違調干預朝政。曰刻削藩封。薄三王賜賚。自享公侯土田。曰無聖。生祠與太學並列。曰濫爵。三殿成。爵上公。曰邊邊功。冒封侯伯。曰傷民財。剝民脂膏。嗣徧天下。曰喪名器。義孫崔鐸。呈秀子。登賢書。疏上。忠賢憤甚。哭訴於帝。帝命內侍讀疏。使忠賢跪聽。震恐喪魄。帝出忠賢於鳳陽。籍其家。越二日。帝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著亡命。環擁隨護。勢若叛然。著錦衣衛擒來治罪。忠賢宿阜城尤家店。其黨密報上旨。是夜忠賢同李朝欽自經。法司追論其罪。命磔忠賢屍於河間。明紀曰。時瑞勢甚熾。帝不動聲色。神明獨運。誅殄元兇。再安社稷。天下翕然頌聖智焉。

諸義子衆公侯誅屍謫戍

忠賢義子崔呈秀。先奪情視事。至是命回籍守制。給事許可徵勅之。下吏部勘處。呈秀歸薊州。列姬妾。羅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卮。卽擲壞之。飲已自經。廷議呈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殺屍薊州。暴其罪於天下。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呈秀已伏法。李燮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道賊造戍。田爾耕。許顯純死。崔應元。孫雲鶴。楊寶戍邊。尋復誅爾耕顯純。天下快之。魏良卿先封肅寧伯。進封寧國公。復以廣臣安棲天下。封魏國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良卿太子太傅。襲伯爵。錦衣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爲東安侯。良棟僅三歲。鵬翼二歲。世襲。至是皆誅首就戮。

焚要典定逆案七等分刑

侍講倪元璽上言：三案關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覈。假聞豎之權，役史臣之筆，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僞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之書，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爲例，當毀三，翻卽紛章，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從其言，忠賢既伏法，帝欲因臺諫定逆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庭助虐，何遽至此。論以贊導擁戴頌美附詔分爲目，屬大學士韓爌李繼德龍錫，尙書王永光喬永升，左都曹于沐參定，以七等定罪。首逆凌遲者，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六人，崔星秀，魏良卿，侯國興，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榮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承，許志吉，孫如洵，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寶，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大等，遺戍者十一人，魏廣徵，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配贈爲民者，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王紹徽，郭允厚，張我楨，曹汝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暉，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杰，楊夢寰，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范濟世，張樸，黃運泰，郭尙友，李從心，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詞類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詔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詔刊示中外。

六大苦概施恩還賊釋罪。

戶部郎中劉應選上六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帝然之，命逮死各巨贓銀盡免追，釋其家屬，王安著還原官，家產仍給與子姪，又諭萬燦冤死，解到贓銀三百兩，給還其家，以旌忠道。萬燦，字元白，新建人。

罷各道鎮守監不許觀兵。

帝諭兵部：先朝於宜大薊遼東江，分遣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也。矧官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俱聽總略節制。

愛百姓。飭監司。官須稱職。

帝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各藩臬道以地方事。對畢。諭以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閔洪學。諭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

同輔臣。閱章奏。初政精明。

帝諭內閣。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弼予。自今非盛暑。邸憲。朕當時御文華殿閱奏章。每御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帝勵精圖治。銳意太平。崇禎初政。天下翕然稱之。

務苟且。事派捐餉。加勦練。

時都城斗米三百錢。帝憂之。廷臣各陳方略。帝曰。莫若鑄助爲便。召考選諸臣進。問兵食計。知縣會就義曰。守令廉。卽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拔第一。卽有勦餉練餉之加。侍郎劉宗周言。一歲之中。助餉工。助城工。助馬價。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毋乃沾沾有市心乎。御史詹爾選上言。一切苟且之政。有難殫述。帝怒。問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宗周。字啓東。號念台。會稽人。

任中官。爲監紀。不信初心。

帝初年。罷內臣協鎮。至二年。卽以中官曹化淳提督東廠。京師戒嚴。以王應朝監視行營。由是沿邊諸鎮。盡設監視。及流寇蔓延。以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用陳太金等監曹文詔左良玉。

等軍。時監紀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紀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帝方倚任中官。不察也。謂總監以總督體統行事。監司皆行屬禮。後帝諭部院。朕初撤還內鎮。已巳之多。京都被兵。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今兵餉稍清。其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峻濬回監。惟關寧近邊高起潛兼監兩鎮。賢內臣提督如故。然此後倚任益專。嘗遣侍郎張元佐守昌平。又遣內臣提督天壽山。即日往。帝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

戊辰歲甫改元。亂倡嘉胤。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胤率不沾泥楊六郎等掠富家粟。捕之急。遂倡亂。巡撫胡廷晏曰。此餓氓。徐自定。於是有司不以聞。益益恣。合衆聚延慶之黃龍山。谷應泰曰。憤宗戊辰即位。而自成諸賊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

李自成。張獻忠。嘯聚同羣。

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譯書。嘉胤亂。自成往投焉。參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皆俘。自成走匿山澤得免。會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授。兵謀於涿鹿。叛走秦晉山谷間。自成出與之合。旬日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稱自成爲闖將。已而官軍擊斬迎祥。羣盜推自成爲闖王。延安人張獻忠。陰謀多智。亦從嘉胤爲亂。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後率衆就撫於洪承疇。復叛隨賊首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郡縣。

自名號。分大營。三十有六。

副總兵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錘。那紅頭。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

鄉里人，活地草等，
分爲三十六營。

齊出關各分犯穽穴皇陵。

陝西賊四十萬出關，分爲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賊，復分爲三：一自伊汝，陷蔡汜東橋及鄭州，復分道犯商城；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渡河，掠歸德，進汝陳許等州。李自成獨留秦中，爲承疇所敗，突出潼關，張獻忠東走，掠鳳凰安慶，遂陷鳳陽，焚皇陵椽殿，斫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禱罪宗百餘人，幽宮不保，諸臣景諱，不敢聞，尋以穽穴爲解，後巡按吳振纘以變聞，帝孝服避殿，祭告太廟。

秦楚豫隨地流中原蹂躪。

先是陝西郡縣，爲流寇攻掠殆遍，三邊總督洪承疇，所在斬獲有功，帝遣承疇兵部尙書，總督河南山陝湖廣軍務，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秦賊聞承疇至，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給事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蜂屯伊嵩宛雒之間，而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畏驅乎？又命楚撫盧象昇總理軍務，承疇剿寇西北，象昇剿寇東南，時秦賊二字王等，部衆二十萬，擁大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犯，圍鄠寶，大衆東行，塵埃漲天，關四十里，絡繹百里，左良玉與祖寬兩軍，遙望山頭，不敢進擊，後祖寬破賊，整齊王於九嵩，副將祖大樂收賊於水城，斬賊首混天王，羣盜屢餉，然散而復合，游奕無定，自羣盜由秦擾豫三年，夾河千里，雞犬無聲，關市盡空，香非人境，賊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擊之，羣盜盡入楚，象昇隨地進剿，會京師戒嚴，命總理象昇督各鎮兵入援，象昇北去，賊老回回等盤據鄜襄，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圍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而下，蕪黃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矣。

八大王同曹操屯據襄鄆

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鄆西。張獻忠精銳俱盡。乃乞降於洪範。自言能制鄆襄荆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總理熊文燦撫之。獻忠率部曲居白沙界山。文燦議餉三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應。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郊。賊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家於房竹間。汝才遂與獻忠爲聲援。獻忠潛勾諸賊爲犄角。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錫以叛。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汝才即號曹操者。

衣錦繡返延安晝遊街亂

李自成出河南。左良玉敗之於朱仙鎮。自成誘別部賊當官兵。而自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遂商榷而行。復出陝西。自鄜州至延綏。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自成本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晝遊街。樹其親戚。故從。亂者益衆。

牛金星李公子仁義傳聞

盧氏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黜。往見自成。遂爲謀主。把縣前兵部尙書李精白子舉人李信。嘗出粟賑荒。鄉人稱李公子賢。時有誣公子通賊者。捕送獄。把民殺令。破械出之。往投自成。更名李巖。授將軍。自成所至屠戮。巖勸其附循百姓。以收人心。由是自成不妄殺。又勸賑濟飢民。民皆稱李公子仁義兵。傳聞者以爲自成。不知其爲李巖也。

考當日衆總戎頗多戰績

戰績註
見下文。

洪承疇盧象昇所在成擒。

先是洪承疇巡撫陝西，承疇在在堵勦，降不沾泥，殺雙翅虎，縛紫金龍，降混天猴，擒點燈子等賊，又大捷於西漢，斬墜無算，寧塞寇盡，以鐵角城爲邊蓋，偕副總兵曹文詔擊破之，新可天飛，生擒獨行狼等，羣賊每聞承疇至，卽先逸去，轉戰四載，新殺三萬，以勤王入援，改薊遼總督，以鄧撫盧象昇爲總理，時關塌天八大王擒天勦七賊，連兵數十萬，攻潯州，象昇馳援，戰於城東五里橋，賊大潰，積屍相枕，又九條龍張胖子陷穀城，象昇追敗之，殺黑煞神飛山虎，祖大樂又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中，後象昇以入援，進軍鎮虜，橫授不應，孤軍至高水橋，戰死，盧象昇，字建升，宜興人，追諡忠烈。

奔整鄂困車箱自成降縛。

初，洪承疇率曹文詔先後勦賊，斬獲甚衆，羣盜奔散，李自成與張獻忠奔整鄂間，總督陳奇瑜困李自成於漢中車箱峽，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多死，弓矢俱脫，自成大窘，而縛乞降，奇瑜許之，給免死縛回籍，由是縱橫，遂不可制。

敗富平屯武功求撫逃奔。

總兵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多所斬獲，自成伴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顯，三顯逆其詐，入堡自守，賊走涇原，洪承疇遙擊，連敗之，退屯武功，計窮乞撫以緩兵，復連營走漢中，東走鄂寧項慶，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自成收餘燼復振。

左良玉扼武關計窮自縊。

秦兵大破李自成於蘭谷。自成衆散略盡。竄走漢南。秦兵燧之於北。左良玉隔武關以南。自成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

同其弟一隻虎三敗襄城。

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傳庭知賊家口在唐縣。入城盡殺之。賊滿營痛哭。傳庭自朱仙鎮而南。自成將步騎進戰。官軍擊斃自成坐纛。賊披靡。遣其弟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逼之。自成挑土築牆自守。

破瑪瑙潰潛山屍盈溝壑。

崇禎十三年。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遁走興歸山中。後十五年。獻忠陷六安。謀渡江入南京。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逐之。賊走潛山。命一堵牆爲殿。營於山上。步騎九十哨。分營爲四。得功等疾趨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牆伏林中焚殺之。填屍溪壑。臭達百里。賊腹心謀士婦暨俱盡。

萬監軍七股賊扼斬夔門。

水州府推官萬元吉。督師楊嗣昌辟爲軍前監紀。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陷大昌。犯夔州。元吉扼夔門。與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時總兵鄭嘉棟副將張應元汪云鳳賀人龍等四面蹙賊。斬賊首東山虎。擒賊首自來虎湖場天。一桿鎗掠山虎流金鏗金狗兒滾地狼等一百四十九人。前後斬賊七千九百餘級。顛墜死者徧山谷。於是托天王。即常國安降於應元。小秦王金翅。降於嗣昌。整十萬過天星。即惠登相掃地王皆降。獻忠遁巴巫間。汝才與之合謀。渡河西走。

戰雖勝意主撫官賊旋叛

王嘉胤初亂。總督楊鶴主撫。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其淫掠如故。民毒益甚。有司莫敢言。於是官賊之誦。後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食。乃乞降於總督陳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主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檄所過郡邑。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約束。仍事殺掠。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城邑。勢不可遏。奇瑜始悔其見惡。後以熊文燦統理山陝川湖軍務。次於襄陽。遣副將龍石田擊革里眼射塌天破之。老回回奔棗陽。曹操奔內浙。山中勢孤。守險自保。文燦左良玉進兵浙川。招安羣賊。會孫傳庭洪承疇出潼關入授。曹操謂爲勳已。率九營乞撫。文燦檄止諸軍。授曹操爲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釋汝才。既受撫。分屯房竹。自言不願受官。并不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爲羈縻。檄汝才解散諸衆。不聽。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與爲聲援。未幾俱叛。

楊嗣昌因將印兩帥離心

熊文燦主撫債事。大學士楊嗣昌請督師南討。帝賜尙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宴於平臺後殿。帝手題嗣昌三爵。賜詩。嗣昌以左良玉兵強。可倚以破賊。表良玉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不從節度。副將賀人龍所統陝兵。驍勇善戰。嗣昌密疏。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良玉有瑪瑙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領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三軍。既報寢。乃快快。良玉知其故。意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興歸也。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失望。遂遂巡不復深入。致獻忠復熾。皆由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嗣昌。字文若。武陵人。總督鶴之子。

空歸路。度巫山。襄陽被陷。

賊先入蜀。連汝才獻忠凡九股。後七股相繼俱降。惟汝才與獻忠合。將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道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賀人龍領兵廣元不進。正總統猛如虎及賊於開縣。獻忠憑高而望。見如虎後軍無繼。大敗如虎。兵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初。賊西渡達河。嗣昌策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趣漢中。及賊東走。復檄良玉自夷夔進勦。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瑙山安得功乎。遂撤興房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無一人攔截者。賊既度巫山。盡夜疾走興房山中。由當陽走宜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爲官兵。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啓關。賊既入。即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賊大隊疾馳至。門洞開。襄陽遂陷。副使張克儉。知府王承曾等。俱死之。

喪兩藩。飲福祿。沙市殉身。

襄陽既陷。賊焚襄王府。執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以卮酒。曰。吾欲斷揚嗣昌頭。嗣昌遠在蜀。今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困縛王殺之。投屍火中。是時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賊引退。會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招入守禦。事聞。詔速叛兵首惡解京。叛兵懼。陰勾自成襲河南。爲內應。自成至。叛兵迎之。賊遂入。焚福王府。王縫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跡王在迎恩寺。執之。置酒大會。以王爲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楊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遂自盡於沙市。鄧撫河撫。皆以自盡聞。其子以病卒報。帝爲傷悼。曰。嗣昌功雖未成。盡瘁可憫。其賜祭。

羣歸併。十六年。止存闕獻。

自崇禎元年，陝西飢民倡亂，羣盜蜂起，擾亂秦晉楚豫吳蜀諸省。至崇禎十六年，羣盜除殺死及弱者降於官軍，其強者俱爲闖賊所併，惟革里眼名賈人龍，與左金玉即闖養成，意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羅汝才營於鄖陽，闖賊數十騎突入其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脅之，七日始定，又攻殺袁時中，羣賊至是俱盡，惟老回回名馬守應，亦爲闖賊所部，自後止闖賊兩大賊，陸沉中原矣。

屠蕪黃破武漢驅潮人民。

時左良玉避李自成東下，楚兵盡隨而東，蕪黃一帶，城守無兵，張獻忠自潛山敗走入楚，乘虛襲陷蕪州蘄水，皆屠之，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陷之，據府自稱西王，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從煤炭州渡江，逼武昌城下，攻武勝門，武昌武備積地，初闖獻交窺江漢，僉議損賈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爲軍鋒，號楚府兵，至是新募兵內應，開保安文昌二門納賊，賊入，執楚王，以棕輿沉王於江，屠戮城中士民數十萬，投屍於江，尚餘數十萬人，以騎兵夾道悉自漢陽門驅入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不可食，獻忠居楚王宮，改武昌府爲天授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

兩不下勢相圖獻驤長岳。

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及洪承疇敗自成於梓潼，幾殲之，自成孑身入楚，依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驢，日行六百里，至漸川老回回營，臥疾半年，仍出剽掠，獻忠自陷襄陽，自以威名遠出自成右，屢勝而驕，爲左良王大敗於信陽，獻忠負重創，易服夜竄，衆散且盡，時自成踞河雒，有衆五十萬，獻忠從數百騎來歸，自成欲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獻忠乃晝夜東馳，與回革諸賊合出，攻舒城，陷亳州廬州六安，爲總兵黃得功等敗於潛山，乃西走，陷蕪黃，破漢陽，自成聞之怒，榜示遠近曰，有能擒獻忠以獻者，賞千金。

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國已降，曹革左已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得書而懼，又聞左良玉從贛州而上，乃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向岳州。沅撫李乾德以兵守城陵磯，三戰三捷。獻忠乃悉衆圍岳州，百道俱攻，遂陷岳州。欲北渡，卜於洞庭神，不吉。忽大風覆舟，因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向長沙。人民已先走，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長沙陷，由是全楚騷亂。江西郡縣亦陷沒。

入成都奉天殺僭王西京。

獻忠拆柱王府材，至長沙造宮殿。聞自成據西安僭位號，四顧歎曰：吾亦何嫌爲彼下哉。遂乘長沙，率步騎數十萬，由荆入夔，陷涪州瀘州，圍重慶屠之。瑞王闖宮被害，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進陷成都，蜀王闖宮遇害。獻忠僭位號，稱大西國，卽西王位，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親信四大將效功，以苟可旺爲平東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李定國爲安西將軍。艾奇能爲定北將軍，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殺之。懸榜開科取士，不至者孥戮。既至以兵圍之，盡殺於西門外青羊宮。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視如邱塚。蜀士類俱盡。會川人所在起兵恢復，獻忠恨之，聞自成敗奔，棄陝走商洛，謀乘間襲西安，而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先分兵計殺，凡一兵殺男子一百，女倍之，計殺衛軍七十五萬，兵二十三萬，家口不計。次殺民之釋道醫卜諸人，凡三十餘萬。家口不計，更命四大將掘戶殺，名曰草殺。撫南一路，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萬，女八千八百萬，平東安西定北三路殺數略同。於是川民殺且盡，以平全川土寇功，勒石頌德。乃發成都，由漢川金堂前行。自云我奉天司殺，自始起迄今，已幾及十之七矣。恨其三未盡，吾殺當止冬仲之望，蓋賊於是日伏誅云。

李自成捲楚豫方思據地。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屠，旣而連陷荆襄，鄭鄆，席捲河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爲天下莫與爭，思據城邑，擅名號矣。羣賊推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

帥修襄王宮殿，據襄陽曰襄京，設官分職。

顧君恩策緩急勸定三秦

自成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欲先據留都，斷漕運。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搗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國立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進退有餘，方爲全策。」賊從其計。

號大順改永昌稱王全陝

自成由豫入蒲關，陷華陰，屠渭南，陷華州，屠商州，關中瓦解，遂入西安，據秦王府，隨攻陷榆林寧夏，三邊俱沒。自成久覬尊號，懼獻忠老回回相結爲患，既入秦，通好獻忠，獻忠厚幣通詞以報。自成喜，遂稱王於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

入山西爭迎順直陷京城

自成既定全陝，無後顧，長驅而東，渡河入山西，蒲州汾州太原平陽皆陷，賊遣僞牌徧行山西郡縣，望風迎款，進攻代州，克寧武關，長驅下大同宣府，入保定，抵居庸關，陷昌平，焚十二陵享殿，京師以西，聞風瓦解，賊直入彰義門，京城陷。

李建泰破家財兆先杆折

帝憂寇，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管人，願知寇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糧。」臣請提兵西行，帝行遣將，以特牲告廟，賜宴餞行，曰：「先生之去，如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帝

目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知其不祥。建泰原以家財可恃。比出都。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已破。進退失措。因還行。遂還畿內而已。

有幾人可能似寧武將軍。

自成攻代州。寧武總兵周遇吉力戰。殺賊萬人。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賊薄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發大砲擊賊。殺萬餘人。會火藥盡。或勸歸款。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何快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獻我。若輩可無恙。乃開門奮擊。殺數千人。賊將退。或爲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朝爲識。見敵朝者擊之。賊復進。逃戰。說朝以自別。官軍且盡。遇吉聞室自焚。揮刀突陣。中流矢被執。屬賊不屈。死之。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況兼着檄勤王縱賊入衛。

流賊之亂。虛象昇洪承疇孫傳庭等先後逐賊。賊勢甚窘。會邊關屢陷。京師頻年戒嚴。檄各鎮兵勤王。先召象昇入衛。後又調承疇傳庭入衛。勦賊之兵。屢撤北去。賊剽掠城邑。任其蹂躪。盤踞深山。休糧息馬。秋高食足。復出狂逞。歲以爲常。

兵既微餉又闕饑饉頻仍。

河南巡撫秦所式上言。關曹孫關八十餘城。革左由宛汝跨江漢。此流寇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今河南兵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淪沒。河北強半蒿萊。撫關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大略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煙幾斷。至於稚子荷戈。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是時賊肆殺掠。白骨縱橫。又年年各省荒旱饑饉。民父子相食。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蕩然一空。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帝愀然泣下。

因失事。徒誅了。撫臣十一。

崇禎朝。巡撫被誅者十一人。山西狄如杞。以兵變死。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山東顧繼祖。大
同張翼明。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並以失事死。惟劉鎮
王應亨。以劾餉死。宣
府李養冲。以侵漁死。

溫體仁輔殘刻。經畫無聞。

大學士溫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帝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
圖屏之內。候詔追比。誣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
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驥錢士升。皆先後抵牾。自佐政以來。邊檄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
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體仁字長卿。號蘭嶠。烏程人。震孟字文起。吳縣人。

事壅蔽。周延儒莫籌一策。

御史吳執中。論大學士周延儒攬權壅蔽。塘報章奏。有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
明畏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收可捷聞。功可罪案也。延儒受主眷最深。當中外交訌。無能畫一策。
惟尸居內閣。後吳昌時事發。諸璫發其
隱蔽狀。戇死。延儒字玉繩。宜興人。

辨理欲。黃道周忠佞徒爭。

先是兵部尙書楊嗣昌母服纓五月。帝改禮部尙東閣大學士。仍署兵部。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
朝廷即乏人。何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帝不懌。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
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果無所爲乎。道周曰。天人止是義利。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
也。自信其無所爲。帝曰。少正卯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辨。不先孔子之誅。道周曰。少

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道周復曰：忠、佞二字，不敢不辨。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詔而欲爲忠乎？帝怒，切責之。

道周，字幼立，號石齋，漳州鎮海衛人。

倪元璐虛實策不曾施用。

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難敵交，精勞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益策殺，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厲名節，明駕馭，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制虛策，不必繼。

陳元璐請盡撤監視內臣，不報。

會真保棄寧遠策又遲行。

前總督余應桂奏：賊衆百萬，非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左良玉、吳三桂、董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帥，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給事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主其議。後賊警益急，始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餘俱進爵，命勤王，而皆不得至，乃下麟徵徙寧遠疏，飛檄趨三桂入關，而賊騎已過昌平矣。

也增兵守陴的飯無炊具。

命內監分守九門，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京城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議增兵外城則內闕，增兵內城則外闕，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羸弱五六萬人，內閣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爲餐，給餉人僅百錢，無不解體。

也措餉甘資寇不助軍興

帝按動成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帝勅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二千。僅輸三千金。太監王之心最富，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資。復雜出玩好諸物於市以求售。大學士魏藻德首書百金。陳演訴清苦。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時論上等三萬金，皆無應。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

廟堂上問方略默無一語

賊息告急，召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樞殿，問今日方略。有言守門之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又召對平臺，問戰守策。衆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

啓僞封讀移檄扼腕酸心

帝視朝，忽得僞封，啓之，詞甚悻。末云：張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賊又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保，隨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威紳，聞左之賄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紋袴，而倚爲腹心。太監悉飽饜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繫繫，十無報禮之人。征斂重重，民有借亡之歎。讀之多爲扼腕。

滿京內賈吏輩皆賊間諜

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輩金錢託贖，飾爲大賈，列肆都門。更遣奸黨挾貨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探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

賊無一
騎還者。

諸鎮軍各監視首作降臣。

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降臣。
註見杜太監句下。

杜太監衣緋袍縵城請遜。

自成至宣府。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纒。郊迎三十里。自成抵京師。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欲入城。王承恩縋之上。入見大內。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自爲計。昌平守凌太監申芝秀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

吾黨貴仍自在。空礮乘城。

杜勳出。語守城內臣王則堯褚憲章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時京軍無餉。圍守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襄城伯李國禎馳闕下云。守軍不用命。撥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帝命內臣俱守城。內臣譚曰。文武官何爲。又曰。我輩月食五十萬。請如己已所派數。俱乘城。帝括中外庫金二十萬。餉軍。賊至。礮聲不絕。仰語守城者曰。承開門。否且屠矣。守者俱空礮向外。不實鎗子。徒以礮發鳴之。猶揮手示賊退。礮乃發。賊驅居民填壕內。發大礮。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傳城陷。開城號哭奔竄。

曹化淳開彰義內城俱陷。

時守門皆內官爲政。內官坐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威大臣，坐視而已。太監曹化淳獻城，開彰義門，賊率大隊入，恣殺掠。帝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是夕，帝不能寢。內城陷，一聞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答曰：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

賜硃書集百官不聽鐘聲

帝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返。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者，仍回南宮。

周奎臥純臣辭東華不啓

帝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後爲內官所獻，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是時帝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易靴，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數十人，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矢石相向，至朱純臣第，閣人辭焉。帝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啓，天且曙，遂返。

周后經公主刃連殺妃嬪

帝語皇后曰：大事去矣。皇后泣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遺之出，后自經。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

死社稷志先定南遷不聽

先是帝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李邦華少詹項昱，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帝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分憂，而謀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督師李建泰請駕南遷，顯奉太子先往。帝諭閣臣曰：「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啓祕室閱圖像天數分明

大內有祕室，鑄鍵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祕記於內，非大變戒忽啓。至是事急啓，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諸帝御容，穿白背心，左足跣，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

壽皇亭髮覆面天昏地慘

帝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太監王承恩從死焉。

衣前書念百姓誤朕諸臣

帝自經，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得殊論，詎無知者。

殮柳棺覆蓬廠哀鳴羣象

賊問帝所在，大索不得，次日始知崩於煤山，賊以雙扉昇帝后屍於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敢有往哭者。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

李國楨三件事身殉田陵

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過者莫不視，襄城伯李國禎去轎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頭觸堦，血流被面，自成以好語誘降，國禎曰：有三件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禎一人斬襄徒步往葬，至陵裏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

有志者，不遭污宮人二百。

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騎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二百人。

費氏女，年十六，殺賊完貞。

自成同僞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前導，賊分宮殿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簪井，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必告汝主，擁見自成，內官審非是，賞部校羅賊，費復給曰：我實天潢之胤，惟擇吉日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

十七載，死疆場，許多殉難。

崇禎元年起，流賊擾亂一十七年，京師未陷之先，督撫綱將及大小文武陣亡與殉難者，姑記其略，僉事郭景嵩，死葭州，劉應鶴，死鄜州，穎州知州尹夢麟，通判趙士寬，闔室俱死，總兵汪雲鳳，於巴霧河戰死，參將劉士傑郭關如，於開羅戰死，總兵曹文詔，戰於安羅寨，守禦劉光耀，戰死於東岡，編修胡守恆，爲獻忠陷舒城，刃其腹，廬州知府鄧履祥，城陷死，守道許文岐，因破蕪州死，副使樊維城，破黃州，罵賊死，長史徐學穎，破武昌死，參將崔文榮，戰死，輔臣賈逢衆，投墜子湖死，御史劉熙祚，守水州，不屈死，獻忠陷重慶，巡撫陳士奇死，陷成都，巡撫龍文光死，自成陷河南，兵部尚書呂維祺，不屈死，秦晉傅宗龍，戰項城，被執，罵賊死，陝撫汪喬年，發自成先塚，得小蛇，斬蛇以狗，與自成戰襄城，被執見殺，被南陽，總兵猛如虎死，破汝

寧保督楊文岳罵賊，以大砲擊胸死。破承天。巡撫宋一鶴巷戰死。知縣蕭漢自經死。陷麻城。知縣李貞罵賊死。陷保康。知縣石惟壇死。陷渭南。秦督孫傳庭沒於陣。知縣楊瑄不屈死。陷高州。商維道黃世清不屈死。陝撫馮師孔戰死。西安陷。按察黃燭。右都御史焦源溥。罵賊死。副使祝萬齡。拜先聖。自經死。陷榆林。副使都任。闖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焚家百口。突戰死。陷慶陽。兵備段復興董晚死。陷甘肅。甘撫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蓋等。並死之。入保定。御史金鏡。賊帥投井死。入寧武。總兵周遇吉戰死。入真定。叛兵劫總督徐標。被殺。入宣府。巡撫朱之馮自刎。陷昌平。總兵李守鏞自刎死。

九健卒侍道憲義骨同馨

獻賊攻長沙。推官蔡道憲挽強弩射之。獻忠怒。攻三日夜。城陷。執道憲。健卒林國俊等九人。待道憲不去。賊一日計誘道憲降。不屈。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骸葬之。南郭畢。俱自經死。

城陷後從君亡一門元璫

自成陷京師。戶部尚書倪元璫聞難。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素酒醑漢壽亭侯像前。諭家人曰。吾死。慎勿棺衾。以志吾痛。若必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一門殉節十有三人。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去。

施邦曜凌義渠義不偷生

左副都施邦曜。聞變痛哭。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更飲藥死。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燹焚生。平著述。履綉正笏。望闕拜。復甬。

向拜遺書上其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范景文投古井麟徵褫服

大學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爲，不食三日，召對，聲不能發。城陷，再拜自經，家人解之，潛赴龍泉菴古井死。太常少卿吳麟徵，守西直門，城陷，入三元祠，作書訣家人曰：身無匡救，法應褫服，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足矣。罪臣吳麟徵絕筆，投繯死。景文，字質公，吳橋人，麟徵，海鹽人。

于騰蛟汪檢討夫婦同縊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檢討汪偉，聞賊近都城，累日不食，妻秋氏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爲兩縊於梁間，俾以便就右，秋就左，既皆縊，秋曰：止，止，雖在顯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縊，正左右序而死。

王家彥李邦華奮身自盡

兵部侍郎王家彥，守得勝門，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僕披入民舍，自縊死。左都李邦華聞難，曰：但得爲東宮，一去路死，庶無憾。已矣，勢不可爲，走文丞相廟，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邦華，字懋明，吉水人。

王御史子之棻先後同心

御史王章巡阜城門，賊緣堞上，持刀問曰：降否？章叱曰：不降。賊以刀築其膝，仆地死。子之棻，後亦死難於闕甚烈，與章同。

劉理順馬世奇全家盡節

中允劉理順題號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並僕婢十八人。闔門盡死。賊至其居。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下拜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論德馬世奇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妾朱氏李氏。盛服前曰。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入室並縊。世奇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朝服再拜。自縊。理順。字復禮。杞縣人。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

母和妻弟共子孟與金成

邢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母。舉。亟歸與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遂自縊。章明亦死。員外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章氏前曰。兒受國恩。義在必死。今得僻地藏母。幸速往。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我死所也。鉉慟哭辭母。出視事。城陷。鉉投御河死。報至。母章氏投井死。妻王氏亦死。其弟錦哭曰。母死。我必從。棺斂其母。葬三日。投井死。郎中成德。詣東華門。陳雞酒哭奠梓宮前。賊以刀脅之。不爲動。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德撲殺之。然後自殺。兆祥。字允吉。澤州人。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大興人。成德。懷柔人。

陳御史兩同盡罵賊趙譔

御史陳良謨將自盡。謂妾時氏曰。汝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爲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自縊。良謨與之同盡。御史陳純德。提督北直學政。至易水。試未畢。聞賊警奔還。城陷自盡。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賊開謀誅之。城陷獲譔。譔瞋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衛。良謨。字賓日。鄭州人。趙譔。字鎮所。昆明人。

周鳳翔吳甘來詩泣忠魂。

右庶子周鳳翔，赴哭梓宮，慟絕，歸寓遺書訣父，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給事吳甘來，城陷，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作書，以後事託其兄泰來，泰來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甘來曰：我不死，無以見君，汝父死，無以養親，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冠帶北向拜五，南向拜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縊死。鳳翔，山陰人，甘來，字和受，新昌人。

偏寫詔宋觸階投河滕阮。

中書宋天顯，賊逼寫偽詔，天顯擲筆大罵，觸階死，又中書滕之所阮文貴，皆投御河死。

鞏駙馬縛子女舉火全焚。

駙馬都尉鞏永固，從帝突圍，不得出，歸書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以繩縛子女五人於樂安公主柩前，縱火焚室自刎。

劉文炳申嘉胤同時投井。

新樂侯劉文炳，帝召文炳與駙馬率家丁，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帝回宮，文炳曰：身為國戚，當與國同難，有女弟適李少寡，召歸，與弟左都督文耀，驢子孫男女及妹十六人，盡投大井中，縱火焚賜第，文炳文耀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八，投井死，太僕寺丞申嘉胤，亦投井死，嘉胤，永年人。

惠安伯宣城伯水火捐生。

惠安伯張慶孫，城陷，盡散財物，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湯布衣許秀士書身絕命

布衣湯之瓊，見梓宮燬，慟哭瀾石死。長沙生員許琰聞變，悲號欲絕，湯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其餘人難盡紀明史留名

吏部員外許直，副兵馬姚成，郎中李逢甲，主事王鍾彥，經歷張應選，儒士張世禧，同子懋，實懋官，俱自縊死。衛經歷施海飲藥死，東宮侍衛周鏡，都指揮王國興，指揮李若珪，錦衣指揮李若璉，皆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殺。經歷毛維章，太監王德化，俱被殺。王之俊自縊，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尊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皆死之。其未殉節，被賊拷掠，如陳演，魏藻德，方貞貞，邱瑜亦自盡。自成禁諸軍不取殉節諸臣之家。

十八子射天下白衣作祟

初，牛金星薦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子來主神器，自成悅，拜軍師。至是京城陷，自成氈笠纏衣，乘鳥駁羸，同金星等五騎自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至承天門，顧盼自得，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愕然。金星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入登星極殿，據鬪坐，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臣，率文武百官入賀，陳演勸進，不許，賊每陞御座，輒目眩頭暈，見白衣人數丈長者前立。

選朝官分三等發拷金銀

自成召見京朝官，自金星以下六政府尙書宋企郊等皆羅坐，以次呼名，自特推何瑞徵四人外，自成選七十三人，金星選二十七人，分爲三等，奏聞故榜名具六等降賊案，既而俱不用，用其要者，餘發權將軍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皆尉體多項，夾脰籠腦無寧日，於是諸官乃稍稍竄去，計進拷索銀七千萬，候家十三，閹人十四，官十二，估商十一，餘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細絲裝嵌，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

鑄銀鹽皆不成謀馳歸陝

鑄永昌錢，字不成文，鑄金鹽，又不成，鑄金餅，每餅千兩，竅其中，貫以鐵紐，凡數萬餅，括驛車千聽千，謀載歸陝，嘗曰陝吾父母國形勝，朕將建都焉，富貴歸故鄉，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

吳三桂招不應師乞皇清

初，總兵吳三桂入援，抵豐潤，聞京城陷，頓兵山海關，乞師大清，發鐵騎五萬，以英王豫王分領入關，自成挾三桂父襄作書招之，不應，自成率精銳六萬挾太子二王及襄向永平，三桂擊賊於關門，敗之紅花淀，又敗於關，又敗於遷安，斬爲將軍谷可成，劉宗敏墮馬，左光先負劍走，自成還京師，璜按舊載有三桂已遺降在道，聞其妾陳沅爲賊得，乃拒關。

將敗奔忽僭位焚宮出走

自成戰敗，將奔還京，忽僭位於武英殿，賚冤列仗受朝賀，繼該鴻臚贊拜不成列，命牛金星行郊天禮，是夜焚宮殿，旦明出走，居民升屋擲屋礮，奮挺大呼殺賊，婦女擊銅釜澡器助之，賊人馬相蹂踐，死者數萬。

殺李巖。逃謀主。獻策金星。

初，自成親信李巖，巖有大略，自成忌之。及聞河南北反正，殺偽官，巖請以兵徇金星，徵言曰：河南巖故鄉，其意巨測，十八子豈巖耶？自成乃殺巖。至是獻策金星皆道亡，自成無與爲謀矣。失輜重。中流矢。盜羣瓦解。

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吳兵輕騎追之，賊馬驟皆重載，自蘆溝至固安，百里內所棄財物婦女塞路，賊衆皆散去，追至保定，賊還兵死鬪，盡失其輜重，追至眞定，復拒戰，三桂分關兵滿兵番休戰，流矢中自成首，拔營走山西，追及關而止。

出龍駒。棄秦晉。入楚奔辰。

自成至平陽，分兵守山西，復遣賊出潼關，攻掠河南，三桂入山西，自成走西安，搜全陝兵，悉銳迎戰，大兵衝堅而入，斬賊將馬世耀劉宗敏等，賊大潰，順治二年春二月，自成棄西安，出商州龍駒寨，走武關，入襄陽，宋企郊等皆道亡，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南下，武昌虛無人，與李過等居武昌五十日，夏四月，由金牛保安走咸寧蒲圻，南奔辰州。

黔陽還。羅公山。草頭衰冕。

自成奔辰，將合獻忠不得，留屯黔陽，乏食，四出抄掠，會川湖總督何騰蛟屯兵辰州，攻之，自成還過通城，命其部衆先發，自成二十騎殿後，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上有神廟，自成單騎登山，村民慮爲劫盜，爭取所荷鎗擊之，自成格鬪，積雨，人馬陷泥淖中，村民揮鎗碎其顛，翻覆於地，血肉漫漶，不知其何賊也，既斃，剝甲裳，見龍衣金印，眇左目，驚爲自成，截其首，從山前逃，騎兵候久跡之，已無首矣，村民以其首獻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錦亦眇一目，得非錦耶，驗之左額，傷於鎗，曰：是矣，俎其頭祭烈皇帝，飛書奏捷於福建唐王，李過聞自成死。

勅兵還赴，結草爲首，以資冤盡之羅公山下，滅一村而去，諸賊奉李過爲主，卽一隻虎也。更名輔，入湖南山中，唐王遣馬知祥招之，封自成妻高氏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

黃虎賊。鹽亭界。一矢銷魂。

張獻忠黃面長身虎領，人號黃虎。獻忠最驕川人，旣殺民盡，并欲屠川民之爲兵者。時賊將劉進忠所部川兵多，計欲執進忠而坑其衆，進忠率一軍俱逃，大兵進漢中，進忠迎降，爲鄉導，南行遇獻忠於鹽亭界上，是日大霧，前不見馬，獻忠方曉行，聞介馬聲，彎弓前至鳳凰坡，進忠認之曰：此獻賊也，發一矢洞脅，急回走，而矢叢於背，大呼墜地，賊將王尙禮尙負其屍走，旣而棄去支離之，獻忠四將復據川，詐言獻婢老脚，有遺腹輔孤，而實無有，後安西附桂王入雲南。

只落得。闖賊名。罪無差等。

自成獻忠，當時皆以闖賊獻賊名之，谷應泰曰：論者以獻猶據蜀，闖賊犯關，按法行誅，薄乎滅等，而不知獻賊以來，財賦絀於吳楚，士馬斃於荆襄，民命塗於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蹶而墮，獻之與闖，厥罪惟均，窮奇樞杌，豈可差等乎哉。

聚人屍。供打亮。殺盡生靈。

獻忠強不及自成，狡譎過之，性嗜殺，與自成本比，楚蜀之間，所至屠戮無遺，每夜分念無可殺，殺其妻，左右莫敢諍，旣而以不諍殺左右，每雷電作，詐謂衆曰：有天旨，命勦絕諸人，吾敢違天哉，自成爲人不甚長，高顛深頰，鷓目豺聲，性慘酷，鉗鑿鑼，不離左右，日斷足刺心，逐驅殺脅爲戲，下城踰一日，殺十之三，再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殺人數萬，聚屍爲燎，名曰打亮，每城陷，步兵環壕下，馬兵徵之，如覆海然，無一人脫者，其時郡縣邱城，白骨縱橫，生靈荼毒，幾無噍類。

在事後論成敗。懷亡明社。

實流毒。自熹廟。休怨崇禎。

谷應泰曰。周業衰於幽厲。不在惡狐。漢道替於桓靈。豈關蜀郡。故明不亡於武皇帝。以孝宗之穉。澤厚。而明無救於懷宗者。以熹廟之流毒長也。

星入月。星下移。明知數定。

崇禎十七年正月夜。星入月中。占云。星入月中。國破君亡。二月。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報明讎。驅狼狽。聖主澄清。

大清攝政王致書史可法。內云。闖賊兇關。肆虐君親。吳三桂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爰整鎗。驅除狼狽。報爾君父之讎。彰我朝廷之德。可法。字道潛。祥符人。

明一代。十七朝。幾人有道。

邈開基。好制度。漢主唐君。

大宗起。仁宣孝。成康文景。

從此外。多半是。寵任閹人。

違家法。滅禁碑。觀兵預政。

註見正統王振
盜禁碑句下

任錦衣東西廠怙寵淫刑

揚守陳曰：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雄要，其掌御乘輿，則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徵巡京師，禦非常，察奸宄，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刑獄連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淫刑贖貨，輒債事以買禍。又王弇州錦衣志稱：太祖十五年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同知二人，僉事三人，鎮撫一人，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太祖時，時有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毋經法曹。燕王既卽位，擢紀綱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治詔獄，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領廠事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鈎察出入帷簿間，錦衣理其贖，而中貴人得持贖徑至上御所，稍出衛上，成化中，尊寵太監汪直，別爲置西廠，所領總騎倍東廠，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傳及後世，如劉瑾、魏忠賢等，皆分領廠務，用其私人爲錦衣，繼繼錄，忠良橫遭荼毒，嗣至於亡。

擅威福恣兇狠忠良侮辱

註見前汪直王振
劉瑾魏忠賢事下

到頭來遭若輩賣國開門

註見前曹
化淳句下

嘉隆萬兩三朝言官搏擊

重私交。立門戶。攪亂朝廷。

註見前嘉靖隆慶萬曆
龐大搏擊立門戶句下。

眞理學。接程朱。統承一脈。

宣德中。曹端爲霍州學正。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憲法。所著有四書詳說。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等書。晚年得太極之旨。爲川月交輝圖。學者稱月川先生。霍人稱白雲先生。正德時。大司馬彭幸菴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天順中。處士吳與弼。以李賢石亨荐。遣行人賈勅幣聘至京。授爲左諭德。以疾辭不受。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禮前賢。勅條陳十事。表謝而去。布衣陳眞屐。務爲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要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其爲學一言一動。必合於禮。嘗言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成化中。廣東布政陳選。布衣韋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其志以聖賢自期。揚履誠懇。海內士大夫。咸欽仰之。廣東舉人陳憲章。究心理學諸書。卒未有得。乃靜坐一室中。以明心見性爲務。嘗曰。爲學須在靜坐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遊太學。爲羅倫莊渠所推重。歸而四方從學者日衆。以彭韶薦。授檢討。人稱白沙先生。處士胡居仁。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與人講學。謂第一怕識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錄。正德時。祭酒蔡清。飾躬勵行。必準古人。平生好學不倦。安貧守己。所著有易學蒙引。五書蒙引。學者宗之。稱虛齋先生。新建伯王守仁。生平以講學自任。其論學者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人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耳。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謂之神。以其流傳謂之氣。以其凝聚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眞陰之精。卽眞陽之氣之母。眞陽之氣。卽眞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者。皆可不言而喻。

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精住氣住神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嘉靖中，南京禮部尚書章懋，潛心理學，於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四方學者多從之。登仕籍五十年，立朝無四十日，有難進易退之德。天下高之，稱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閑然子集。曹端，字正夫，澠池人。與劉、號康齋。撫州人。真晟，字剡夫，漳州人。陳選，號克菴，臨海人。監恭愍，憲章，字公甫，新會人。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人。莊景，字孔暘，江浦人。章懋，字德懋，號楓山，諱文愍，蘭谿人。

或云禪。或請祀。皆議紛紜。

王守仁討平八寨，以病歸，卒於南安。世宗以守仁未經奏請，擅離重地，無人臣禮，又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廷臣集勦。桂萼謂守仁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嘉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唱和，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幾無忌憚，但其功足錄，免奪伯爵，申禁邪說，以正人心。陳獻章之學，專於主靜明心，以經書爲證，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者固多，營議者亦不少。如章楓山胡敬齋羅整菴，皆贊其爲禪，尹憲齋曰：我朝理學之士，蘇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陳白沙獻章，只味禪會，莊定山景，只是一個詩人，陳剡夫是狷介之士，其學識，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號名臣，不必屬於道學。又曰：楊方震所稱理學，前有賈月川端，後有何椒邱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陳建曰：方震理學錄，載康齋而不及月川，豈薄其爲教官耶。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請以守仁獻章從祀學宮，下廷臣雜議。科道請以吳與弼、章懋、羅守謙、胡居仁、王艮、陳真晟、蔡清、羅倫、黃仲昭、曹端、呂柟、羅欽順併議，於是議記者紛紛，而王用汲、詆守仁爲邪說、李楨、詆守仁爲亂儒、石星謂守仁獻章不當立門戶講學、邱擬謂守仁爲禪、時大臣有素不喜王氏學者，乃折衷其說，止請尤祀居仁，餘請姑已之，以俟論定。大學士申時行上言：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於周敦頤程頤，非自創一門戶也。其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或謂從王則廢朱，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且朱陸

並祀矣。朱學不聞以陸賈，今獨以王賈乎。請祀二臣，而併及居仁。神宗曰：皇祖世宗，嘗稱守仁有用道學，其與薛章居仁，俱從祀孔廟。尹直瑣綴錄載：吳與弼受聘至京，迂陋可鄙，既歸，矜肆無故態，他日以弟不檢，自縊冠囚首，謁訟府庭。張元禎作書切責，謂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爲名教之罪人。紀略曰：近日楊少宰時喬云：弼自辭宮論歸，絕口不言官爵，以庶人服，力田終身，時撫守張瑄與之不合，欲壞其節，曷他人代其弟訟之。遣人持牒往攝，弼以庶人服往，張守加以侮慢，弼無懼色。元禎始輕信其事，後乃釋然，遂爲千古不洗之醜云。羅倫，字彝正，號一峯，諱文毅，永豐人。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諱文莊，泰和人。呂榕，字仲木，諱文簡，高陵人。邵賈，字國賢，無錫人。諱文莊，學者稱二泉先生。陸九淵，字子靜，居象山，號象山先生，諱文安，元禎，字廷祥。

最難受舉朝臣每遭廷辱。

歷朝廷杖言臣，習以爲常，甚有杖斥二三百人者。

更可憐殺不怕多少忠魂。

建文死亂之臣，愈殺愈烈，嘉靖天啓之臣，愈殺愈諫。

計前後五元功並無一利。

陳建曰：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賜死。成祖靖難，元功洪國公邱福，體胸收沒削爵，全家謫海南。景帝禦虜元功，兵尙于謙，讒傷天順復辟，元功忠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世宗入繼，定策元功大學士楊廷和，以讓禮奪官。子領瀛海，五元功皆不利焉。

是和非。長共短。節略評論。

休道是。絮叨叨。繁言寡要。

都只爲。關鍵處。開卷須明。

胡維元序紀略書曰。開國靖難。土木復辟。權統乾坤之晦明不一。中有大體大獄大役大兵。尤我明關鍵處。至如關統定鼎之英雄。浴日補天之豪傑。與爭僞爭禮死難死忠之節烈。二開卷而指諸掌上。乃真稱紀而核略而要也。

定功罪。判賢愚。俟修明史。

試毀譽。嚴折衷。必考來因。

拍幾掌。讀幾聲。河清海晏。

恨一回。罵一陣。賊子奸人。

繼光祿。續成書。少資清聽。

有許多。翻覆局。詳奉知音。

二百餘。明世界。狐塵兔跡。

感皇天。生盛世。代代昇平。

耕田鑿井思堯舜。

去暴除殘望武湯。

勢鬧朝堂似錦。亂離世界如麻。戰場骨屑捲塵沙。闔獻千年唾罵。二百餘年
興廢。一朝過眼風花。堪啼堪笑又堪嗟。不比戲場諢話。西江月。

從此太平億萬禩。

風調雨順樂無疆。

彈詞註後跋

先王父汲古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達於史。簿書之暇。手不停披。宦遊所至。未嘗不以全史自隨。生平訓子弟。必援據史傳。舉古忠臣孝子以爲法。嘗謂升菴先生彈詞一書。言簡而義該。其入人也深。其感人也易。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願其書終於元末。間采明紀。續勒成編。猶恐讀之者之習其詞而遺其事。聆其聲而昧其義也。命先君子博探羣書。合正續二編。細加註釋。片言必揭其詳。軼事必探其要。夫而後人人可讀彈詞。不啻人人與讀全史矣。書成藏弄家塾者三十年。先君子解組歸里。檢閱刊行。江漢人士。珍賞同心。購求者如布帛菽粟焉。垣麟奉使兩淮。重授之梓。敢云肯構。亦使先人津逮後學一片苦心。差共質於海內也。自惟鈍拙無似。蚤玷科名。通籍以來。過庭之訓。尊聞行知。闕焉未逮。兩世遺編。亦末由繼述。而是書則幼而學之。凡忠臣

之所以事其君。孝子之所以事其親。與夫廟朝之上。閭巷之間。一切可歌可泣。可興可觀者。胥於是乎在。先入之言。主之久矣。頃以非才。辱聖天子知遇隆恩。不次擢用。委任皆繁劇。及財賦重地。辨明而起。夜分而寐。束書不暇觀覽。而古今成敗利鈍。時隱隱心目間。卽所以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師先王父與先君子。服官蒞政之道於萬一。以幸免於罪戾者。亦胥於此書是賴。刻成之日。展卷愴然。手澤如存。謹跋數語於卷末。以識不忘云。時 雍正五年四月朔日孫男坦麟敬書於維揚之茱萸灣舟次。

廿四史傳目引得

梁啓雄編 精裝實售一元五角

糾正舊書的舛譌

解決

是讀史書

二十四史卷帙浩繁，設執古人名而檢索固已匪易，若並世代而不知，憊耳！清儒汪氏輝祖固嘗有史姓韻編之姓名，依韻編次；於尋檢考索，不且稍繁複燕累，現行各種印本，又均理怯。本書著者梁啓雄先生，曾編「晉臣林斌田、范彥回二君及莫玉華女士之助，累月，始克殺青。本書內容，共分正編類，編排之體例，按筆劃之繁簡爲先後之序；諸王、公主、釋氏、外國、雜目、襲傳八例，后妃、宗室諸王探斷代體，餘均與正編同後，便利尋檢，固已多矣，復於各姓中，單名者按「名」之首二三字之筆劃爲序，排於後端，並字之筆劃數，如是，各傳均有確當不移之位置，二人以上同姓名者，按年代先後列舉其所在書者幾人，各案屬於何代，檢尋者但遵目督觀，立歸

省立新竹高級中學

書碼 8675
4684
V. 4

015138

登錄號碼

015072

中2349C32526,0.

015138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發行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編者 楊
增定者 張三
註者 張仲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廣州漢民北路

各埠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發行所

香港九龍北帝街
中華書局印刷所

代表人 路錫三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張三 張仲 張璜 楊慎 異

◎ 廿一史彈詞註 (全四冊)
實價國幣二元

(郵運匯費另加)

(本書校對者陳 楠) (1110533)

#816.1/4691

2034

標商冊註



138

(72053)
2.00